



READERS

读者®

■ 纸的胜利

■ 了不起的郑小瑛

■ 我生命中的5双手

■ 朋克养老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19



读者微信



读者微博

2021·16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41期 八月下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LY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年，第二年1元，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1、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2、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3、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赵希岗
剪纸



虚室生白

●郭华悦

“虚室生白”，这句话出自《庄子》。

所有过往，皆为序章。轻轻放下过去，眼光投向未来，由满入虚，于是，空而后生，这就是“虚室生白”之意。

在青春岁月，人大多是趋满的。喜欢用一身青翠，将自己打扮得葱葱茏茏。理想与感情，鲜嫩如春，热烈如夏。巴不得将每一日的时光，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对于虚，唯恐避之不及。

什么时候，才会开始明白虚的可贵？

一个人有了阅历，渐渐有了一双洞悉世情的眼睛后。此时，再回顾自己的生活，难免于满满当当之间渐感累赘。删繁就简之余，恍然察觉，过往的日子里，自己在可有可无的人与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以致如今前路漫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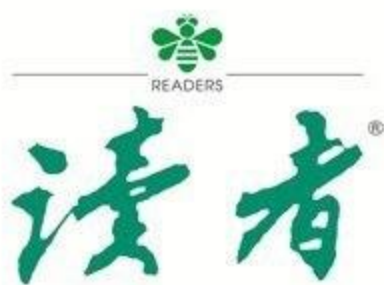
通过“虚室生白”这句话，庄子想说的是，生止于满，而源于虚。

正如一棵树，经历了春的初生、夏的繁茂，于满满当当之时，就会停下生长的脚步，由满入虚，直至下一个年轮的开始。秋冬的萧条，由满入空。而这样的虚与空，为来年的生，腾出了空间。

一半圆满，一半空虚，人生便是如此。年轻时，用理想与汗水，将人生填得满满当当。然后，走到某个阶段，便得学会割舍与挥别，腾出空间，重新容纳新的事物，在空与虚之间，让自己步入另一段人生旅程。

这就是“虚室生白”的意义。虚，而后生。

（强子摘自《广州日报》2021年5月18日）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锦 李艳凌

责任编辑 周广挥

编辑 韩维善 李秀娟 马逸尘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裴媛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蕊 2130159 雷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钊 2130273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16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 | | |
|----|--------|-----|
| 27 | 寻找陈延年 | 闫晗 |
| 66 | 刑场上的婚礼 | 余驰疆 |

文苑

- | | | |
|----|--------|------------|
| 1 | 虚室生白 | 郭华悦 |
| 4 | 纸的胜利 |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
| 42 | 左猫右爸 | 张炜 |
| 64 | 夏天 | 汪曾祺 |
| 68 | 夜樱 | 宫本辉 |
| 72 | 当我想及爱情 | 林婉瑜 |

人物

- | | | |
|----|-----------|-----|
| 12 | 了不起的郑小瑛 | 河岸 |
| 45 | 鲁迅的壁虎与猴头菇 | 许晓迪 |
| 53 | 挽救人命的小说 | 李有观 |
| 60 | 榴槤味的丘成桐 | 邝海炎 |

杂谈

- | | | |
|----|---------------|-----|
| 8 | 善良、快乐、智慧与道义 | 骆玉明 |
| 11 | 春暖心安 | 林紫 |
| 19 | “自私”可能推动了经济发展 | 吴晓波 |
| 40 | 别人都是俗人 | 万维钢 |
| 41 | 寄生 | 蒋曼 |
| 56 | 容颜与生活的意义 | 王宁泊 |
| 61 | 细节中的细节 | 张大春 |

话题

- | | | |
|----|-----------|-----|
| 20 | 朋克养老 | 刘江索 |
| 38 | 一位父亲的教育选择 | 沈佳音 |

人生

- | | | |
|----|------------|---------|
| 16 | 为了找到这样的自己 | 刘娜 |
| 24 | 我看过她哭 | 艾润 |
| 30 | 我生命中的5双手 | 陶勇 |
| 34 | 科比与我 | 黄子懿 |
| 50 | 不读大学，人生会怎样 | 崔东元 张杏琳 |
| 58 | 自由“潜”行 | 小包 |

(总第741期) 八月(下)

录

生活

- | | | |
|----|------------|-----|
| 7 | 如何战胜对自己的不满 | 李松蔚 |
| 44 | 翻译家 | 黎戈 |
| 46 | 贫穷会限制你的自制力 | 周欣悦 |
| 65 | 小懒宜人 | 草予 |

文明

- | | | |
|----|-----------|------|
| 10 | 黛玉的物哀 | 陈艳涛 |
| 48 | 赢在起跑线上的孔融 | 陶瓷兔子 |
| 54 | 寒梅著花未 | 欧丽娟 |
| 62 | 厨房为何拒绝蓝色 | 史军 |

悦读

- | | | |
|----|------------|--------|
| 23 | 言论 | |
| 28 | 男孩、鼯鼠、狐狸和马 | 查理·麦克西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意林

- | | | |
|----|-------|----------|
| 47 | 贫穷累人 | 路卫兵 |
| 53 | 不协调 | 二月河 |
| 53 | 友情的微妙 | 费尔南多·佩索阿 |
| 67 | 残酷和温暖 | 迟子建 |

点滴

- | | | |
|----|------------|-----------|
| 9 | 天生辽阔 | 莫小米 |
| 15 | 那人不值得(外一则) | 英豪子 |
| 18 | 书籍 | 珍妮特·温特森 |
| 26 | 花旦 | 陆苏 |
| 33 | 克服 | 刘瑞琳 |
| 35 | 保持天真 | 索尔·贝娄 |
| 55 | 恨和枯 | 德富芦花 |
| 57 | 北极探险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
| 61 | 无缘由的快乐 | 普吕多姆 |
| 63 | 草木有柔肠 | 傅菲 |
| 65 | 微书摘 | |

互动

- 71 “《读者》光明行动”(95)

封面

取水(摄影作品) 朱莉娅·威默林

联系我们

电话 (0931)2130258
传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任 温彬 2130321
副主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纸的胜利

◎〔俄罗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胡颖译

阳光融化了黑粒状的积雪，污浊的水流中漂着积存了一整个冬天的家用废料——破布条、大大小小的骨头、碎玻璃，空气中弥漫着混浊的气味，在这些气味中最为浓烈的，是春天那潮湿而甜蜜的泥土气息。根尼亚·皮拉普廖特奇科夫来到院子里透透气。他的姓读起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所以自识字起，他就为这个姓氏感到屈辱。

他的双腿天生就有毛病，因而他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很是奇怪。

他的鼻子总是不通气，他只能靠嘴呼吸。他的嘴唇总是干干的，所以他不得不常用舌头将其舔湿。

此外，他没有父亲。在这里，半数孩子没有父亲。但和

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根尼亚没法像他们那样说自己的父亲战死了，因为他压根儿就不曾见过自己的父亲。凡此种种，让根尼亚成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孩子。

他刚刚从冬春季的病势中复原，因而出门时戴着毛皮滑雪帽，帽子里裹着头巾，脖子上缠着一条长长的绿围巾。

阳光暖和得出奇，小女孩们都把长筒袜放下来，在脚踝处卷成一圈紧绷的“小香肠”。家住七号房的老太太在孙女的帮助下，拽出一把椅子，放在窗户下面，坐下来晒太阳，头向后仰着。

不管是空气还是大地，一切都显得鼓胀而饱满，尤其是那些裸露的树干，眼看就要迸发出细小的、幸福的叶芽。

根尼亚站在院子中央，愕然谛听着远处天空的隆隆声。此时，一只肥猫小心翼翼地用脚掌轻触湿润的地面，准备斜穿过庭院。

第一团泥巴正巧落在猫和男孩的正中间。肥猫弓起身子向后跳去，根尼亚一哆嗦，飞溅的污泥“啪”的一声重重地打在他脸上。第二团泥巴落在他的背上，未等第三团泥巴砸下来，他就急忙拔腿连蹦带跳地向自家门口奔去。紧跟着，一句杜撰的打油诗像一梭响亮的飞镖一样穿过：“瘸腿根尼亚，鼻涕流成河！”

根尼亚望了望四周：科利卡·克柳克温正跑来跑去，小女孩们尖叫着，而在他们身后，站着那个他们为之卖力的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机灵鬼



热尼卡·艾特尔，所有没给他当过小跟班的孩子都是他的敌人。

根尼亚向自家门口奔去，此时外婆已经从楼梯上下来。外婆是一个袖珍型的小老太太，戴着一顶棕色帽子，帽耳上方缀着蓝绿相间的装饰。她准备去米乌斯小公园散步。一张色泽暗淡的狐裘平平整整地搭在她肩上，一对琥珀色的狐眼闪闪发亮。

天黑了，根尼亚在绿屏风后面酣然入睡，不时地轻声打呼噜，母亲和外婆在桌旁坐了好一会儿。

“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总是欺负他？”外婆终于悲苦地喃喃道。

“我想，应该请他们来家里做客，给根尼亚过个生日。”母亲答道。

“你疯了吗？”外婆吓了一跳，“那些人可不是一般小孩，分明是一伙强盗。”

“我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母亲愁容满面地应道，“应该烤点儿馅饼，做一桌好菜招待他们，总之，得给孩子们举办一场热热闹闹的生日活动。”

“那可是一伙强盗啊，他们会把整座屋子都搬走的。”外婆反对道。

“你有什么可偷的吗？”母亲冷冷地问道。

老太太不作声了。

“没人想要你那双旧套鞋。”

“这关套鞋什么事？”外婆愁闷地叹了口气，“只是可怜了孩子。”

两个星期过去了。宁静而

温柔的春天来临。庭院里干净整洁，绿草如茵。

孩子们从早到晚都在打俄式棒球。栅栏上布满刷了白垩和煤灰的箭头——这些都是从哥萨克那里逃脱的“匪徒”留下的标记。

根尼亚已经坚持上学两个多星期了。母亲和外婆互相交换着眼色。迷信的外婆朝肩后吐了几口唾沫——她害怕自己的无心之话会招致不吉利的后果：要知道根尼亚每次生病的间隔一般都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外婆送小外孙去上学，快下课的时候在学校的休息室等他，接上后把那条绿围巾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牵着他的手回家。

生日前夜，母亲告诉根尼亚，要为他举办一场真正的生日会。

“叫上你们班里和院子里你想请的孩子。”她提议道。

“我谁也不想请。妈妈，不要。”根尼亚恳求道。

“要。”母亲简短地回答。看她眉毛抖动的样子，他明白自己没法逃避了。

傍晚，母亲来到院子里，亲自邀请孩子们第二天来家里玩。她一下子邀请了所有人，并没有挑挑拣拣，但热尼卡是她单独去找的：“还有你，热尼卡，你也过来吧。”

他眼神冷漠而成熟地看了看她，看得她有些发窘。

“我会来的。”热尼卡平静地回答。

然后母亲就去发面了。

根尼亚忧郁地环顾房间。

最令他不安的，是那架漆黑发亮的钢琴——似乎别人家都没有这东西。书柜，搁架上的琴谱，这些似乎都还可以原谅。可是贝多芬，这个可怕的贝多芬面具呢？到时候一定会有人阴险地问他：“这是你爷爷吗？还是你爸爸？”

根尼亚请求外婆把面具取下来。外婆惊讶地说：“它怎么突然就妨碍到你了？这可是你妈妈的老师送给她的礼物啊……”于是外婆又说起他早已熟悉的故事，说妈妈是多么有天赋的钢琴家，要不是那场战争，她早就从音乐学校毕业了……将近四点钟，大桌上已经摆好了一个大大的汤盆，配上切得细细的杂拌菜，还有搭配鲱鱼的烤面包、馅饼和米饭。

根尼亚坐在窗边，背朝着餐桌，竭力不去想那群吵吵嚷嚷、快活无比却又和他水火不容的敌人马上就要闯进他家的样子……看上去他正在全心全意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用报纸折一艘带帆的小船。

他是这项纸艺的能工巧匠。根尼亚生活中有几千个日夜是在床榻上度过的。他耐心地忍受着秋天的黏膜炎、冬天的咽峡炎、春天的伤风感冒，折出一个个纸角，将每一页纸的弯折处压得平平的。他的身旁时常放着一本蓝灰色的书，封皮上是一只压花的长颈鹿。这本书叫《欢乐的时辰》，是一个名叫米·格尔申宗的人写的，他是一位智者、魔法师，是一个十分好的人，是根尼亚的伟大导师，不过根尼亚也是



一名伟大的学生：他在折纸技艺中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发明了许多格尔申宗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东西……根尼亚手中转动着那只还未做好的小船，惶恐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他们来的时候刚好四点整，是结伴一起来的。一对肤色白皙的小姐妹在这些客人中年龄最小，她们带来了一大束黄灿灿的蒲公英花，而别的孩子都没带礼物。

大家彬彬有礼地围着桌子坐下，母亲给每个人的杯子倒上自制的气泡饮料，加入酱色的樱桃，然后说道：“让我们为根尼亚干杯——今天是他的生口。”

所有人都举杯庆祝，妈妈则抽出一把方形椅子，坐到钢琴前，弹奏起《土耳其进行曲》。那对小姐妹着迷似的盯着她在琴键上飞舞的双手，妹妹的小脸上是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仿佛下一秒她就要哭出声来。

泰然自若的热尼卡就着杂拌菜吃馅饼，外婆则围着孩子们忙前忙后，就像她平日围着小根尼亚忙碌一样。

母亲又弹奏了几首舒伯特的曲子。这景象可真是不可思议：约莫十二个衣着寒酸但梳洗得干净整洁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吃着主人待客的食物，而一个瘦削的女人正在琴键上敲击出轻快的音乐。

这场生口活动的主角正紧张地盯着盘子，手掌汗涔涔的。音乐停止了，余音轻快地飞出窗外，只有些许沉沉的低音在天花板下方逗留，稍做延

宕，便随着其他的音符飘然隐没。

“根尼亚，”外婆突然声音甜腻地问道，“你要不要也弹一首？”

母亲向外婆投去忐忑的目光。根尼亚的心脏差点儿跳出嗓子眼儿：他们讨厌他愚蠢的姓氏，讨厌他一蹦一跳的步子，讨厌他的长围巾，讨厌这个领着他散步的外婆。如今外婆却要他当着他们的面弹钢琴！

母亲瞧见了根尼亚变得惨白的脸，猜透了他的心思，补救道：“下次吧。根尼亚下次再弹。”

胆大机灵的瓦莉卡·博布罗娃半信半疑，甚至带点儿欣喜地问道：“他也会弹吗？”

母亲端来甜馅饼，又给每个茶杯都倒满了茶。圆圆的高脚盘中盛放着各式各样的糖果，有小枕头形状的，有夹心的，还有用糖纸包着的。科利卡一边贪婪地嚼着糖果，一边恬不知耻地往衣服口袋里一通猛塞。小姐妹俩把枕头形状的糖含在嘴里，朝前倾着身子，想着接下来要吃哪一块。瓦莉卡·博布罗娃把银箔纸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仔细压平。热尼卡则用最不知羞的目光把整个房间上上下下审视了一遍。在把所有东西都打量了一番之后，他终于指着那个面具问道：“穆西阿姨！这是谁啊？普希金吗？”

母亲微笑着，温柔地答道：“热尼卡，这是贝多芬，一位德国作曲家。他是个聋人，但写出了许多美妙的乐曲。”

“德国人？”热尼卡警惕地

反问道。

母亲连忙替贝多芬洗脱嫌疑：“他去世很久很久了，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法西斯诞生之前很久。”

外婆已经准备开口讲述老师送穆西阿姨这个面具的事情，但母亲严肃地瞥了她一眼，于是她闭上了嘴。

“你们想听我弹贝多芬的曲子吗？”母亲问道。

“请吧。”热尼卡表示同意。然后母亲再次把凳子抽出来，开始弹奏根尼亚最喜欢的曲子《上拨鼠》——不知为何，他总是觉得上拨鼠十分可怜。

所有人都静静地坐着，没有流露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尽管糖果早就被他们消灭了。根尼亚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紧绷状态，但此时某种类似于骄傲的情绪第一次在他心头闪过：这个弹奏贝多芬乐曲的人是他的妈妈，没有人嘲笑她，所有人都在仔细听着，看着那双让人眼花缭乱的有力的手。母亲停止了弹奏。

“好了，音乐到此为止。我们来玩点儿什么吧。你们喜欢玩什么呢？”

“可以玩牌。”科柳尼亚憨憨地说。

“我们玩方特游戏吧。”母亲提议道。

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是怎样玩的。热尼卡在窗台旁摆弄着那只还未做好的小船。母亲向大家解释游戏怎么玩，不过看样子谁都没带方特。辫子编得很复杂的小姑娘莉莉卡总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把梳子，但她



很多人问我，如何战胜对自己的不满。我的回答是，战胜不了，想要什么，就得趁现在采取行动。先做好自己能做的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等做完了，再说说对自己的不满。

其实，我也常常体会到对自己的不满且深感无力，但每次都能从这种绝境中找出一条路。我告诉自己，我的痛苦是在抱怨自己不是另一个人，这样做一点儿用也没有。那就用自己的方式尽力而为，能做成什么样就算什么样吧。

有一部电影叫《萨利机长》，主人公萨利是一个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拯救了整架航班的机长。事后他被人质询，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存在更简单稳妥的应对方案。萨利机长反击这场质询的角度是：“电脑模拟操作的飞行员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而我不行。我是突然遭遇这种情形的，很震惊，需要几十秒的时间来判断形势，平复情绪。你们把这几十秒扣掉，再看看还有更好的方案吗？”

没有了，这就是条件限定下的最好方案。

如何战胜对自己的不满

● 李松蔚



《萨利机长》剧照

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先把人当成人，或者说，把自己当成自己。既然你目前只能是这样，那就硬做，在各种遗憾下做出相对优化的选择。

也许你会发现，硬做下来的结果也不坏。如果把用来自责的时间用来做事，那么结果就是我们尽心尽力做成的样子。慢慢地，也许你会发现，在做成一些事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不满没有那么重要了。对自己的不满，我们很难战胜，却可以跳过不管，这也是一种战胜不满的方法。✿

（秋水长天摘自微信公众号“李松蔚”）

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把梳子交出来——万一不小心弄丢了昵？热尼卡把小船放到桌子上，说：“这就是我的方特了。”

“根尼亚，给女孩子们做几个方特吧。”母亲请求道，同时把报纸和两页厚实的纸张放到桌子上。根尼亚拿起纸来，思考片刻，就折出了一个纵向的弯褶……男孩们剃得光光的小脑袋和女孩们被辫子绷得紧紧的小脑袋齐齐地向桌子这边凑了过来。小船、杯子、盐瓶、面包篮、衬衫……他每完成最后一步，做好的小东西马上就被等待已久的手一把夺走。

“还有我，给我也做一个！”

“他已经给你做了一个，真不害臊！该轮到啦！”

“根尼亚，请给我做一个杯子！”

“小人儿，根尼亚，给我做一个小人儿！”

所有人都忘了方特游戏。根尼亚麻利地折起纸，把接缝处压平整，再次折起，弯出折角。小人儿、衬衫、小狗……孩子们朝他伸出手，他给大家分发那些纸做的稀罕玩意儿，所有人都笑着，所有人都向他道谢。他下意识地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鼻子，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举动，就连他自己也没察觉。

这种感受他只在梦中体验过。他是幸福的。他没有感受

到任何恐惧，任何厌恶，任何敌意。他一点儿也不比他们差。甚至，他们还赞赏了他那不值一提的天赋，而他自己从未觉得这天赋有何意义。他似乎生平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他们的面孔，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凶神恶煞。热尼卡在窗台上摆弄一张报纸，他把小船展开，然后试着重新折一遍，但怎么也折不好，于是他走到根尼亚面前，碰了碰他的肩膀，生平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请求道：“根尼亚，帮我看看吧，下一步怎么折……”

正在擦拭餐具的母亲微笑着，泪水滴落在肥皂水中。✿

（灰鼠摘自《世界文学》2021年第3期，马明圆图）



善良、快乐、智慧与道义

◎骆玉明

我想给大家解释几个名词。我要说的第一个词是“善良”。善良是什么呢？是一个祝福。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天，是2006年4月21日，我小女儿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从医院出来，坐地铁回家，地铁里有一个女人在卖报纸，她背着一个小孩，小孩已经睡着了，垂着头，但女人手上的报纸还有一厚沓。我自然想起自己的女儿，我希望我的女儿来到一个好的世界，希望这个世界能更好一点儿。于是，我就把那个女人剩下的报纸都买下来，然后对她说：“小孩睡着了，你赶紧带他回去吧。”

我想这个世界确实比以前的好了一点点，这一点就是那个小孩可以比较舒服地早睡一两个小时。所以，当我们说善良是一个祝福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我们对他人的祝福，也是我们对世界的祝福。当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比原来好一点点。

同学们离开学校后，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情，有时候可能心情很坏，怎么办呢？能不能对世人保持善良呢？《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心生种种法生。”世界上其实本来没有仇人，因为有仇恨，所以才会有仇人。如果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的善良，那就不会有仇人。

第二个词是“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我们感觉不快乐的

时候，往往会抱怨周围的人和环境，但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能力，所以才会不快乐。比如《红楼梦》里林黛玉为什么整天不快乐？她的身体不好。史湘云的境遇比她差多了，但史湘云快乐。史湘云为什么快乐？因为她身体好啊！你看她一顿要啃两大块肉，若啃完以后再嗲兮兮、娇滴滴的，愁眉苦脸，唉声叹气，那像什么？所以我们讲快乐的能力，首先是拥有健康，当我们健康时，我们的不快乐就会减少。

当然，我们说的能力，包含许多方面。我想起一件事情。有一个同学毕业后到我这里来，埋怨领导不器重他。我就对他说，其实重

要的不是器重不器重，重要的是“重”，你要是不“重”的话，人家想器重你也很难；如果你“重”，他不器重你，那就是他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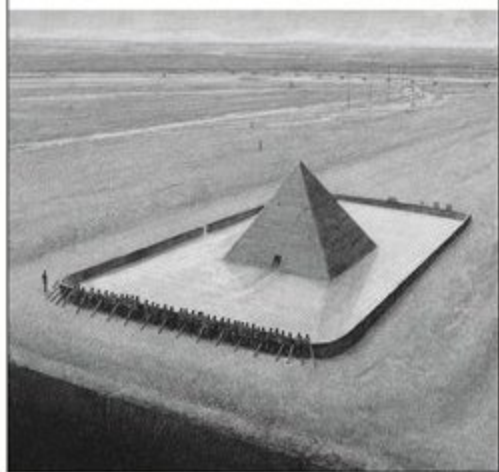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一味地追求快乐，那么你的快乐就不容易实现。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去平衡欲望和能力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快乐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大于我们的能力。《世说新语》里有一种对人的评价，说一个人“志大其量”，必定不得善终。如果一个人的志向大于他的器量，那他注定是没有好结局的，因为他的能力承载不了他的欲望。同理，当我们的能力大于我们的欲望时，我们的快乐就会多一些。





天生辽阔

●莫小米



旅人自大西北归来，带回一些照片。我拿起其中的一张：古老的天地间，有一圈方正正的夯土围墙。我问：“这是什么遗迹？”他说：“这是当地民宅。”我问：“只见围墙，房子在哪里？”

旅人解释说：“那围墙其实很高，只不过在蓝天底下看不出来。那房子很矮、很小，紧靠着围墙。从这个角度拍过去，房子正好被围墙遮住。”他又特意让我看另一张：男女老幼，均脸膛紫红，眼眸黑亮，围坐于一炕。

他说：“这就是那房子里

面的景象。”我觉得奇怪：“又不是在繁华都市，为争取几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而煞费苦心。天地那么大，他们为何不将居室弄得宽敞一些？”

旅人说：“他们稀罕什么宽敞！在辽阔无边的地方，人和人紧挨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温暖、亲密、安全，不是吗？”

我们总是用尽量大的空间来抵挡外面的拥挤，他们却用尽量小的空间来隔绝外面的空旷。

（枫林晚摘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年轻时做新鲜事》一书，（美）伊桑·默罗图）

第三个词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呢？它可能是一种痛苦。

我小时候喜欢抄各种格言。有一次我抄到高尔基的一句话：“智慧就是痛苦。”那时候我认为自己还是有智慧的，抄这句话的时候很开心，因为我忽然知道了自己为什么痛苦。

虽然我智慧不多，但是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很多：首先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愚昧或者过多的欲望，而陷入泥沼；社会是不完美的，社会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历史也是不完美的，你会发现历史的进程里有很多灾难不应该发生。归根结底，人类是不完美的。

于是，我们感受到痛苦，但如果你认真地凝视痛苦，它就可能带来一些美的东西。比如屈原是痛苦的，但《离骚》是美的；阮籍是痛苦的，但《咏怀》是美的；鲁迅是痛苦的，但《野草》是美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待不完美的时候，可以用一种我们所能创造的美去弥补它。

第四个词是“道义”。道义是一种责任。

《论语》里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儒者的志向和儒家的人生态度，这句话就是“士志于道”。士当然是普通人，他有普通的生活，要养家糊口，要买奶粉、买尿布，要服务社会，跟常人

一样。但是有一点不同，一个“士”，其真正的人生价值和最高的人生目标是“道”，也就是追求真理，确认行为符合正义的价值观，守护正义的价值观。

那么，读书人为什么非得“志于道”？因为知识是人类的财产，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是人类在蒙昧和苦难当中寻求和创造的财富，我们是财产的继承人，因此我们有责任。

大学毕业后，你们会走上不同的岗位，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生活。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承担重大的社会责任，但是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们都应该记住，我们是读书人，我们是懂得道义的。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只有一点点。人决定自己是善的，决定历史是正义的，人因此而成为人。那么，人就需要在时间的进程里不断地探究人性在根本上的善和历史在根本上的正义。这是辛苦的工作，是读书人需要做的工作。

祝愿大家以一种善良的态度生活，拥有快乐，拥有智慧，并且始终执守道义。

（本文为作者于2021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棠棣摘自微信公众号“复旦中文”，顾静图）



黛玉的审美情趣，很有日本“物哀”的味道。

日本境内美景众多，常常让人感受到诗情画意。但日本又深受各种自然灾害侵袭，所以日本人有一种深深的“物哀”意识，这是一种生死观，也是一种审美意识，讲究瞬间美，悲与美相通。

画家画黛玉时，往往选择她行为艺术式的葬花场景。爱花惜花之人不罕见，但一般人也不过如宝玉一般要把落花撒在水里，但黛玉怕流出大观园的落花汇入污水，花魂被糟蹋了，所以她做了一个花冢，把落花扫了，装在绢袋里，拿土葬了，任其随土自化。

黛玉和湘云中秋夜联诗，湘云由眼前所见而灵感一现，说出“寒塘渡鹤影”的佳句，黛玉就有“冷月葬花魂”的绝句等着她。如果说湘云的佳句是偶得，那么黛玉的则是浑然天成，是她的心声。

日本人也爱残冷之月、爱落花，因为他们认为残月、落花潜藏着一种能增加美感的哀愁，这种生命无常的悲哀带来的是强烈的美感，这是“物哀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去蘅芜苑的路上，宝玉嫌败落的破荷叶可恨，问怎么还不让人拔去。林黛玉却说喜欢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

日本物学研究会会长黑川雅之认为，日本物质文化里的“假”字，也有“借”的意思，是指不去抗拒、顺势而为的美。体现在生活用品上就是，当茶室的土墙上



黛玉的物哀

●陈艳涛

出现裂痕，人们绝对不会把它修葺一新，而是尽量保留修复后的痕迹，因为修复后的色差有一种特别的美感。留有茶垢的茶碗，会被人们适度地清洁，但不能彻底地清洗干净。庭院里的落叶不会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是要让人静静享受落叶点缀在青苔上的乐趣。

黛玉就深谙这种顺势而为的美。她自己选定的住处是潇湘馆，因“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一片翠竹环绕，她在潇湘馆里读书、弹琴、沉思、流泪。

日本文化里还有一种理念，那就是保持朴实的本色之美，面对自然时应保持谦卑的心态。没有刻意的人工干涉，才是与自然之美相协调的真正创造，也是人类对大自然无条件的朴实的信赖。在这一点上，宝钗的蘅芜苑就很有日式老房子的风格。

宝钗正是以“无为”来最大限度地让蘅芜苑保持自然状态。蘅芜苑外观“清厦旷朗”，院内布满异香扑鼻的奇草仙藤，宝钗让房间“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来呼应那些奇草仙藤的异香和独特韵味。

回到自然，回到质朴的生活本身，才能发现美和乐趣。

（月照林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红楼未完，人间有戏》一书，刘璇图）



今年春节，我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带着电脑、纸笔和孩子，连续7天采访家中长辈，记录下长辈弥足珍贵的记忆和可以传世的智慧。而采访的线索，来自母亲生前的日记。

母亲写道：“我常想念儿时的故乡，它太讲卫生了。每天，天蒙蒙亮，各家各户就开始打扫了，还会连街道也一起扫了，不需要别人来分派任务……每年一开春，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城出动进行彻底大清扫，整座小城焕然一新……我们的小学校是孩子们

喜欢的地方。每学期，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旅行或露营，我们从旅行、露营中学到了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和本领，在欢乐中健康成长。学校每学期会有大型文艺会演，童话剧《森林中的宴会》《狼外婆》等全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我当老师以后，也给我的学生编排了许多童话剧。到了中学，除了学数理化，更丰富的活动内容是种菜，那时学校花园都变成了菜地，每个班都分到不少地。课外活动时，我们会去菜地拔草、捉虫……”

我将这段文字读给舅舅听，舅舅频频点头，说：“我们小时候，连大门门框上都摸不到一丁点儿灰。学校活动特别多，物理、化学实验也没有一个被省略的，学校还特别重视劳动课，鼓励每个班种菜，每个学生都争先恐后，没有一个偷奸耍滑的。我后

来当知青‘上山下乡’，所有农活都难不倒我，就是因为学校实实

在在教会了我很多。”

我竖起大拇指说：“好‘奢侈’的学生时代啊！难怪您和妈妈经历了那么多磨难，身心还那么健康！”

舅舅说：“学校教育就是该让学生先学会做有血有肉的人，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而不是让学生变成读书的机器。”

我一边记下舅舅的话，一边总结道：“教育的本质是让孩子们健康成长，让孩子们安心，让孩子们有信心过好这一

生，而不是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刚刚开始时就失去活着的兴趣。”

舅舅接着我的话说：“是的，安心很重要。今天正好是正月初七，是传统文化中的‘人日’，老祖宗们特别重视这一天，因为从正月初八‘谷日’起，人们就要开始新一年的忙碌了，所以‘人日’这天人们通常不出远门，在家收心静气。在有些地方，人们还会吃一碗‘拉魂面’，把散乱的心神收回来。”

回到教育的话题。假如学校和家庭能够使更多的孩子懂得万物互联的道理，彼此关心，在生命与自然面前保持谦卑与敬畏，那么，这个世界真的会越来越好。

春暖心安，或许是我们能够给予孩子们以及这个曾经为我们所伤的世界，最诚挚的歉意和最真实的疗愈。



（皮娟娟

摘自微信公众号“新民晚报”，黄思思图）

春暖心安

◎林 紫





了不起的郑小瑛

◎河 岸撰文 ◎靳 锦编辑

指挥

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右手拿着指挥棒。她的手灵巧、柔软，善于表达感情，音乐家崇拜她的手，说她的手会唱歌。年轻时，她总穿一袭黑色长裙，身材高挑，举止优雅，“她指挥的音乐与她的容貌一样美丽”。如今，她年事已高，头发灰白稀疏，她用发卡在脑后别了一个髻。

郑小瑛是中国第一位女指挥，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在歌剧指挥这块，我是第一个。”她自豪地自我介绍。长久以来，指挥行业由男性主导，没有女性的立足之地。1930年，安东尼娅·布里克登上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成为世界上第一名女指挥。在电影《指挥家》中，当布里克说她想成为一名指挥时，听众们笑作一团。

1987年，郑小瑛去美国丹佛市拜访布里克，布里克问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中国是否歧视女指挥？”当得知郑小瑛不仅是指挥，还是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时，布里克眨了眨眼说：“你是幸运的。”

在交响乐团，对女性的歧视一直延续到今天。2013年，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指挥家说：“如果一个靓女站在指挥台上，那么乐队成员脑子里想的就不是音乐了。”他还说：“一名男指挥站在指挥台前，乐队的反应会更好。女人有了家庭以后，就很难保持当乐队指挥所需要的专注。”2017年，英国权威性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发布排名，在前50位伟大指挥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

而郑小瑛在中国的地位就显得极其特别。她成名很早。1960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莫斯科音

乐学院学习交响乐和歌剧指挥。1962年，郑小瑛快毕业时，通过导师的安排，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歌剧《托斯卡》，成为登上外国歌剧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新华社很快在国内发了通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专门发电报祝贺她。她回国后，有记者这样写道：“谁说母雁领头飞不远？”

在毕业的结语上，苏联导师如此评价她：“郑小瑛具有非常清晰的音乐思维和富于激情的严谨……完全可以预见她从事指挥的光辉前景和她对其祖国交响艺术事业的发展将起到的作用。”

郑小瑛常想，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在我那个时代，西方的女指挥都还受着压迫呢！”她的苏联导师也不喜欢收女学生，除了郑小瑛，因为她“才华出众”。她的导师说，很多女指挥结婚后便不再工作，而培养一名指挥的成本很高。

郑小瑛收女学生有自己的标准：“我要考察一下，她的性格够不够坚强，那种性格很脆弱，人家瞪个白眼就哭鼻子的，最好不要当指挥。她一定要有比较坚强的性格，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细枝末节，哪些是大局。”

生病

郑小瑛晚年在厦门度过，她喜欢厦门的天气，风吹在身上很柔和。

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被查出患有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期。

“很奇怪，我这个人好像有点儿麻木。我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儿，好像得了感冒一样，生病了那就去治病呗。”郑小瑛说。

她在医院住了4个月，因为化疗，头发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能激励人们的音乐家，想起他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在治疗期间，她碰到了一位乐观的大夫，他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问大夫：“我还能当指挥吗？”大夫说：“当然可以。”

1998年，郑小瑛69岁，刚做完直肠癌手术，就去了鼓浪屿。在鼓浪屿，她和乐手们一起住在筒子楼。在去鼓浪屿之前，她戴着假发，出国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2015年，郑小瑛再次被查出癌症，这次的病灶在肺部的上半叶。

“大夫一跟我说，要进行靶向放疗，我马上就接受了。很方便，又不用住院，连续5天，每天做半个钟头。他给我做完后第二个星期，我就排练去了。”郑小瑛谈论癌症就像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讲座

郑小瑛恐怕是目前世界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最年长的指挥家。她的指挥别具一格，这不是指她的台风多么出格，而是她对待观众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观众亲切、平等地交流，她真心希望观众能听懂音乐。

1978年，中央歌剧院恢

复演出，开始复排歌剧《茶花女》。最开始，郑小瑛带着乐团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影剧院演出。石景山有很多钢铁厂，来看歌剧的多半是工人及其家属。人们已经有多年没有看过歌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歌剧是什么。郑小瑛走进乐池，没有人注意到她。《茶花女》的序曲非常安静，需要轻轻地演奏，可是底下的观众吵吵闹闹，有聊天的，有吃瓜子的，搞得乐手们不知道怎么开场。

“我很心痛，但是我不能



年轻时的郑小瑛

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想，我得想办法做点什么。”郑小瑛说。

她写了一张字条，贴在售票处，告诉观众，演出前，有一场20分钟的音乐讲座。怕没人来，她就在剧院门口吆喝。第一天没来几个人，第二天人数成倍地增加，第三天座位几乎坐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观众需要。

在那20分钟，郑小瑛耐心地向观众讲授欣赏歌剧的方

法，她带了一台录音机，播一段音乐，然后说：“大家注意听，这是序曲的主题，就是这个声儿，你们记住，每当表现爱情，表现悲剧，它就会出现。”

在交响乐的舞台上，指挥一般不说话。指挥走上舞台，背对观众，开始指挥，直至曲目完成。但郑小瑛打破了传统。在每首曲目演奏前，她面向观众，介绍曲子的时代背景，表达思想和情感，如何在音乐中体会作曲家的感情，确保观众能够听懂，然后才转身，开始指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21世纪初，郑小瑛刚去厦门办爱乐乐团，厦门人不理解，说搞交响乐团干什么，又花钱，演奏的音乐又听不懂。在厦门，每周五，郑小瑛都会举办一场交响音乐会，最便宜的票价一张只要50元。她经常去厦门的大学义务演出。她仍然在演出前为听众讲解，因此她的音乐会总比一般的音乐会时间长，这逐渐培养了当地人进音乐厅的习惯。

程远从2008年开始担任郑小瑛的助理，在郑小瑛身边待久了，程远有时会忘记郑小瑛是一名指挥。程远有一次在新加坡观看演出，当指挥从休息室换完便服出来时，有4名穿着新加坡国服的女士走在指挥前面，为他拿鲜花、拎公文包。她想，这是一个国家对指挥的尊重。郑小瑛却一点儿架子也没有。有一次，郑小瑛换完衣服，接送演员的大巴已经开走了，她就自己抱着演出



服，坐公共汽车回家。早年，日本广播协会来中国拍纪录片，看见郑小瑛正在骑自行车，觉得新鲜极了。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外聘的一名美国教授英健，是交响乐的忠实爱好者，每周都会去观看厦门爱乐乐团的演出。2001年的一天，英健经过乐团的排练室，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间小房间，看起来只能勉强容纳参加排练的团员和他们的乐器，我正纳闷指挥要站在哪里——因为已经没有郑小瑛的地方了。她紧贴墙壁站着，小提琴的弓和指挥棒在空中飞舞，像在争自己的一席之地。团员们只能被排成长条，而不是常见的扇形，这使得其中一些人只能隐隐约约看见指挥。初夏的空气有些闷热，只有一两台电扇在墙壁上转着，为了不吵着别人，所有的窗户都挂着厚厚的窗帘。天啊！怎么会这样呢？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他们如何工作？指挥甚至没办法让所有的人看清她的手势！连空气都是那样污浊，呼吸时很难受。”

这位热心的美国听众继续写道：“首席指挥——郑小瑛，她算得上世界最好的女指挥家之一。”

平等

2021年国际劳动妇女节那天，郑小瑛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30位华人女指挥的敬意》，并请人做了一段视频，逐一介绍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华人女指挥。她写道：“我要在这个向国际劳动妇女

运动致敬的节日里，为曾经遭遇职业排斥，而今已获得歌剧、交响乐指挥职业资质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发声，使她们能公正地得到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初衷。”

郑小瑛知道自己是一个特例。直至现在，她仍是中国唯一在乐团担任过艺术总监、首席指挥的女性。在接受采访时，她直言不讳地说：“现在与我成长的年代不同了。在我们的男指挥身后，有一批女指挥给他们打底，做助理指挥，但没有人知道她们，因为她们在二线，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这很不公平。所以我要找机会把这些女性写出来，让大家知道她们，让社会看到她们。她们是很优秀的。”

郑小瑛1929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亲郑维是庚子赔款第二期的留美学生，母亲温嗣瑛是重庆人，曾在上海学体育，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老师。那时，女性解放的主题是反对男人纳妾和酗酒，鼓励女性放小脚。温嗣瑛和郑维一见钟情，但由于二人的宗教背景不同，温嗣瑛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温嗣瑛就扛着被子，上了轮船，和家人断绝关系，跟郑维在上海结了婚。

在上海，温嗣瑛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被选为中华妇女节制协会的董事长，做妇女解放工作，主要宣传男女平等。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自幼郑小瑛就没觉得做女孩有什么不好，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之后，她在金陵女子大学上学，更加感受不到性别的压

抑。直到进入社会，她才体会到传统的性别观念所带来的影响。

下放期间，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太行山的“三线工厂”进行慰问演出，几个人便扛着钢琴上山了。在山区，郑小瑛在台上指挥，工厂的女工在台下看她。第二天，她们跑来找她说：“昨天晚上，你在台上胳膊那么一抡，大老爷们儿都得跟着你转，哎呀，好解气！”

“当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突然感觉到，我一定要做好。我实现了山区姐妹们的梦想，那就是男女平等，女人也能做领头人。”郑小瑛说。

前两年，郑小瑛的族人修族谱，邀请郑小瑛作为郑氏后代题词，客家人仍然遵守着严苛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女孩的名字不入族谱。于是，郑小瑛题：“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郑小瑛说：“你们要是同意将族里的女性都列入族谱，那你们就用这个题词，否则你们就不要用我的题词，也不要录我，我要跟姐妹们一样。”

结果族谱印出来，增加了上过大学的女性的姓名，却没有算其他女性。可见性别平等不容易完全实现。

句号

在人生的暮年，郑小瑛开始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除了指挥音乐会，她四处演讲，向大众普及音乐知识。从古典主义乐派到歌剧音乐欣赏，她一首一首地讲，这是她为听众留



《中国文学史话》里有一段话：“苏轼当初与章惇要好，两个人都年轻，其后章惇为相，却陷害苏轼，而苏轼仍将昔年赠章惇的诗收在集中。”作者说，他亦有赠人诗，其后发现那人不值得，但他在那首诗里所写的话依然是真的。

朋友相交，“其后发现那人不值得”，这样的事，我们亦碰到过。倒也不必失望难

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剩下的时间里，她想多译配几部歌剧，把意大利文翻译成中文，她说：“全世界都在用本国的语言介绍外国歌剧，唯独咱们中国人除外。”2010年，她办了一个歌剧中中心，招学生排练中文歌剧，而且不收学费。她说：“如果因为钱而把有才能的人关在外面，那就太可惜了。”

很难再碰见郑小瑛这样的音乐家了，很多音乐家囿于自己艺术的领地，并不真正了解音乐和普通人的关系，而郑小瑛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

答案或许就在她的成长过程中。1948年，她19岁，不顾父母的反对，从上海出逃到解放区，在河南开封的文工团，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工作者。短短的3个月里，她学习革命理论，批判旧的自我。工农队伍上街游行，人们光着膀子，胳膊上绑着有铁钉的皮带，把鼓敲得震天响，她觉得特别震撼，人和天地好像产生了连接，那是她在上海看不到的、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音

那人不值得

(外一则)

◎英豪子

受，终于把一个人看清楚，也是我们人生的收获，该庆幸才是。



乐。

在文工团工作期间，她跟随中央访问团去广西采风。以前，她演奏贝多芬、肖邦的音乐时，总想：音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些聪明人的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在广西的山上，陪他们采风的当地翻译和一个姑娘搭上了歌，两个人边走边唱，姑娘一直跟着他们。等到了住处，人们都睡觉了，两个人拉条板凳在门口接着唱。郑小瑛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看他们眉飞色舞的表情，就很受感染。是什么东西让他们有这样的激情？郑小瑛想，这是生活的需要，音乐是他们的语言。“我当时就感受到，作为音乐家，不要太神气，音乐的灵感来自普通百姓。”

在解放区，郑小瑛树立了指引她一生的文艺观，“俄国作曲家格林卡说，音乐是由人

一往情深

吴昌硕年近古稀，尚纳一妾，未二年，妾却跟人跑了，吴昌硕耿耿于怀，后自作解嘲，笑谓人曰：“吾情深，她一往。”真有意思。要我看，小妾走得好，老人亦可怜。想得开，看得破，还能幽自己一默，到底是吴昌硕。

(晨曦摘自《读书文摘·经典》)

民创造的，因此音乐应该反过来为人民服务”。

2016年，郑小瑛在一次世界合唱比赛上见到来自云南的坡芽歌书合唱团。这支乐团由一群普通的民间音乐爱好者组成，他们声音特别好听，而且有多声部，彼此配合得很和谐。她很震撼：指挥是怎么培养他们的？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却能够练出这么好的合唱。

2019年的秋天，郑小瑛来到云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支乐团的成员。她问他们：“你们在合唱时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有人回答：“合唱要懂得退让。”

那是一个让人陶醉的下午。他们早早地等候她的到来。见到她，他们拍着双手，唱起了迎宾曲。阳光打在歌唱者的脸上，这是让她奉献终身的人民，他们真实地与音乐相伴。郑小瑛看着他们，突然用手挡住眼睛，孩童般哭了出来。

(那时花开摘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本刊节选)

为了找到这样的自己

● 刘娜



1

我出生在河南一个三乡交界的小村庄。从我们家到村里的小学，有三里地。

20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时，村里普遍贫穷落后，满眼都是低矮的砖瓦房，家家都是木门、木窗、破院子。

对于我们这些除了去乡里赶集，连城里都没有去过的小孩来说，能吃饱饭、穿暖衣、有书读，就觉得人生已然抵达高光时刻。所以，在整个小学阶段，我没有一点儿贫富观念和心理落差。

我穿的确良衣服，别人也穿的确良衣服；我穿方口布鞋，别人也穿方口布鞋；我吃馒头就咸菜，别人也吃这两样；我放学回来就跑到沟边、河边，给牛和猪割草，别人跑得比我还快，割的草比我割的还多；我背着我妈给我用花布

条在缝纫机上做的荷叶书包，别人也背着他们的妈妈用碎布条做的五彩斑斓的布兜；我早晚自习用我爸给我做的煤油灯，两只鼻孔都被熏得黑乎乎的，别人一个个也都被熏成大花脸……没有分别，就没有羞耻；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迈大步穿梭于村头、田间、河沟、坟场和学校，盲目自信地认为，全世界都和我们村一样，全世界最有文化的人大概就和我们村的小学校长差不多，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肯定是乡供销社社长。

但这种井底之蛙般的愚昧无知，很快就随着我们行走半径的扩大，被击得粉碎。

2

12岁时，我到乡里的中学读书。

乡里的孩子，绝大部分和

我一样，来自多子女的家庭，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穿着姐姐或哥哥的旧衣裳，用香皂洗脸，用洗衣粉洗头发，用搪瓷缸子吃饭，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食堂里因用碱过量而满是黄斑的大馒头。

只有极少部分同学，和我们不同。

这极少部分同学，来自镇上，父母要么是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要么是乡派出所的警察，要么是学校的老师。

我记得，我当时的同桌，是我们学校电工的女儿。

她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对我也好。我初中第一次来例假时，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发现时裤子已经弄脏了，我吓得想哭。她果断地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系在我的腰上，然后挽着我的胳膊陪我去厕所。



但她对我的好，并没有换来我对她的不设防。她越对我好，就越让我在与她的比较中，发现自己不够好。尤其是，当她告诉我，洗脸要用洗面奶，洗头发要用洗发膏时，我更觉得她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如今想来，她不过是说出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却认定她在嘲笑我的粗鄙。

所以，那时和我玩得最好的女同学，仍然都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我们天性相通，惺惺相惜，心心相印。我们在气味极重的厕所门口的路灯下挑灯夜读，睡在老鼠到处乱窜的大通铺上，吃着从家里拿来的辣椒酱和芝麻盐，周末的下午骑着锈迹斑斑的二八自行车，有说有笑地沿着乡间的小路，回到十多里外的家。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深谙一个道理：我们虽然对异类充满好奇，但只会在同类面前感到放松。

3

15岁时，我去了我们县最好的高中。

我第一次在学校的小食堂里，吃到了热干面、馄饨和米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在馒头和青菜面条之外，这世上原来还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它们都被称作“食物”。我甚至也是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真有红绿灯这种东西。“绿灯行，红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原来是城市交通的基本规则，而不仅仅出现在儿歌里。

高中时，班里不少同学，

家都在县城，父母是各行各业的职工。如今看来，他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但在当时，被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称为“城里的”。

我上高中时的几个同桌，都是城里的。她们穿着好看的裙子，身上带着好闻的香味，做事总是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其中有一个同桌，对我特别好，她总爱从家里拿来苹果、火腿肠、巧克力这些东西给我吃。“我妈说，再不吃就过期了，我吃不完，我妈以后就不给我买了，你帮我吃点。”她眼睛笑成月牙儿，温柔地说。

那是我第一次吃巧克力，觉得巧克力有点儿苦。这苦，更像一个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知道的女孩内心的拧巴和苦涩。我不知道如何排解这种拧巴和苦涩，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我那温柔的女同桌带给我的。我一边接受着她的恩惠，一边又在她面前伪装得特别自负。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多年，回到故乡，和她相逢。她留在了县城，在父母身边工作。谈及旧事，我提到她总是给我带好吃的。她笑着说：“你知道吗，当时你就有1.63米那么高了，但瘦骨嶙峋的，肩胛骨的骨头翘得很高，你学习那么用功，我真怕你因为营养不良而晕倒……”

那一刻，县城十字路口的车流和人流快速后退，唯有她圆圆的笑脸，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幻化成几个人，又重叠成一人。

她一直都那么好。只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

4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大学，背着编织袋，坐上绿皮火车，逃离了贫困的故乡。

我们宿舍里一共有7个姑娘，其中两个来自城市，5个来自农村。来自城市的两个，都是独生女。她们每次被父母开车送到学校时，都会带整箱的零食，和我们分享。睡在我下铺的那个姑娘，长得温柔可爱。她会给我们讲她父母的爱情故事，也会和我们讲她跟随军医父亲几次转学的心路历程，以及她暗恋过的男孩。她毫无保留的分享，让睡在上铺的我，在震撼之中，体会到一种叫“坦荡”的力量。那是为了掩盖自卑故作高傲，为了遮掩贫困故作冷漠，为了证明优秀而活在分裂中的我，所不曾拥有的力量。那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宽松环境里的孩子，在父母温柔平和的爱里，对自己深度接纳后，所拥有的对周围信赖的力量。

第一次，我想成为她那样的人，想拥有她那样的力量。我想做一个可以真诚地向别人打开自己，准确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与自己的缺点和忧伤坦然相处的姑娘。

我知道，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些孩子天然就拥有的东西。出生于这个世界的我，必须从苦涩和拧巴、自卑和孤傲、分裂和对抗里挣脱出来，才能向那个世界，一步步靠近。

书籍

◎〔英〕珍妮特·温特森

◎肖海生等 译



5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城市工作，如父辈所期许的那样，吃上了公家的饭，成了城里人。然后，我嫁给一个在城里长大的男人，生了一个城里的孩子。

但多少个锅碗瓢盆叮当作响的日子里，我看到我的“咸鱼”老公，悠闲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温和地给我们家的鹦鹉投食，哼着小曲儿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

而我那明显继承了他爸“咸鱼”体质的孩子，吃着零食，打着游戏，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无论如何也不想再多看一页课本，风风火火地约上一帮“熊孩子”，没心没肺地在小区里疯玩。只有我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又是读书考证，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做饭

其实真正让我得到小块自由的是书籍本身，如果没有书籍，我就不可能体验到这些自由。

我将书籍视为我的护身符，视为圣物。我觉得我将它们视为某种可以护佑我的东西，它们能拯救我，使我远离那些让我感觉受到威胁的东西。我至今依旧是这样想的。这一点没有改变。变得富有，成名成家，都没有改变这一点。小时候，我想买一本书是非常困难的。从一开始，每当我受到某方面的伤害，我就会带上一本书跑到山里去，这是我疗伤的方式。时至今日，依

旧如此。

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难面对，或者说我根本没法处理，我就会拿上一本书，跑到外面，去找一个地方阅读，而不是去跟任何人聊聊。

书籍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成为宽慰和疗愈我的药膏。

对我而言，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对我而言，这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有效，我敢说，直到我死去的那天都会如此。

（果 果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一书）

洗衣，一刻也不允许自己闲下来。

因看不惯老公和孩子的悠闲，我忍不住一次次抱怨发脾气时，一股悲凉之情涌上心头：贫穷刻在我骨子里的不安全感，和必须努力奋斗以证明自己有用的焦虑感，从来就不曾远离我。这是一个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孩子心中的魔咒，哪怕我已经在城市扎根很多年。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忽然羡慕我的老公和孩子：他们对生活如此满意，对当下如此满足，对自我如此接纳，对一切如此温柔平和；他们极少和人比较，也从不忌妒他人，他们不是活在目标和执念里，而是活在当下。

我问自己：不断破局的我和坦然随和的他们，孰优孰劣？想来想去，我最终不得不承认：没有优劣高低，我们生

而不同。我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我所经历的是他们未曾经历的，他们所拥有的我也未曾有共鸣。我不必拿自己的标准苛责他们，他们也从未拿自己的那套否定我。

不同的出身，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带来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见识；不同的见识，指导不同的行动。尊重这种不同，或许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和解之道。

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贫穷走向富足，从自卑走向自信，最终的使命，不就是为了找到那个终于知道“他人不同于我，世界是参差不齐”的自己吗？

为了找到这样的自己，我竟然用了30多年。

（莲 叶摘自微信公众号“闲时花开”，刘程民图）



在经济学家眼里，“自私”未必是一个十分令人讨厌的词语。

“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写道：“我们能够喝到牛奶，吃到猪肉，并非因为奶农和屠夫的馈赠，而是因为他们追逐利益。”他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在经济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并非来自同情心或利他主义，而是来自利己之心，来自每一个人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欲望。

所以亚当·斯密接着说，人们从事劳动，未必抱有增进社会利益的动机，但在一个自由放任的社会，人们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而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们本意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即请给我我所需之物，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求的东西。

由于人与人之间天赋与才干有所不同，为了更有效率地赚钱，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专长，选取自己能以较低成本从事生产的工作，然后在市场上与其他专业者进行交换，以获取自己所需。这样一来，社会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专业化分工，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随之提高。

在《国富论》出版近100年后，达尔文又从生物学家的视角，佐证了亚当·斯密的观点。

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核心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就是在

说，所有生物的繁荣和自然选择，都是生物体从自身欲望和动机出发所产生的结果。

又过了100年，1976年，英国演化生物学家、新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拥趸理查德·道金斯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人的自私并不是后天养成的，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而是源自基因。也就是说，自私不是一个假设，而是源自基因的本能。

举个例子，雌鸟在感知到危险时，可能会假装一瘸一拐地行走，从而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力。雌鸟为了保护雏鸟而甘愿承担被猎食者猎杀的风险，大概会让你想到“奉献”一类的词语。但理查德·道金斯近乎冷血地发问：雌鸟的行为会不会正是由自私的基因驱动的呢？雌鸟的自我牺牲纯粹是因为基因在雏鸟身上能够获得更长久的传承。

经济学家与生物学家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共识，即人的自私或者利己行为，能在无意之中创造出公共福祉。

现在，你对“自私”大概有了新的理解。

一个极度自私的人，是没有真朋友的，注定是孤独的，无法成就任何事业，但自私本身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两种极端的状况：第一是拒绝对等付出的极端自私，第二是打着大公无私的旗号来攫取个人利益。

当我们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面对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我们就会对自己和这个社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杨子江摘自微信公众账号“吴晓波频道”，辛刚图）



『自私』可能推动了经济发展

吴晓波





“退休后的生活，你可能觉得就是撸猫遛狗、含饴弄孙、听戏品茶、颐养天年，但其实现实中的坑还挺多的：你的退休金能不能保全；大儿子正在闹离婚，二儿子外出鬼混从不着家；孙女要上重点学校，买学区房的钱不知道怎么凑，老伴儿一着急又病倒了……你能够承受这巨大的压力吗？别忘了，你是全家的主心骨，你还得跟病魔斗争，努力活到100岁。”

2020年年初，游戏设计师城堡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开发的单机游戏《退休模拟器》的消息。

《退休模拟器》是一个模拟养成游戏。男主角房爱菊，住在重思市一个叫“和平家园”的成熟社区。房爱菊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刚刚迎来退休生活。玩家需要合理地为主人公安排每周的日程，培育他的各项属性值。随着主人公养成属性的提高，游戏里设置的难题将变得轻而易举。

玩家可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比如各种比赛、广场舞，在退休生活里大放光彩，提高声望，甚至成为重思市的大明星。当然，也可以选择低调平淡度日，安享晚年生活。

根据剧情推进，玩家的养成属性不同，就会进入不同的结局。

创造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

2018年，因为外婆病重，31岁的城堡回到西安老家，帮忙照顾了两个月。

一方面，近距离地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处，人会切身理解衰老；另一方面，和家里其他长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城堡常常对他们



朋克养老

◎刘江索

的生活状态感到不解。老人们都已退休，却坚持在早上5点起床。城堡疑惑，没有工作的漫长一天怎么打发呢？偶尔跟着他们去抢促销鸡蛋的时候，城堡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市场抢菜也是一种江湖，还是竞争惨烈的那种。

作为旁观者，他的直观感受是，老年人的生活怎么如此枯燥无聊？他要构建一种可以在游戏里实现的

的“朋克养老”。

第一版游戏做出来后，城堡给身边30岁左右的朋友试玩，得到的是一些负面反馈：“退休生活怎么这么难？”

在最初的设计中，城堡考虑更多的是老年生活中所潜藏的风险。

这个黑暗版本让试玩者感到压抑和难受。城堡复盘，“那时做的不像退休模拟游戏，而是生存类游戏”。他不想把生活中的压力放到游戏里，所以决定把游戏往更“光明”的方向调整。

几个月后，关于这款游戏的介绍看起来更具人情味：“在《退休模拟器》中，你可以惬意地在城市中漫步，面朝大海，享受人生；可以撸猫遛狗、含饴弄孙、听戏品茶、钻研书画，也可以钓鱼、打球、跳广场舞、骑摩托车，把年轻时想做却没时间做的所有事情一股脑儿都补回来……在家长里短中寻求独特的生活之道。”

“如果你觉得儿女太烦，你可以把他们赶出家门！你可以结交各路奇人异士，体会各种新奇思想和荒诞不经的人生哲学……你甚至可以和各有特色的人开展一段浪漫的恋爱关系，来一个‘第二春’。你有很多可靠的朋友和伙伴可



以依靠。你可以同他们一起创造一段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

老年生活的价值判断

在游戏里，城堡设置了许多冲突和任务。从对网友意见的征集、调研里，他总结出退休生活中会遇到的四大主要问题：经济问题，包括欠款、经济纠纷、遗产争夺；医疗问题，身体上的病痛折磨；人际交往问题，包括是否孤独，是否拥有亲人和朋友；隔代教育问题，以及因此产生的三代人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些比较零碎的问题，比如邻里纠纷、跳广场舞给周围人造成的噪声污染，也被加入剧情。

城堡给游戏中的人物设置了两个主要的属性值：心理值和健康值。但他并没有在房爱菊的任务成功或失败后，简单地设置角色属性值变化，或做价值观的评判和引导。

在面对一些困难时，游戏人物甚至还拥有撒泼打滚的能力。城堡不会从奖惩栏安排直观的反应，在系统里评

价这种行为是对还是错。在游戏里，撒泼打滚有可能解决问题，但周围人对角色的评价就可能降低，房爱菊的人际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城堡说：“因为这就是现实中会得到的反馈。”

这个游戏似乎从设计之初就规避了说教意味。

城堡并没有设置一个完美的老年人或完美的退休生活模板，比如恶语相向未必就是错误的，出门捡垃圾就一定是正义的。“开发到一定程度后，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从有误解转变为持有一种特别开放的态度。每个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他们的退休生活就是去做平淡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人没意思，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电视

剧和买菜。但这可能是因为，他心里有伤痛，不想再去面对那些东西了，看剧、买菜就是他寻求内心平稳的一种方式。”

《最好的告别》一书认为，当你年轻、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相信自己会长久地活下去，从不担心失去任何能力，周围的一切都在提示你——一切皆有可能。你愿意延迟享受，比方说花几年时间，为更明媚的未来学习技能和获取资源。你努力吸收更多的知识和掌握更大的信息流，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而不是和妈妈黏在一起。当未来还充满可能性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马斯洛需求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东西——成就、创造力以及自我实现。

但随着你的视野收缩，当你觉得未来是有限的、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开始将关注点转向此时此地，放在日常的身心愉悦和最亲近的人身上。

一水儿的“夕阳红”，太沉重了

在制作游戏的过程中，城堡也在变老。

城堡出生于1987年，在30

岁之前，他从未想过老年生活这个遥远的命题。有几年时间，他待在家里，他说那种感觉和退休后的感觉差不多。

开始做《退休模拟器》后，这个遥远的命题忽然有了具体的轮廓，焦虑也随之而来，并愈演愈烈，“我掌握了更多的细节，知道得太多了”，就像一个年轻人完成了一种启蒙。

对于城堡来说，疾病可能也扮演了某种启蒙的角色。靠近疾病的时候，人也在靠近衰老。几年前，城堡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这让他在这段时间里拄着拐杖频繁进出医院。

他甚至会被一桌热烈的火锅击倒，难以像以前那样通过一场睡眠就让身体恢复如初。年轻人对这种忽然降临的变化并不服气，只想看，再睡一觉就好了。比起《退休模拟器》，现



《退休模拟器》海报



实生活更像一个养成游戏。衰老并非一蹴而就，即便是年轻人，也多少窥见过衰老的断编残简。

作家菲利普·罗斯曾苦涩地描述：“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在和老年生活短兵相接之前，迫近衰老的人们已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策略。

用拐杖走路的时候，城堡忽然参悟了以前所不能理解的情况：“人行道很窄，一个老人就在一个年轻人面前，堵在这条路的正中间，他走不快。你着急过去，可就是过不去，你觉得这个人是存心的，是在占用公共资源。”

但是当城堡拄着拐杖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发现老人走在路中间，是因为“两边不是树就是自行车。他们其实很容易被绊倒，必须走到正中间，而且只能走得很慢”。他说：“我体力不支地拄着拐杖，别的年轻人和老人看到我并给我让路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故意的，而是有客观存在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在路中间缓慢行走时，心里觉得很抱歉，“我挡了别人的路，那种感觉其实挺不好受的”。

在游戏里，城堡设置了年轻人跟老年人之间的很多摩擦，你能直观地感受到人们对年龄的恶意。比如一个年轻角色会指责你讲话太大声，另一个类似黑帮的角色会骑着机车对你围追堵截。

“我一定要让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坐在一起。比如我们设置了一个广场舞扰民的情节，让玩家做出选择。”正方就是跳广场舞的这些大爷大妈，他们的理由是需要合理运动，保持健康，放松心情。反方是年轻人，他们的理由是已经很累了，需要合理的休息，才能有更好的精神继续工作。

“开发者并不主动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城堡说，开发游戏至今，团队增加了许多年轻角色，“不然一水儿的‘夕阳红’，太沉重了。”

老年英雄主义

在征集改进游戏的建议时，城堡发现，对游戏感兴趣的人群心态并不一样。喊“坐等退休”最起劲的是“95后”和“00后”，他们想

赶快逃离刚进入的职场或学校，幻想退休后可以撸猫遛狗、环游世界，不必承担重负。

“80后”的留言显得更现实：“一想到退休，我就觉得头大，现在父母养老、孩子念书，我都搞不定。退休后，等我孙子孙女要念书了，难道我又要给他们操作一遍吗？”一个“85后”直接向城堡提问：“你们的游戏里能买保险吗？”

除了在子女、亲友等狭隘的熟人关系里或者在老年大学、广场、孙子的学校、养老院、家庭等封闭场合打转，城堡在游戏里还加入更多“和社会的联系”方面的设置。

在一条支线里，他设置了一个在路边被霸凌的孩子的角色，房爱菊将面临出手相救或转身走掉的选择。这个剧情似乎脱离了我们所预想的中老年人应该有的社交圈。

但城堡相信，“老年人跟社会一定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尤其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跟这个世界的交互已经是年轻人的好几倍了”。

年老不意味着一个人就要从时代中退场，虽然信息隔阂和社会结构变化让他们的声量减退不少。

城堡想起小学时被同学打，外婆怒火冲天跑到学校，要求老师一定要处理霸凌事件。“隔代亲，10岁的小孩反而更愿意给爷爷奶奶讲自己的事。”城堡认为，老年人要处理的关系范畴并非大家想象中那么局限。在他的游戏里，老年人对现代社会的参与感依然强烈。

《退休模拟器》过往发布的游戏视频里，总是透露着一种老年英雄主义。

“我以前认为，英雄主义是完成一项伟业，做别人做不到的事；现在我觉得，只要一个老年人离开自己的舒适区，改变一点点自己的认知，往前走一步，他就是英雄。”城堡羡慕一个被媒体报道过的四川大爷。“80岁了，天天打游戏，眼睛都不好使了，戴着老花镜玩《使命召唤》，‘突突突’地打枪。游戏里，敌人像素很小，小得连我都看不清。他甚至拿着放大镜在屏幕上找目标，玩得可开心了，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老年英雄。”城堡说，“我现在更渴望这种平民英雄的存在。”

（夏立丹摘自《新周刊》2021年第11期）



所有的幸福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没有，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受了这代价。

——《觉醒年代》

年轻人要脑袋尖、屁股圆。

——中国核动力专家彭士禄说，脑袋尖能钻进去，屁股圆能坐得住

外向自闭。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一些人看上去十分活跃，但实际上，他们通过在各个平台上打造不同的“人设”，来隐藏真实的自我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语出《淮南子》。其中的道理才是真正的“躺平学”，让生命顺应自然，不要为外物所累，不强迫和为难自己，去攀比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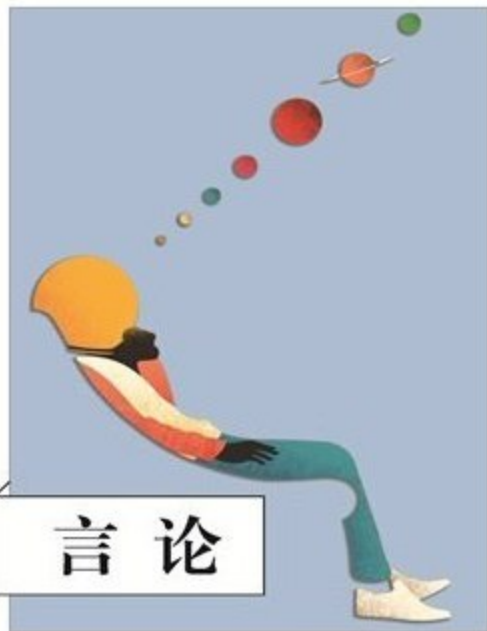
总以为我应该像风，应该去远方，过最特别的生活。直到遇到一个人，才发现我也想过最平凡的生活，想长命百岁。

——《卡罗尔》

也许我自己太有意思了，无须别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从对方身上得到的快乐，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

——美国情景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库珀在给霍华德和伯妮的婚礼祝词中说

在成为父母之前，人们应该先确定自己达到了那个标



准，别在家里做试验。

——做父母，需要自我检测

人类是怎么发现新世界的？因为走错了路。

——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

健康的灵魂需要无聊和盲目。

——现在的孩子，生活里似乎没有留白，他们永远在摄入信息、消化信息，每一秒都要过得有意义

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

——我们只身降落人间，独自死去。借着爱情和友谊，我们才会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的收入，哪怕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他依然会为贫穷所困扰。

——贫富“相对论”

宇宙自身是一个广大无边的记忆系统。如果你回头看，

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开始。

——没有什么会被忘记，也没有什么会失去

内隐自大。

——指凡是跟自我相联系的人或物，我们都会很重视

想了解动物的生存方式，不应该去动物园，而应该去丛林。

——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想要改变世界，我只有一个小愿望，就是自己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

——一个超级大的愿望

网络大数据推给我的广告，完美监视了我的欲望，却完全忽视了我的经济实力。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靠夜不能寐，做时光的窃贼。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爱熬夜

人是参照别人进行选择的，而在参照别人时，人就选择了自己。

——语出萨特。人往往在对话关系与反思中塑造自我

对无用之人，亦有体贴之心；对无利之事，仍尽分内之责。

——低调的处世姿态和宽广的胸襟



我在这座城市待了4年，每一年都要目睹它在夏季结尾时突然跳转到冬天。一觉醒来，气温就低到无法忍受。天一冷，我就总忍不住拾掇一些温暖的回忆来驱寒。

我把柜子里的棉衣拿出来，打算晾晒一下，就这么翻出来一方白色手帕。放得久了，颜色都黄了，上面还有未绣完的图案。

打量半天，我才认出来那是我的名字，绣得歪歪扭扭的，毫无美感可言。

绣花是妈妈教我的。小时候，我的书包都是妈妈做的。她选一块我喜欢的布料，剪裁完，用缝纫机缝好，再绣上好看的图案。

缝纫机发出的声音，规律又没有弹性，“咔咔”，毫无趣味，我总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妈妈把书包做好了，我背着去学校，就会有老师问：“这书包绣得真好，是你妈妈绣的吧？”

我骄傲地应下。

只不过，这骄傲没维持多久。很快就没有同学愿意背布书包了，大家都嫌布书包老土，纷纷换上了好看的双肩包。

于是，我也嚷着不要妈妈绣的书包了，我妈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只好同意。她把我的绣花书包洗净晾干，慢慢地叠好收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我妈总是温柔的。

她从不大声呵斥我，从不放肆地笑，时常留给我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的。

春天的时候，我说要吃香椿炒蛋。她就去摘了香椿芽，做给我吃。

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吃手擀面。天气那么热，她在厨房里和面，擀出薄薄的面饼。最后做好的面条里一定不会有我讨厌的姜和蒜。

秋天的时候，我第一次来例假，从学校往家跑，见到她就哭。她帮我衣服整理好，告诉我成为一个大女孩要注意的事项，最后嘱咐我去睡觉。她坐在我的床边，握着我的手，把我唤醒。等我醒来，她已经做好了葱油饼，葱花被碾得细碎。

冬天的时候，我坐在火炉边，吃她烤的红薯。炉子里的火苗往上蹿，我用手去抓。我妈一把拍开了我的手，说不可以淘气。

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些记忆这么清晰，大概是因为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些技能教给我，就生病了吧。

我看过她哭

●艾 润



二

我妈病了，罹患脑肿瘤。在那之前，我只从韩剧里听过这种病，以为都是编剧杜撰的，哪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病呢？听名字也不洋气，为什么女主角最后总要生这样的病呢？

可这么不洋气的病，怎么偏偏就落在我妈身上了呢？

医生说，要马上为我妈做手术，并且不能保证她下得了手术台。

我一个人坐在大马路牙子上哭，除了哭，我什么都不会。我想到最坏的状况——我会没有妈妈。可我怎么能没有妈妈呢？我的人生才

刚刚开始，凭什么她就要逃开呢？

我就这么哭着直至她进手术室，我紧紧地盯着“手术室”这3个字，甚至背会了下面的英文单词“operating theatre”。这两个单词大概是我背过的最难的英文单词，两个单词，我背了8个小时。

直到医生从手术室出来，对我们说手术很成功。

我语无伦次地说着“谢谢”，激动得想给医生下跪。不到生死关头，你真的体会不到情绪崩溃是一种什么滋味。

术后24小时，她因为疼痛而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我和我爸两个人都拦不住她想把手罩拿下来的手。

我尝试着去抱她，一声又一声地叫她“妈妈”。

我整夜整夜地握着她的手，就像她从前握着我的手那样。

次日，她清醒一点了，我喂她喝药。她的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滑。

我一直爱哭，却从不知道目睹至亲之人落泪是这样一番景象。那种感觉，就像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无半点红色来渲染，那么冷，那么凉。

因为手术，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穿着松垮垮的病号服。有一天，她问我：“妈妈这样是不是很难看？”我突然不知该如何回答，忙去给她削苹果，做她女儿十多年，竟不知道她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我自责地把削好的苹果放在果盘里，在她短暂醒来的时候，给她吃。

直到她醒来后保持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

她出院时胖了一些。我忙着收拾东西，她冷不丁地唤了一声我的名字，继而扭过头去，什么也没说。我们都不善于用言语表达亲昵。

我鼻子发酸，又不敢哭。这样的时刻，我心里只有感恩：还好肿瘤是良性的，还好我的妈妈还能这么唤我，还能继续做我的妈妈。

三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妈妈理所当然就该是妈妈，只要我要，她什么都能给我。哪怕身为女儿，我也没有想过，她在成为我妈妈之

前，是什么样的。

后来，我翻腾家里的梳妆柜，在最底层的格子里翻出妈妈的笔记本。里面有她年轻时的笔记，零零散散的，有老师教授的缝纫知识，还有浅浅淡淡的涂鸦，画的是百合花。

笔记本上的字迹十分娟秀，扑面而来的少女气息让我瞬间醒悟，原来妈妈并非生来就是妈妈。

因为有了我们，她不得已把自己放到了妈妈的位置上。她不像爸爸那样经常对我们发火，也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默默地做许多事情，即便开心时，也不过轻轻一笑。

如果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状态，也好。但“妈妈”这个词多重啊，重到人生里不可能只有笑容。

她从小女儿的角色，转换成我的妈妈，大概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已经开始遭受疾病的侵袭，经历人生大劫。

我心疼她，可是没办法改变她的人生，没办法不让她哭。

她病愈没多久，她的爸爸——我的姥爷就去世了。

我又一次看见她哭。不是无声无息地哭，也不是号啕放纵地哭，而是绵长的难过，阴暗得像雨天的房间。

她的眼睛经常是红肿的，时不时发呆。原本生病过后调养得胖了一点儿的身体，又迅速瘦了下去。

我那时常想，怎样才能让妈妈快活一些呢？

我拿了一块手帕，让她教我绣花。她身体尚未好利索，有一句没一句地告诉我要怎么走线。我没耐心，绣得难看，也没绣完。

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起把这块手帕带在身边的，就这么一直带着。

哪怕妈妈只教了半截，我也执拗地想把她给的一切都留在身体里，留在记忆里。在这个寒冷的早上，我看着这块手帕，突然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温柔的那一部分，是遗传自妈妈。对人亲和，愿意倾听，哪怕遇到些不快活，也自己揣着。

哪怕只有这一部分，也足以让她在我的生命里永远自由地呼吸。

四

前阵子，听家人说，妈妈提起我时，语气总是开心的。

开心吗？是嘴角上扬的那种笑吗？如果我能让妈妈觉得高兴，那我可真是高兴呢。

想起每次回家，妈妈都要问我想吃什么，哪怕身体不适，也要硬撑着去给我做。我想阻拦，可看她高兴，就作罢，只觉出一些心酸。我在她身边待着，帮她搭把手，听她说张家长李家短，虽然我不爱听这些，虽然她从前也不爱说这些。

我明白，她不过就是想跟我聊聊天，什么话题都好。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上次染发还是我陪她去的，可没过多久，她鬓角的白发就又长了出来。她说话的时候不再像从前一样轻轻柔柔的，而是絮絮叨叨。她也不再具备原来那种招

牌式的温婉笑容了，即便笑，也不常笑，笑的时候大多是因为我们让她开心，她才笑。

我看着她的身影，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跟她去姥爷家，走到路口，有人夸她衣服好看，她一下子就笑了。

那天她穿了一件淡粉色衬衫和一条黑色裤子，剪着利落的短发，在阳光下，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朝前走。她没有说话，可神情是带着笑容的。

我还想起她躺在病床上，犹豫着问我，她的样子是否很难看。

我妈啊，也曾是一个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

小姑娘，但愿你以后不要再哭了。

想到这里，我终于在这个冷冷的早晨，觉出了暖意。

（玉兰花摘自作家出版社《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一书，王 赟图）

小时候我常跟大人们翻山越岭去看戏，就是那种才子佳人的古装戏。

说是看戏，其实我特别讨厌那没完没了的唱词和唱腔，感兴趣的只是一个花旦。在脂粉很少见的年代，那花旦无疑是天仙般的大美人。那浓妆艳抹的眉眼，那珠翠的头饰，那身段，那水袖，让我如痴如醉。

戏场如集市，看客如云，而大多数人的眼光都集中在花旦身上。场上的气氛随花旦的情绪起落，所有的眼泪和掌声都为她而来。没有人知道我小小的心里也有梦想，我几乎是绝望地想着：长大了，我也要做一回花旦，而且是头牌花旦。



花旦

●陆 苏

我现在偶尔也去看戏，那想做花旦的念头却早就散了。因为后来我终于明白，

一出戏里只需要一个花旦，大多数人只能做平常角色。而且即便做了花旦也不见得有多好，戏台上的美满并不意味着生活里的幸福，厚厚的粉妆下面更多的是早生的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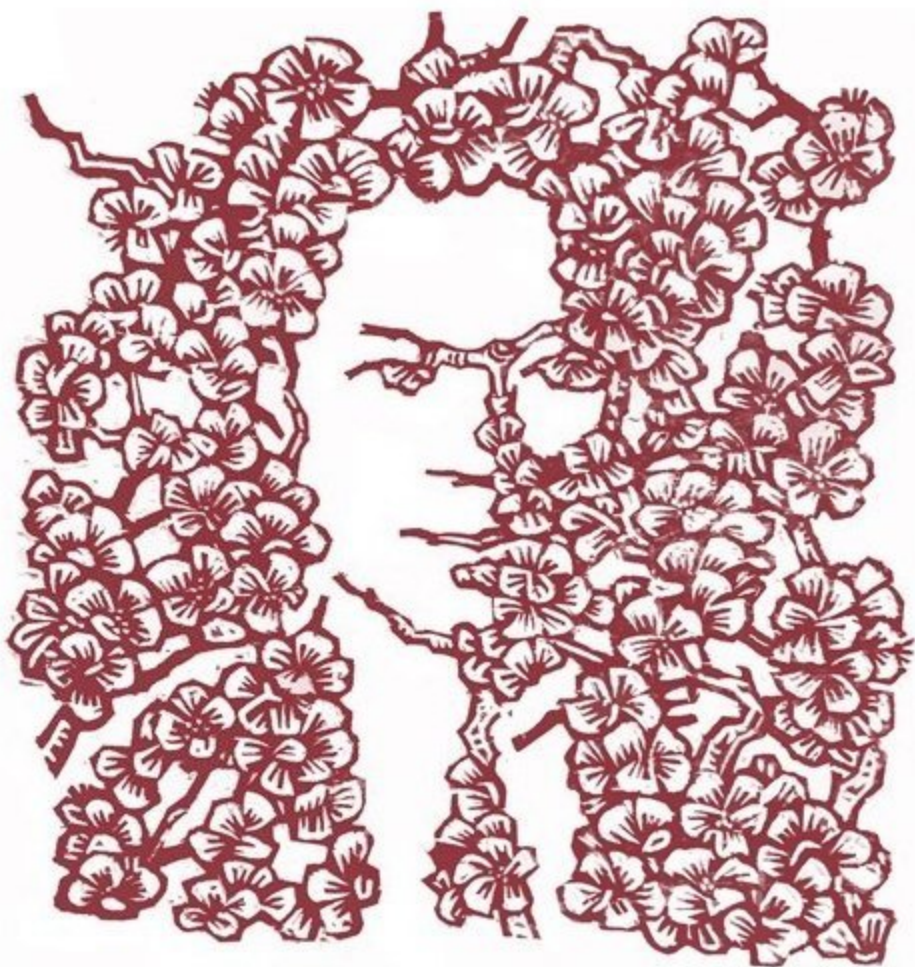
花旦的梦醒了，并不等于别的梦也不做了，总有一些怪念头不甘寂寞地粉墨登场，又等不到谢幕就逃之夭夭，给自己徒增笑柄。但是被自己笑话总比被别人笑话好。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成一个心如止水的旁观者。

（王世全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小心轻放的光阴》一书，高马得图）

寻找陈延年

◎ 闫晗



很多人是通过《觉醒年代》这部剧认识陈延年的。对于这位 29 岁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的青年，人们从书中、从影像资料中、从祖国大地上寻找他的故事。

有人去龙华烈士陵园祭奠他，有人去安徽省合肥市为纪念他和弟弟陈乔年而命名的“延乔路”上献花，有人写关于他的故事……有网友说，陈延年写文章用过的笔名是“人”。微博上有关于他的“超话”，里面的成员十分活跃，当下的许多青少年爱他，怀念他，是因为他曾经那样热烈地爱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陈延年的父亲是陈独秀，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标签过于鲜明，色彩过于浓烈，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有陈延年、陈乔年这样优秀的儿子。

陈延年像一个革命的苦行僧，为自己立下了著名的“六不”原则——不照相，不脱离工农群众，不谈恋爱，不滥交高朋名人，不铺张浪费，不大饮大食。因为觉得父亲既要做革命者，又想要家庭，难以兼顾，所以陈延年不恋爱不成家。他很少照相，则是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因此一些历史教材在提到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陈延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又曾留学法国，可他模样淳朴，据说皮肤黑而粗，很像一个普通工人，因为经常劳动，还跟工人们一起拉过黄包车，

所以能和工人打成一片。若不是叛徒出卖，他被捕的时候，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党的干部。在狱中，他说自己是这家人雇的烧饭师傅，特务看他衣衫褴褛，皮肤黧黑，一开始竟相信了。

1927 年 7 月 5 日，《申报》刊登了吴稚晖致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一封信，信中热烈祝贺杨虎杀害了陈延年：“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

他在龙华的屠场就义时，宁死不跪，被乱刀砍死，牺牲得非常惨烈。敌人对他用尽酷刑，可他是一个硬骨头。后来，他的弟弟陈乔年、战友赵世炎，也都在龙华被杀害。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会去的。”

他们三人均长眠于龙华烈士陵园，常常有很多人去探望他们，给他们敬送鲜花和他们生前喜欢的食物，希望告诉他们，我们今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有一位网友专程去龙华烈士陵园探望陈延年，一位大叔问：“他是你的亲属吗？”这位网友想回答“是”，又有些犹豫，回去的路上十分后悔，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回答：“对，他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亲属。”

（米一阳摘自微信公众号“闫晗”，陈曦图）



男孩、鼹鼠、狐狸和马

● (英) 查理·麦克西
◎ 汪晗雪 译

“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善良的人。”男孩说。



“我认识的大多数年长的鼹鼠，都希望自己当初能够听从梦想，而非恐惧。”



“善待自己是最大的一种善良。”
鼹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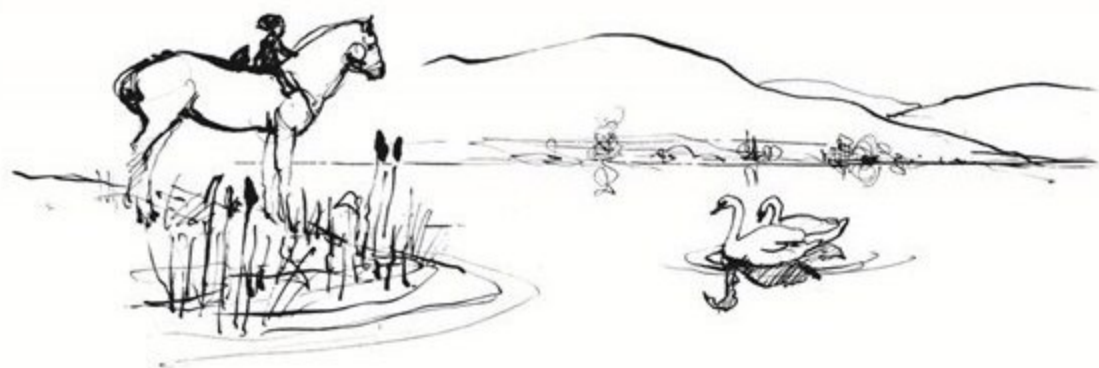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我们只能看见外面，
但几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我们内心。”



“他们是怎么游得这么整齐而完美的？”
男孩问。

“在你看不到的湖面之下，
他们正拼命地划水呢。”马说。





“我们总在等待别人的善意，
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善待自己。”鼯鼠说。

“你觉得最浪费时间的事
是什么？”



“拿自己和别人比较。”
鼯鼠回答。



“当你感觉那些大事
不受控制时，

……就专注于眼前所爱。”

“远方那是什么？”



“是荒野。”鼯鼠说，
“别害怕它。”



“当你有半杯水时，你觉得是
有一半空着，还是有一半满了呢？”
鼯鼠问。

“我会感激我拥有一个杯子。”
男孩说。

“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了。”

男孩小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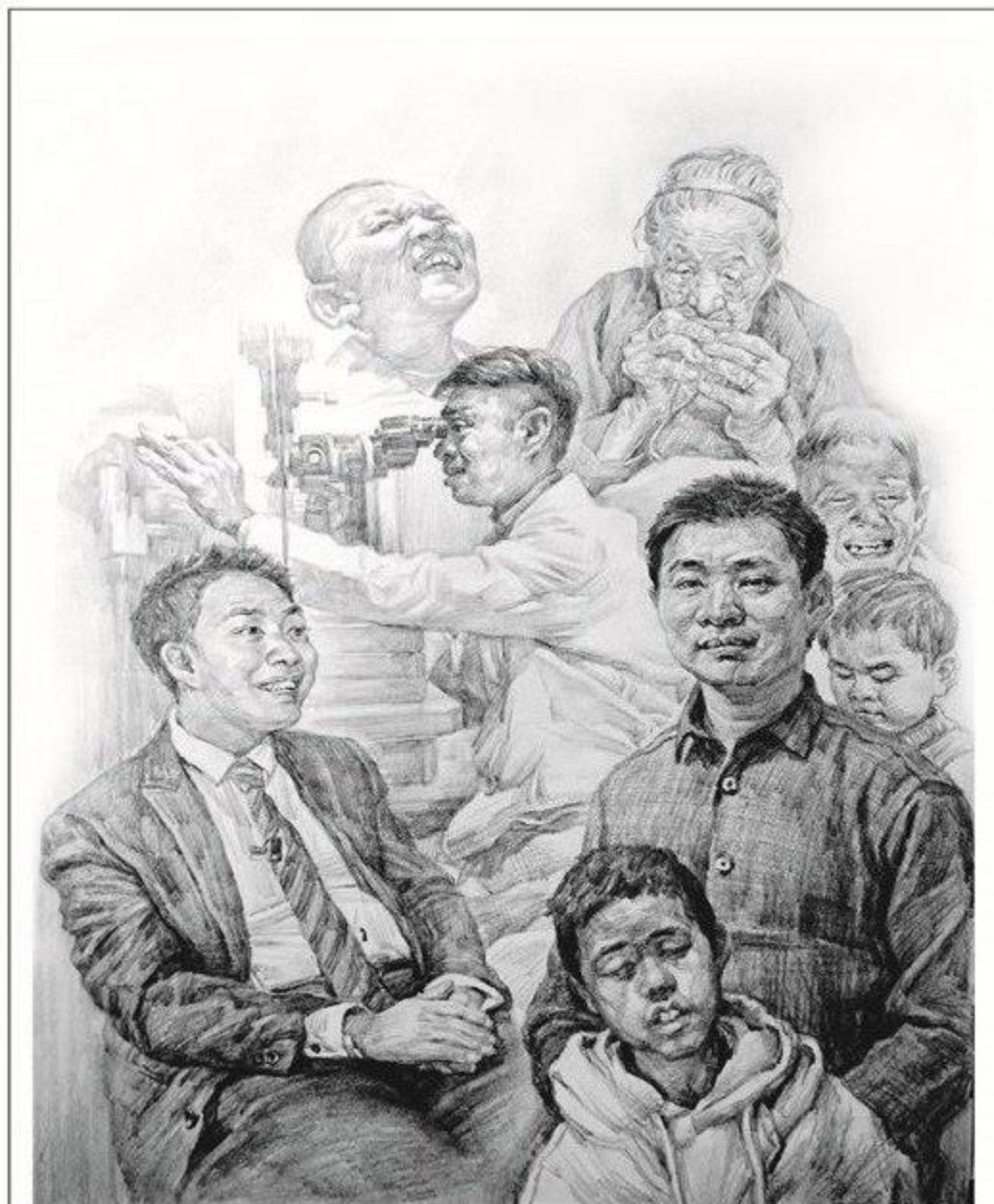
“为了蛋糕吗？”鼯鼠问。



“是为了爱。”男孩说。

“和被爱。”马补充道。

孩、鼯鼠、狐狸和马》一书）
(圆 圆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男



我生命中的5双手

●陶 勇

大家好，我是陶勇，一名眼科医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我领证了。大家猜是什么证？

是坐地铁可以坐黄座、去公园不用买票的那个证——残疾人证。

能领到这个证，我觉得我很幸运，也感到很知足。我是2020年1月朝阳医院暴力伤医事件中被砍伤的医生，能死

里逃生，我认为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2020年1月20日，临近春节，我原以为那天和任何普通的一天都是一样的，但没有想到，一个“春节大礼包”正在向我靠近。

那天，我正一如既往地低头看病例，抬头做检查，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感觉后脑勺“嗡”的

一下，我的头受到特别沉重的暴击，我感觉像一个重物砸在我的头上。顿时整个脑袋昏沉沉的，我强忍着疼痛和眩晕，向门口跑去。

在跑的过程中，我回头一看，一把菜刀正在向我挥舞，于是我下意识地开始奔跑。

在一阵尖叫和嘈杂声中，我跑到楼梯的一个死角。当时我看见慌乱的人群中，一把菜刀正一刀一刀地砍向我。

关于那次事件，这就是我为数不多的记忆。

第二天，我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之后，我住进重症监护室，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那两个星期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冰冷的两个星期。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被利器砍伤的时候并不疼，真正疼的是之后的恢复期。

当时我的大脑因为水肿，疼痛难忍；而我的左手，就像持续握着一个冰柱子一样，冰冷刺骨，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

那段时间，我日日夜夜都在接受着“严刑拷打”。其实身体的疼痛，时间一长就变得耐受，我没有想到更残酷的事情紧随其后，当派出所警察找到我，告诉我凶手的名字时，我就蒙了：怎么会是他？

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又看了看自己被纱布包裹的左手，没有找到答案。那是我第一次对从医的初心产生动摇。

那段时间我躺在病床上，身体的疼、心里的痛，一次次提醒我，也让我回忆起了小时



候要当一名医生的初心。

我出生于1980年，妈妈在新华书店工作。小时候我特别爱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我和小伙伴讨论，总是会问：“你要做书里的哪一个人物？”他们总是说要做郭靖、杨过这样的大侠，神功盖世。

可是我觉得，大侠受了伤，总是要找神医来救治，而神医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而且一出手就能把他们治好。

那个时候我就有了神医梦，总是想自己将来要是当一名医生就好了，行医就是行侠仗义、救死扶伤的江湖梦。

在这段江湖梦中，为了行侠仗义，我曾经为患者垫医药费，也曾为了救死扶伤，免费给患者做手术。

有一个患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眼睛患有先天性高度近视，视网膜脱离，在别的医生那里，他一年中经历了3次手术。他最终找到我的时候，眼底几乎没有办法治疗。他去找别的医生，却被告知他只能放弃，而且最终的结果是眼球萎缩。但是我不甘心，我想起了那个神医梦，我想我要是能他的眼睛治好，该有多好。

于是，看着那只几乎要失明的眼睛，我还是把他拉到手术台上，花了两个小时为他做手术。他萎缩的视网膜是怎样呢？打个比方，就像原本柔软的卫生纸被洒了一层胶水，最后胶水干了，卫生纸皱成团。要通过手术恢复视力，就像让

这种卫生纸恢复柔软一样困难。但最终手术成功了，而且我还给他减免了不少费用。

但没有想到，视力恢复之后，他变成那个拿着菜刀向我砍来的人。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我的身体逐渐好转。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病房，看着自己的左手。“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句话始终盘旋在脑海里，像一句咒语，我根本没办法将它驱逐。

作为一名医生，我曾经劝过数以万计的病人，对他们说：“无论你面对的是什麼，一定要想开一点儿，乐观一点儿，因为未来还有无限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再难，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要好好活着。”

这些话，最终我必须送还给自己。那个劝别人的人，也成了被别人劝的人。

一名拿手术刀的眼科医生，失去了拿手术刀的能力，这意味着过去20年我在手术台上付出的所有努力、洒下的所有汗水，都化为乌有。

接下来，我能在医疗行业做什么？我还能为患者提供帮助吗？我还能像原来那样去拯救患者吗？我还能用我这双残缺的手，去为家人遮风挡雨吗？我开始寻找人生的坐标和参照物。

在过去，一共有5双手成为我的坐标和参照物，这5双手把我从厄运的深渊中拽了出来。

第一双手，就是当天一位患者家属的手。在我被袭击的那天，这位患者家属——一位

母亲，她不顾自己的安危，用自己的右手赤手空拳地迎向菜刀，帮我挡住了致命的一刀。

2020年5月13日，当我恢复了出诊，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完全没有顾及自己的伤势，而只是关心我，还把大家捐给她的6000元钱，捐给了比她更困难的盲童。当我看到她右手的伤疤时，我感到一阵刺痛，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因为这双手的主人在看到我的时候，眼里只有我，没有自己。

她告诉我，因为我在诊疗时想着帮她女儿减少治疗时间，这样她一周就可以少跑两次医院。她心里想：陶主任把我女儿当成他的孩子和家人，我就把他当成我的家人。她说：“陶医生，你保护我的孩子，我保护你。”

那天她走后，我就问自己，她赤手空拳帮我挡了一刀，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我有什么理由继续消沉下去？所以这双手，我称之为“感恩”。

第二双手，是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这个中年男人有一个儿子，名叫天赐，他说因为儿子是上天赐给他们全家最好的礼物。天赐是我诊治时间最长的孩子，父子俩见证了我从医学生走向医生的过程，我也见证了这段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

2005年，两岁的天赐因为恶性肿瘤——视网膜母细胞瘤，摘除了左眼。为了保住他的右眼，十多年来，天赐的爸爸日夜陪伴着孩子在北京进行治疗，白天他们在医院接受化疗，晚上他们睡在火车站和地



下通道里。

农民出身的天赐爸爸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卖报纸、串糖葫芦、扛包等挣钱。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为来北京看病的老乡捐款。他们每天只花5角钱吃馒头，但可以捐出10元钱去帮助身无分文的老乡看病。

多年以来的坚持，带来的却仍然是残酷的结果，天赐右眼的眼部肿瘤还是无法控制，最终右眼也被摘除了。

天赐的爸爸跟我说，得知孩子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接受不了，大哭了一场。这位饱受命运打击的平凡父亲，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开始为孩子的将来做计划。他拿着在我们看来形状完全相同的方块，涂上不同的颜色，来训练孩子的触觉和记忆力。

经过不懈的努力，天赐不仅拥有了惊人的触觉认知能力，还学会了盲文。

天赐爸爸也加入我们北京朝阳医院的守护光明志愿队，帮助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在他们候诊的时候送上温暖。一家人的生活，在天赐爸爸的努力下，走向了正轨。尽管孩子的命运不幸，但这个饱经沧桑的男人，却依旧选择善良，用双手托起了天赐的太阳。他就是天赐的光。

在这双长满老茧的手上，我看到了坚强的人性、与厄运抗争的努力。这双手，我称之为“坚强”。

第三双手，是一位阿婆的手。很遗憾的是，这双手的主人已经不在。但她为自己缝

制寿衣的画面，却永远在我的脑海中保存着。

有一年，我参加“中华健康快车”项目，去江西省乐安县为当地的贫困百姓免费进行白内障复明手术。当时有一位王阿婆，她的状况非常糟糕。她驼背非常严重，眼睛的白内障也非常严重。她的眼睛非常小，眯眯缝，我们称之为“一线天”。她的肚子里还长了恶性肿瘤。她的时间不多了。

当时火车上的手术条件有限，因此我一开始拒绝为她做手术。

但王阿婆通过当地联络员告诉我，她想“回家”。我问联络员这是怎么回事，联络员告诉我，当地有一个风俗，那就是阿婆在去世前必须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寿衣，到了那边才能被她的家人认出来，她必须“回家”。

阿婆只有这个小小的愿望，我犹豫了很久，决定帮助她。当时阿婆在手术台上非常镇静，一动不动，半个小时后，手术成功了，最终阿婆的视力恢复了。一个星期之后，当地联络员告诉我，阿婆去世了，但阿婆在这个星期里亲手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寿衣。

她把出嫁时母亲送她的木梳缝在左边的口袋里，把儿子和丈夫的照片缝在了右边的口袋里，把两个口袋的开口都用细细的针脚缝死，这样它们就不会掉出来。

阿婆让联络员告诉我，谢谢我给了她7天的光明，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阿婆说，这些年她一个人，什么也

看不见，她在黑暗中特别孤独，所以她特别想念家人。

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老人，在生与死的边缘记挂着的，是重见光明和与亲人团聚。

她对医生的信任，让我有机会给了她7天的光明，这短暂的光明又反射回来，将我自己的内心照亮。在生命的最后7天里，阿婆用缝制寿衣的双手让我懂得：医生能带给患者的，不仅仅是解除病痛。

这双手，我称之为“希望”。

第四双手，其实是来自一个特殊群体的手。作为医生，20多年来我身边围绕着太多挣扎在生死、病痛、贫困等困境中的病患和家属，他们之中大多是彻底陷入黑暗的盲人，但恰恰是这些比我们承受了更多苦难、更多痛苦，却仍然积极面对生活、面对阳光的人，展现出远胜于我们的勇气和乐观。

他们，有的是能凭借记忆捏出橡皮泥作品的盲童，比如广西的微微。还有每周带领近200名盲人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进行马拉松长跑、参加过70多场马拉松比赛的盲人何亚军。

有掌握多种乐器、能够弹奏高难度钢琴曲的盲童城城，还有依靠音频顽强学习、考上西藏大学藏语系文学教育专业的藏族失明少年次仁，他的梦想是毕业之后去拉萨的特殊教育学校，教更多的盲童学习藏文。

有盲人化妆师肖佳，虽然

她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但通过在网上教盲人女孩给自己化妆，她让她们有了自信，把更美的自己展现给大家。

还有更多的盲人，不但自立、自强，还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开办盲人生活训练营，免费帮助那些陷入黑暗和绝望的中途失明人士，教他们生活自理，勇敢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这双手，我称之为“乐观”。

第五双手，来自一次公益战略发布会上的握手。两年多前，一位中年得子的父亲心急如焚地找到我，他7岁的儿子因不明原因眼内化脓，视力急剧下降，之后完全失明。孩子已经看不见视力表在哪里，更不知道视力表上的“E”开口朝哪儿。

通过我研发成熟的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我们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发现了真凶——酿脓链球菌，它是一种革兰氏染色阳性球菌。于是，我们通过向眼内注射针对性抗生素，及时挽救了他孩子的眼睛。孩子的视力不断地恢复，最后不到一个月，视力恢复到了1.5。在这次生病之前，他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才是1.2。

孩子的爸爸喜出望外，拿出数十万元，通过梦想基金会向我的老家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的两所贫困学校，捐赠了两间“梦想中心”教室。因为“梦想中心”教室的效果特别好，所以2020年，江西省教育厅决定大力推进这种模式，宣布未来4年内将在整个江西

省建设1000所“梦想中心”教室。

可以想象，成千上万个孩子将从“梦想中心”教室走出来，会因此更快地找到通向未来世界的大门。这一切只是源于我治愈了一个7岁孩子的眼睛，这种巨大的成就感，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它也让我觉得：做医生是最值得的！

这双手，我称之为“善良”。

感恩、坚强、希望、乐观、善良，这5双手赋予了我这只残障的左手无比的勇气和力量，虽然因为手伤我无法再做精密的眼科手术，但我从未觉得人生会因此陷入黑暗。

当我从医生成为患者，又

从患者回到医生的岗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懂得爱和希望是多么重要，也更加理解“医学是人学，医道有温度”这句话。

通过20年来的思考和沉淀，我将自己的医学知识体系和经历过的人生百态相融，形成了一整套自洽的逻辑。从医让我觉得很幸运，它远远不是治病救人这么简单，它还是哲学和科学的融合，是身心的平衡。

我愿意将这份善和爱传递下去，有朝一日，实现天下无盲！

（洛奇狮摘自微信公众号“网易科技”，本刊节选，刘德山图）

克服

●刘瑞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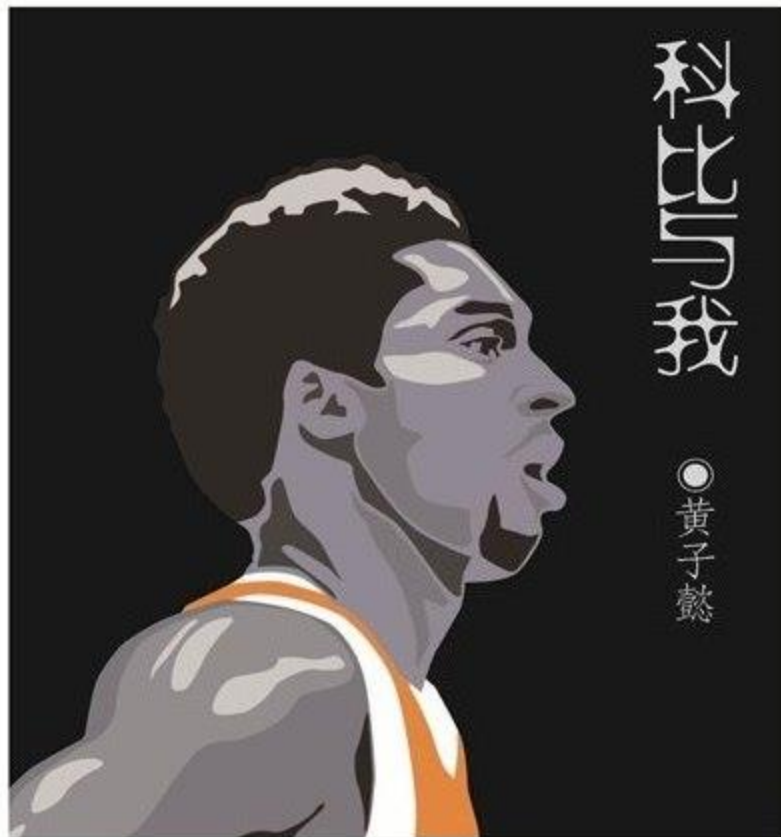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这句话，是尼采在100多年前说的。

“时代”是一个具有魔力的词，它就像《指环王》里的那一枚魔戒，人人都想戴上它，人人都想站在时代的潮头浪尖，人人都害怕被时代抛弃。历史上，有太多时代的弄潮儿被时代吞噬，也有太多英雄豪杰因为克服了自己的时代，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从而造就伟业，成就功名。

人在时代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终其一生，都在处理个体跟时代的关系。我们批评这个时代，却又和我们所批评的东西如此相似；我们与这个时代抗争，而我们抗争的手段却来自这个时代；我们试图逃离这个时代，最终却发现，所谓时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其实就是说，要克服我们自己。而克服，并非简单的批评、嘲笑、抗争或者逃离。克服，是指来自我们内心的某种觉醒。

（桑榆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一书）



我经常想起 12 年前的夏天。7 月的一天，成都天气潮湿闷热，我在一片漆黑的体育馆里，听着人声鼎沸。在几千人“MVP! MVP”的高呼声中，一个身高超过 1.9 米的男子从舞台中央随着升降机缓缓升起——那是时年 31 岁的 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球星科比·布莱恩特。他穿一件红色 T 恤，被追光灯照耀，向全场观众挥着手。几千人排山倒海的高呼声，又变成了：“科比！科比！”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科比。他隔着球场不停地向观众挥手致意，面带微笑投了几次篮，在另一端看台上的我和其他人一起，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用《大话西游》中的话说，那一刻，他就是一个盖世英雄，从大洋彼岸踩着七彩祥云空降而来。第二年，科比又一次拿到 NBA 总冠军，我又跑去成都见了她一次。

见到科比，圆了自己年少时的一个梦。那一年我高考结束，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去消化那些被短暂封存起来的关于科比的视频、杂志与图书。暑假里，当得知科比会来成都时，我提前几周就去相关论坛搜寻资讯，报名咨询，寻找一切可能见到他的机会。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科比的？

最早的记忆是，小学时打篮球比赛，班里选择了洛杉矶湖人队的球衣，经过一番打听

后，我觉得 34 号奥尼尔太胖，出于虚荣心选择了科比的 8 号球衣。从那以后，科比就被我视作偶像。我对他的成长经历、球场纪录如数家珍，收集每一期《灌篮》杂志，在宿舍里贴满他的海报，模仿他的拉杆上篮和后仰跳投。十几年后，一个初中同学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 2006 年 1 月的一天，科比单场拿到 81 分，我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兴奋地对着所有人大吼大叫。

我为什么会喜欢科比呢？当时不满 16 岁的我，大概只是觉得他球技精湛，于乱军之中得分如探囊取物，是“篮球之神”乔丹的接班人。但后来我才意识到，更深刻的原因是，他几乎拥有一切我所没有的特质。我的胯下运球宛若慢动作，后仰跳投经常沾不到篮筐，原地摸高最多也只能摸到篮板……更重要的是，在面对困境时，我永远缺乏科比那样的勤奋、进取心与孤注一掷的勇气。

我初中就读于家乡最好的一所私立中学，全年级 1500 多人，我在最好的班级。但我那靠小聪明的学习方法不再奏效，每次考试成绩排名都在全班中下游。渐渐地，我似乎习惯了自己的落后，不愿去努力追赶，整天游手好闲，佯装洒脱——我怕纵使加倍努力，也追不上那些天资聪颖的同龄人。

科比就不一样了。他斗志旺盛，好胜心强，不仅拥有一流的天赋，还有极致的勤奋，能将自己逼至极限，不浪费一丝一毫的天赋。“见过凌晨 4 点的洛杉矶”是他最著名的标签，“第二名就意味着你是头号输家”是他最洪亮的亚军发言。他不甘居于人后，以球队“二当家”的身份夺冠，自己单飞独立带队后，屡败屡战，最终再拿两个冠军。那时候在我心中，科比是超人般的存在，是不可能失败的，他身上有所缺乏的另一面。

科比首次独立带队拿冠军的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年。一个月后，我上了大学。与中学封闭的环境相比，大学更加开放自由，我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对世界也有了更多新的认识。这时候，偶像在我心中逐渐“祛魅”了，我意识到偶像不是完人，不必在他的身上寻找自己未曾拥有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科比几乎从我的生命中淡出



不管你是何种类型的读者，你都不会错过阅读的美妙。天真地去阅读一本书，好过带着那种文化上的偶像崇拜、自负和势利的心理去阅读一部作品。

保持天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被各种信息渗透。然而，即便是精英人士，他们的见解也可能是肤

保持天真

● [美] 索尔·贝娄

◎ 李纯一 索马里 译



浅的。很多饱学的家伙，耳朵里塞满了晦涩的理论，实际上头脑却非常简单。也许那些“最有深度”的读者就是那些对自己最不自信的人。

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疑虑是，相比于感受，他们更愿意接受意义。

（从 容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一书）

了。我开始学会欣赏那些在竞技体育中不那么成功的个人和团队，哪怕是失败者。在“失败型”偶像身上，“人性”的那一面似乎更令人着迷：他们从巅峰滑落，跌倒，又努力爬起，最终归于平静，与命运和解。

科比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是他在2013年受重伤以后。他在带队冲击季后赛的一场关键比赛中跟腱断裂，一瘸一拐地走回场上，完成罚球，然后消失在球场尽头。看着那个镜头，我恍然意识到，原来强如科比，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不再是无所不能的“王者”，也会受伤，也会长久地陷入低谷。

但科比终究是科比，他最好的时光已深深铭刻在喜欢他的人心中。2016年，科比选择退役。那一年，也正好是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年。他退役的那一天，我正在清华大学的人文社科图书馆忙着写毕业论文，即将跟校园说再见。4月14日那天上午，当科比退役的告别赛打响时，我看到阅览室里至少有10台电脑，都同时播放着科比的最后一场比赛，大家四目相对，会心一笑。科比也没有让我们失望，他砍下60分，以一种最科比的方式跟我们道别。

那之后的科比，专注于父亲和商人的角色。然而，我们所怀念和喜爱的，依然是当年那个横冲直撞、棱角分明的年轻人。每当科比穿上运动装，带着女儿吉安娜出入各大篮球训练营时，球迷们都在翘首盼望着，他培养出一个女子篮球的不世之才。

这一切，在2020年1月27日被现实砸得粉碎。当科比离世的消息传来，国内还是凌晨，我被不断响起的微信消息提示声惊醒，之

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无从知道，也来不及悲伤。毕业后，我成了一名记者。当所有人都在纪念科比时，我却因要专心工作，连伤心和悼念他的时间都没有。只是我深知，以科比的性格，他会希望自己的粉丝像他一样，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沉浸其中，做到最好。

终于，有一天，当时间迫近午夜时，我忙完了所有工作，真正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纪念他。我想了很久，最后发了一条没有文字的微信朋友圈，配了两张图，一张是他离去的黑白背影，另一张是《灌篮高手》里的一幕场景。画面里，樱木花道在球队失败后哭得像一个孩子，队长赤木刚宪则像一位兄长，摸着他的头，安慰他，叫他别哭，要昂起头颅。

科比之于我，就像赤木刚宪之于樱木花道，是偶像，是榜样，也是兄长。他不仅有我没有的另一面，也教会了我面对成年世界的规则与残酷。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陪伴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是年少时光的伙伴与象征。他的逝去，也代表着我们青春的消亡。

如今，我长到了科比黄金年代的那个年纪，与他第一次空降成都时同龄，更能理解他辉煌背后的不易。初入中年的我，会时常念叨起这位年少时的偶像，想起那天被球迷们堵塞的成都一环路，想起在他退役的那个上午，那座图书馆里停下学习的年轻人和“不务正业”的十几台电脑屏幕。是他，让互相认识的我们同时从疲惫的现实中短暂抽离出来。也许，这就是偶像的意义吧。

（七里烟摘自微信公众号“橡果成长纪”）



拼 图

有一次，一名医生接诊一个有文身的骨折患者，他对病人说：“这个花纹我尽量给你对齐。”

病人表示十分感谢，然后问：“大夫，你拼图玩得好不？”

最高境界

“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虽说有些人是美食活地图，对一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美食店都了如指掌，美食店在什么位置，有什么特色，坐什么车去最方便，他们张口就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人远远不如我，因为我随便走进一家餐厅，手机都能自动连上 Wi-Fi。

预 防

从超市里出来，大妈空着两只手，她的孙子却左手提了一袋零食，右手提了一大瓶洗发水。路上碰到一个熟人，他指责大妈：“为啥让孩子提那么多东西，而你空着手图清闲？”

大妈一笑，说：“让他空出一只手来，只怕还没到家，袋里的零食就被吃完了！”

开 门

经过住院部的自动旋转门，一个可爱的小朋友问我：“叔叔，您能帮我推开门吗？”我说：“可以啊。”我推开门后，和她一起进楼。我问她：“是不是门太重，你推不开啊？”小朋友认真地回答：“不是，我嫌门太脏。”



撞 衫

新买了一件大衣，穿出去参加同学聚会，却发现跟班花撞衫了，我笑着对班花说：“好巧啊，咱们衣服款式差不多，只不过我的是长款，你的是短款。”班花看了看我，轻笑道：“哪里是差不多啊，就是一模一样，你的也是短款，只是你穿起来就成长款了。”

吃火锅

去吃火锅，自己偷偷带了点青菜，趁老板不注意从包里拿出来，正想往锅里放，老板忽然回头，用奇怪的眼神直直地盯着我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啊，老板，自己带了点菜。”

老板看了半天说：“兄弟，你不是对不起我啊！你是对不起自己，我们这里是自助火锅！”

成 绩

儿子拿着数学试卷回家，妈妈问：“成绩怎么样啊？”

儿子说：“不好说，非要

形容的话，可以用一个形容王羲之书法的成语来形容。”

妈妈一乐：“这么厉害啊！是什么成语啊？”

儿子说：“入‘目’三分。”

补 课

老师：“这作业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学生：“爸爸帮我做的。”

老师：“回去对你爸爸说，星期天他也要补课。”

蛀 牙

弟弟的练习册上有一道题：“小雷有 220 个棉花糖、134 个棒棒糖，今天他吃了 180 个棉花糖、98 个棒棒糖，请问，现在小雷有什么？”弟弟果断地写下：“蛀牙！”

买鲫鱼吧

有个人酷爱钓鱼，可总是一条也钓不到，他经常去鱼摊买鱼带回家，说是自己钓的。

这天，他还是没钓到鱼，便来到鱼摊，对老板说：“给我来两条鲑鱼。”

老板一看是他，便说：“你还是买鲫鱼吧。你老婆早上过来说了，今天让你买鲫鱼，她想炖汤喝。”

恋爱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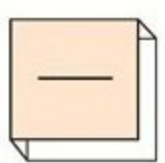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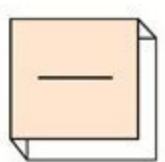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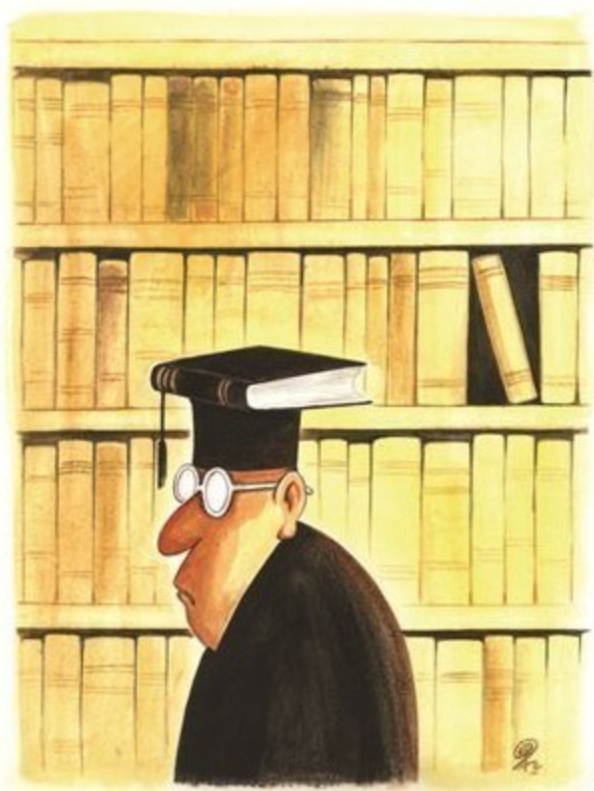
女：“谈恋爱的条件是什么？”

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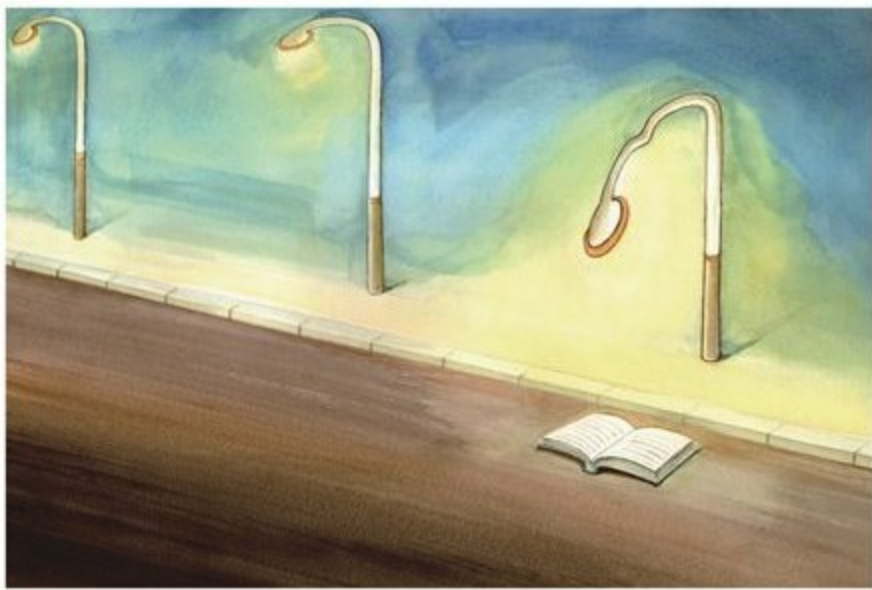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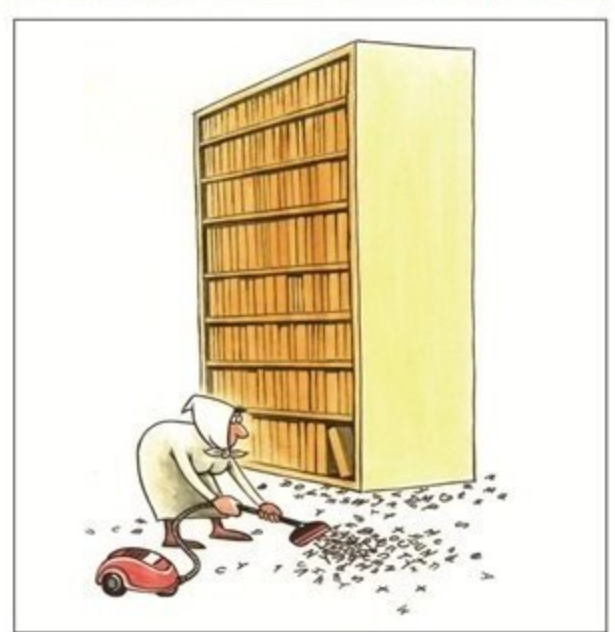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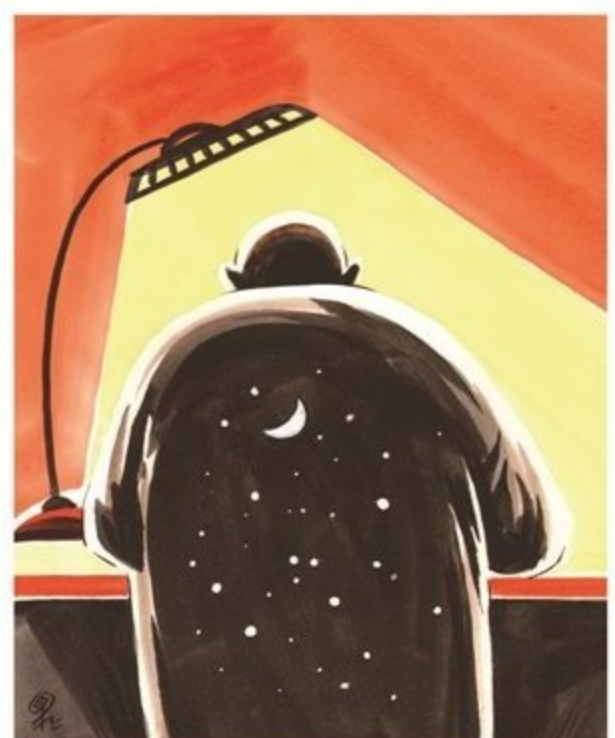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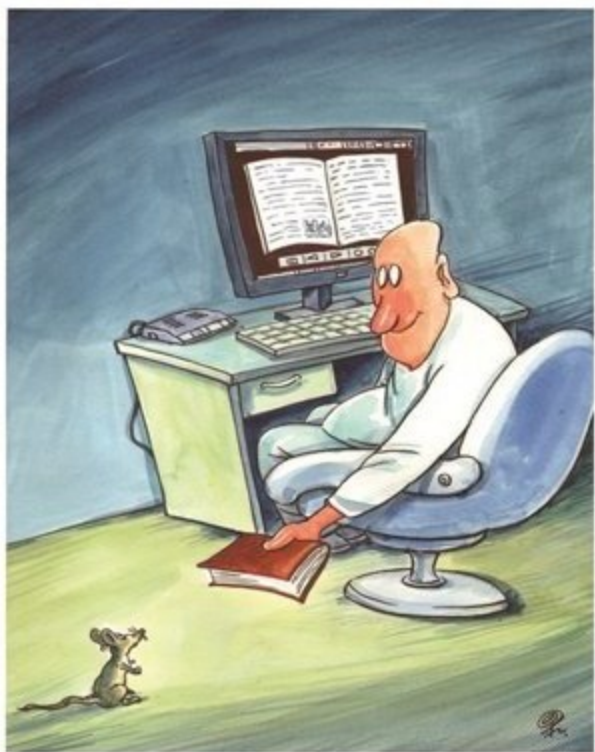
女：“废话！”

男：“没错，还需要一堆废话。”

（林 一、潘光贤等摘）



●毕力格





白卷和33分

蔡朝阳，家住绍兴，人称“麻辣语文教师”，曾和朋友合著《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引发轰动。但当他的儿子菜虫面临小学择校时，他思虑再三，还是选择让儿子上公办小学。原因有三：首先，读公办小学是最经济划算的；其次，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在公办小学，菜虫可以遇到足够多的同龄人，满足他与同龄人交往的需求，发现与他相似或者截然不同的孩子；最后，他认为，小学里的课程、成绩之类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好习惯的培养，比如，每天阅读的习惯，每天有一段时间安静地待在书桌前专心做某事的习惯。

最核心的要素仍在于家长。开放的观念与温和坚定的信念，可以使家长更有力量。

蔡朝阳家的房子原本对应绍兴当地最好的小学，但他卖掉学区房，放弃让孩子读名校的机会，为孩子选择了并非名校的戴山小学，理由是“环境好，作业少”。

蔡朝阳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不急功近利的、有足够时间去虚度的童年，“上小学，学校不是决定性的，童年才是一个人至关重要的时期”。

自然，他不会给儿子额外布置课外作业，也不会给他报任何学科的辅导班。

不过，开学一个月后，蔡朝阳就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的声音里透着担忧：“菜虫爸爸，今天考试，虫虫一道题也没做，把空白卷交了上来。”

挂了电话，蔡朝阳没有紧张，只是有些好奇。下午菜虫放学后，他问：“菜虫，你们今天考试了？”

“嗯。”

“那你考了几分啊？”

一位父亲的教育选择

● 沈佳音

“我没有分数啊。”

“没有分数？”

“爸爸，什么叫考试啊？”

原来，菜虫不知道什么叫考试，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个叫作“考试”的怪物。考试的40分钟里，菜虫在玩切橡皮。这是开学的最初一个月里他和同桌最喜欢玩的游戏。

没过几天，菜虫回来跟他说：“爸爸，今天考数学了，我考了33分。”

这就是菜虫求学生涯的开端。后来他再没有交过白卷，但也谈不上逆袭。对于儿子的成绩，蔡朝阳和妻子的态度是，不做过多的评价。若分数高，就简单表扬一下；若分数低，则顾左右而言他。

人生很漫长，因而童年的准备阶段尤为重要，这个准备不是指分数名列前茅，也不是指品学兼优，而是在意志、品质之外，始终保有那种与生俱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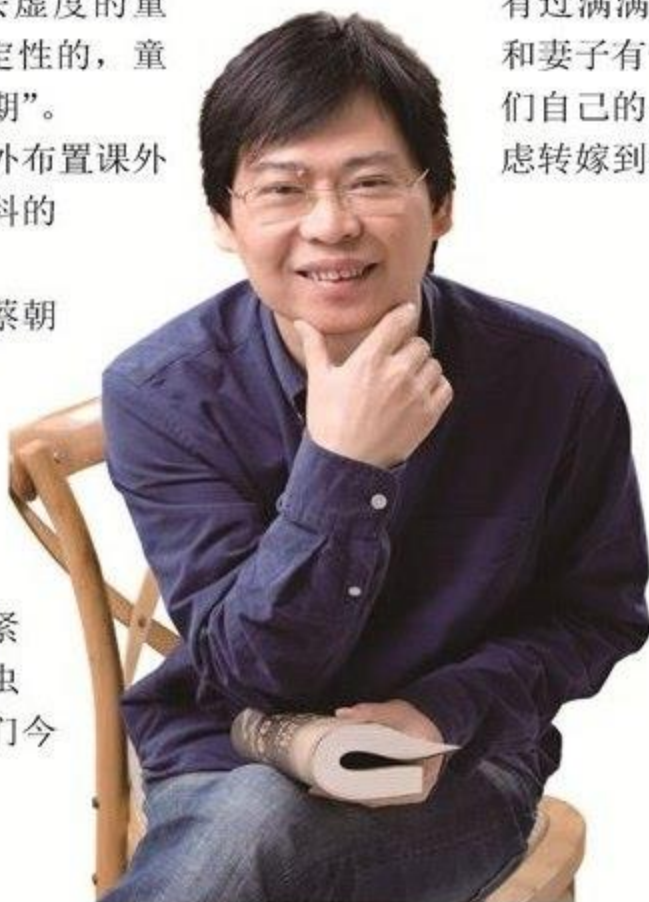
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

身为教师，多年来最令蔡朝阳感觉力不从心、无从帮起的，就是那些丧失求知欲的孩子。他说：“关于养孩子这件事，谁没有过满满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呢？”但他和妻子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焦虑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去承担，不要把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

生活中，蔡朝阳和妻子也一直被亲友指责过分宠爱孩子，没有原则。蔡朝阳却觉得自己育儿从不“佛系”，但也不“鸡娃”，只是大家在乎的东西不一样。“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我在乎的是他成为一个能够自我负责的人，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我的理念是温和而坚定，自由而不放纵。”

你的孩子，值得你信赖

不过，在菜虫小学升初中





时，蔡朝阳还是买了一次学区房。

菜虫上四年级时，原来和他在同一所小学的三个熟悉的姐姐，都上了初中。其中两个进了同一所普通学校，另一个去了一所名校。

开学一个月后，菜虫聚会时碰到三个姐姐，听她们各自吐槽自己学校的各种规定：不准戴头饰，不准戴挂件，不准涂指甲……作业还多得不得了，要做各种试卷，据说作业时常会做到半夜。

这两个姐姐吐槽时，名校的姐姐一直不作声，突然轻轻地说了一句：“这算什么啊！在我们学校，不准笑。”

菜虫正在拿筷子夹肉，惊得肉都掉了，问：“不准笑？”

接下来几天，菜虫就开始未雨绸缪，催促妈妈：“该买学区房了，我要去那两个姐姐上的学校，而不是那所不准笑的名校。”

蔡朝阳夫妻俩按儿子说的办了。

但是初中跟小学完全不一样，一进去，就面临中考的压力，每个孩子都没有办法躲避。入学摸底考时，菜虫的成绩很差，数学和英语都没有及格。

面对菜虫的成绩，蔡朝阳真的不焦虑吗？

“肯定焦虑啊。孩子上小学时我焦虑，上初中时我也焦虑，但是焦虑是没有用的，消除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化焦虑为动力。”蔡朝阳把自己消除焦虑的办法总结为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如果你焦虑，那就管住你的嘴，不要在孩子耳边念叨；迈开腿，到外面散步去，不要在孩子身边待着。把学习交给孩子自己，你就去做一些你可以做的事，力所能及、能够帮到孩子的事。”

还有一个策略：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孩子学习成绩下降了，没关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找到根源，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完了，怎么办。有一部印度电影《起跑线》，影片里有一对

买了学区房的夫妻，老婆永远在担心孩子要是不读好学校，将来吸毒了怎么办，你不要认为你的孩子这次单元考试成绩下降，他将来就会学坏。”蔡朝阳说，“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还是一个浪荡少年，每天跟一帮小混混在街上

玩，打电子游戏、打台球。寻找自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是在20岁以后才找到自我的。你的孩子，值得你信赖。”

尽管已经选择了学业负担相对较轻、管理相对宽松的学校，菜虫还是不喜欢自己选的这所学校，

觉得学业很艰辛。有一天，他突然问蔡朝阳：“爸爸，你以前不是说让我读

国际学校吗？”蔡朝阳说：“读国际学校也是有门槛的，要学英语，要考试。”菜虫说：“爸爸，你给我报个英语班。”

于是，菜虫第一次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老师对蔡朝阳说：“你们家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都是父母逼着来的，只有他是自己要学。”

这是菜虫在学习上最投入的一次。他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他当上了英语课代表，还在学校得了“腾飞奖”。

在变革的时代，教育何为

菜虫的成绩的确不算好，蔡朝阳对此也毫不讳言：“我不会把我的孩子塑造成很成功的学霸形象，他不是的。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杰出的小孩，但是他从小学到初中再到现在上国际学校，我都看到他在持续地进步。”

他给儿子起名“菜虫”，虫子很渺小，但是虫子有虫子的自我，它不需要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或许有一天，它还会破茧成蝶。

“菜虫是一个独特的小孩。我们不期待他出人头地或出类拔萃，而希望他能以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生活在这世上。”他相信菜虫是有后



蔡朝阳和儿子菜虫



《知识的诅咒》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假设有一家公司打算给员工发1000美元的奖金。请问以下3项，哪一项最能鼓舞你？

1. 想想这1000美元能干什么吧！可以是一辆新车的首付，或者是你房子的一处小装修。

2. 想想把这1000美元存在银行里会给你的生活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3. 想想这1000美元表明公司对你的工作是多么肯定。公司显然认为他们雇你的钱没有白花。

绝大多数人选择第3项。1000美元算什么？我难道是为了这点小钱而努力工作的吗？

这个实验的关键部分是：“你认为以上3项中，对别人最有效的是哪一项？”这时候大多数人选择1或2。

也就是说，人们在认为自己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而工作的同时，却普遍相信别人都是为了钱而工作。

在我们眼中，别人都是俗人。这个实验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那就是在别人眼中，我们也是俗人。

（冬 冬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



发优势的。

有一次，在从上海回绍兴的车上，蔡朝阳和菜虫讨论为什么有的父母费尽心思让孩子去接受各种各样的好教育，去名校就读，等孩子大学毕业后却让他们回到家乡，在自己身边做一名公务员。“你的孩子，他的征途可能是星辰大海，而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要限制他？”

他打趣说：“为什么很多男人30岁以后就不再进步了？因为他们没有自我，生活都是父母安排的。他们常这么想，父母逼我上大学，我上了；逼我去当公务员，我当了；逼我去结婚，我结了；逼我生孩子，我生了。30岁以后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要去玩了！为什么我专门指责男人而不说女人呢？因为很多女人30岁以后当了妈妈，这个身份会让她们有巨大的动力去学习。”

蔡朝阳喜欢说一句话：“爱你所爱，如其所是。”你爱你的孩子，就要让你的孩子成为他自己。

蔡朝阳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游戏公司，公司里最厉害的设计师其实是一名厨师。在做设计师之前，他做了6年厨师，因为他父母觉得家财万贯不如薄技随身。就这样，这位最棒的美术设计师辛苦地做了6年厨师，直到入职这家游戏公司。

而这家游戏公司的老板在LIFE教育创新峰

会上做了一次主题演讲，题为“寻找不存在的人”。题目的名字来源于特斯拉公司在网上发布的一份招聘信息——我们在寻找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他们所说的不存在的人，是一直都存在的人，只是这些人之前从未被命名过，比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飞行员是不存在的人；在电脑发明之前，程序员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人一定是具备持续学习能力、保持着无限可能性的终身学习者。他们可以适应无法掌控的未来。”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真正确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要有自我，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这也是蔡朝阳一直强调的。他说：“我们不要再拿过去的那种方式去教我们的孩子了，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处于深刻变革的时代。如果我们再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去教育孩子，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所以，父母要树立崭新的教育观，要做爱学习的父母，要有面向未来的教育视野。

“当初卖掉学区房，没有让孩子读名校，你现在回想起来后悔吗？”最后，我问他。

“当然不后悔，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蔡朝阳回答道。

（冰燃雪摘自《看天下》2021年第15期，本刊节选）



寄生

●蒋曼

朋友阿袁因女儿又一次为某女团寄出礼物而十分愤怒。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演出服，价值不菲，女儿自己都舍不得穿。争吵不可避免，结果依然是各自委屈。

追星，阿袁能理解。她年轻时，也买过明星的海报、磁带、碟片，但她还是无法理解女儿的疯狂：一个不出名的女团，偶尔上一次综艺节目，演唱会门票一张一千多元，这就算了，后援粉丝会时时打“鸡血”，一会儿接机，一会儿拉票，一会儿应援，一会儿众筹。众人拾柴火焰高，粉丝们幻想着把自己的偶像打造成巨星，群策群力，一点儿也不懈怠。

阿袁女儿说：“这是我攒的钱，用在我喜欢的事情上，没啥不对。我就喜欢她们穿上我送的衣服，登上舞台。我这辈子都没法过那种闪闪发光的生活，所以就让她们代替我成功。这是现实中我没法实现的梦想，是另一种生活的体验，你们不懂。”

“寄生”不再是一种生物圈的互利互惠，也不仅仅是勤劳而获。今天的年轻人尝试把自己的人生理想、感情、体验

寄托于某位明星身上，如果没有，他们就创造一位。

歌迷不再是歌迷，“饭圈”是追星文化的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粉丝组成俱乐部，参与偶像的包装和宣传。为偶像拉票，帮偶像维权，替偶像喊冤叫屈，与经纪公司谈判。



在不遗余力地为偶像造势的过程中，每一个平凡的参与者都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知乎”上有人问：“得了抑郁症，感觉生无可恋，怎么办？”热门回复是：“去追星吧。”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寄托在另外一个鲜亮的身体上，来扫除自己的阴霾。

其实，除了通过追星获得某种满足，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也让人欲罢不能。在节目里养育孩子、相亲恋爱、结婚旅

行、职场打拼，所有生活的环境皆可模拟。职场观察类节目寄托普通人对职场的想象和野心，恋爱、结婚类真人秀寄托爱情梦。

明明是自己从未经历的事，却能够看到别人做时的情景，听到他们的声音，通过自己的想象模拟感受，还会在脑中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浮想联翩。一个人，即使在自己的人生中无所事事，也能获得足够丰富的人生体验。我成功与否无所谓，只要你能登顶，我的快乐便和你的一样，对你的一切，我感同身受，如同你身体的一部分。

越来越逼真的代入感，就像饮料替代了白开水。不必担心自己的人生乏味，让自己的希望与快乐寄生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替我们恋爱，替我们努力，替我们精彩，替我们过跌宕起伏的一生。害怕生活中真实的粗陋，就在他人的外壳中“寄生”，把灵魂和情感附着于某个人。对别人的生活如此用劲，以致荒芜自己的人生也心甘情愿？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17期，王原图）



我发现自己很快想念起妈妈和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猫、我们那片满是小石头的坡地。可是我不敢说出心里的想念。我在夜里哭过，但一想到“男子汉”这几个字，眼泪就立刻止住了。

我的师傅没有多少话，只有一双雪亮的眼睛，这眼睛看着我，代替了千言万语。我常常通过这双眼睛猜测他要说什么。有一次，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有这样的恳求：“叫我干爸吧。”我就轻轻地叫了一声。他挨近我一点儿，手摸着我的后脑勺，跟爸爸的动作完全一样。

与师傅熟悉、亲密起来所用的时间，和与那只猫亲密起来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它和主人一样对我，简直一模一样。师傅抚摸我的头以后，它也跳到我的怀中，一下一下蹭我的下巴。我与它单独在一起时，小声问：“干爸领你去捉鱼了吧？”

我的鼻子总是离不开香香的鱼腥味儿。师傅这儿最了不起的东西，就是那碟诱人的鱼酱了。它是用鱼做成的，它就是鱼。可以说，在师傅这儿每天都可以吃到鱼，这是多么惊人的

事实，这是山里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我用力压住了心底的惊讶，若无其事地观察和享用。

师傅的小石头房子看上去矮矮的，因为它伏在地下一大截；如果进到了里面，就会觉得高而且敞亮。它由一道小门连着外面的棚子，还有一截石头砌成的地道——差不多就是一座令人喜爱的小迷宫了。地道里放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里面装了各种好吃的东西。棚子里挂了许多杂物，有辣椒串、大蒜串、一束束草药，还有一些皮绳和布条等。棚子和地道从外面也可以进入，但要搬开柴草之类的掩护物才找得到入口。

一个浅绿色坛子里装了香喷喷的鱼酱，猫蹲在上面，像在守护。

师傅也有一片地，不过它小得很，只有两个炕面的大小。但是这一小片地特别肥沃，师傅侍弄得精细极了，地里没有一颗石子，也没有大点的土块。地里种了蔬菜，有韭菜和茄子，还有辣椒、白菜和豆角。石堰旁还结了几个甜瓜，甜瓜眼看就要熟了。师傅领我到田里做活，除草松土。那甜瓜的气味越来越浓，师

左猫右爸

●张 炜





傅笑吟吟地摘下来和我分食。我们并排坐在堰上，吃着瓜。我来到小屋许久了，第一次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又待了一个多星期，我才发现师傅还有另外一块地，它在远一些的山坡上，跟我们家的一样，也是由小块组成的。这里种了地瓜和玉米，虽然没有下面的小菜园那样精细，却也比我们家的好上许多。这里的庄稼并不缺水，这是一个奇迹。

一切都依赖那口水井。在一棵爬地柏的旁边有一个井台，上面安了一架辘轳。我从井口往下看，发现里面有汪汪的水，它清楚地照出了我的影子。

在天冷之前，小屋里外的活多了起来。师傅干什么我干什么，他只是做，几乎不说话。我和他一起收了地里的粮食，又摘下通红的辣椒，把一些地瓜放进地道里，把剩下的再切成瓜条晒好。我们劈了一些木头，撮成“井”字。地瓜蒸熟后再切成条晒干，然后掺上细细的河沙，在锅里炒成地瓜糖。这种做法和我们家一模一样。除了地瓜糖，还有炒花生和炒豆子。喷香喷香的气味满屋都是，让我一天到晚都很快乐。

忙完所有的事情，冬天还没有到来。师傅站在小屋前看看南边的天色，用一段麻绳扎了裤角。他抄起一个篮子，看看我。我知道他要领我出门了。我们一前一后，猫跟在最后面。

从山谷绕出来，一直往东、往南，拐进一道幽深的谷地。这里有一些倒下的树木，还有死去的芦苇。没有草的地方露出白沙，这让我想起了沙河集。师傅在一些倒下的树木跟前停了脚，又小心地踏着其中一根往前，示意我跟上。

原来在它的一端有几个水坑，水面不大，四周有草须覆盖着。这样的坑洼和水我记得以前也见过，它们都是夏天发大水时积下的，来不及干涸。不过眼下的水坑和水洼多一些，水的颜色深一些罢了。师傅做个手势，不让我出声，然后就在一个坑边蹲下了。他用一根枝条在水面上轻戳几下，水边的草须就微微活动起来。他把手中的篮子交到我手里，挽起了袖子。猫也跟过来，它的头一上一下活动着，眼

睛死死地盯住主人的手，再盯着草须。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让我怎么也搞不明白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

师傅只是静静地蹲着，看，不吱一声。突然，他的右手五指捏到一起，“唰”一下插入草须……水中一阵跳跃和扑腾，一条二拃长的大鱼被拖了出来，师傅的手指就抠在了鱼腮那儿。鱼的尾巴猛烈拍击……我情不自禁地惊呼着，猫都被我吓坏了。

篮子里装了那条大鱼，我们往回走。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必须张大嘴巴喘气。我走在师傅的后边，紧紧跟上。我暗暗赞叹：真了不起！真是师傅！爸爸啊，你一点儿都没有弄错，他就是鱼王！瞧他不费一点儿力气，一伸手就从水中逮住了一条两拃长的大鱼……

这一路上我还想到上学那个地方的绿水，那么大的片水，该有多少鱼啊！再就是我和爸爸以前看过的那些水洼和坑洞，又该藏了多少鱼啊！我最后还想到了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师傅会把这条鱼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敢说，只是等着看，看他怎么处置这条大鱼。

回到屋里，猫慢吞吞地围着装鱼的大篮子走动。所有猫在最快乐的时候，都会这样慢吞吞地走。有人以为它那时会跳跃，错了，它最得意、最幸福的时候，总是这么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嗅几下。师傅把鱼剖开洗净，去鳞，一转眼就收拾好了，然后就是涂上酱，撒上盐和胡椒粉。我由于离得近，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

锅里的油烧好了，鱼哗啦啦倒进去，猫和我一齐大叫。我们都受不了这么大的腥鲜气、油和各种古怪的香味。师傅不理我们，他只是用一把木铲飞快地翻动、拍打，然后又添水。锅盖盖上了，白气“扑扑”地喷出来。

我无法在一旁待下去，只到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和嗅。我的鼻子受不了。我被这条大鱼的味道、被师傅弄出的各种味道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在那儿吃惊地张着大嘴。我敢说，整个大山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师傅一样的人，会这样做一条大鱼。

锅继续喷着白气。师傅在一旁的小桌上摆了碗筷，还摆了一个冒气的壶。我又惊讶了，



送给丈夫助消化的柑普茶，他称之为“小橘子茶”。我买了一个印着年轮的麻布包，他看了一眼，说：“树桩子嘛。”

我觉得丈夫像一个翻译，使我那被过多的书面语言架空的虚浮精神，在他那里降落、抓地、口语化，成为温暖密实的日常生活。

我妈也是一个翻译，她把一切情境都译成家庭。我爸住院的时候，病房越来越像家：搁架上的电饭煲在煮米饭，洗手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我妈迎着阳光在窗户



翻译家

●黎 戈

下补衣服。我带着女儿皮去探病，我妈很自然地把皮的小辫子解开，给她洗头，细细地梳。皮坐在病房的露台上晒头发，我一进病房就想换睡衣。

皮也是一个翻译，我孤冷的屋子的墙面被她画了

画，摆了手工作品，成了天使驾临之处。

日本人说木匠是“用木制器皿把木头的语言翻译出来的人”，就是用具象的事物来诠释和演绎树的活力，这是一种

种理解和传导生命力的途径。理论家往往不能给我精神力量，而生活家和行动家却能，因为他们把“爱”“生命力”“善意”都翻译成了具体的东西，更利于吸收。

（清荷夕梦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鸟睡在我身旁》一书）

因为我嗅到了酒的气味。我咬着牙不作声。

师傅将我和猫招呼到小桌前。他将鱼和汤盛在一个大碗里，又给我和猫碗里分别加了鱼肉和汤。与猫不同的是，我与师傅都有一个杯子，里面倒有深棕色的老酒。烫烫的酒啊，我从来没有喝过。这鱼太大了。师傅吃了，猫吃了，我也吃了。

这种美妙的滋味我第一次尝到。我抿着嘴，吃肉，喝汤，大口吸气。师傅让我喝酒，我就喝了一小口。这是格外奇怪的味道。喝完小小的一杯，我心里是滚烫的，无比快乐。

“孩子，早该为你做这样一餐饭啊！”师傅的眼角有点湿润。

我小声叫着：“师傅，干爸……”

这是入冬之前，小石屋里发生的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我在这儿非常幸福，于是，更加想念爸爸和妈妈。

冬天就这样来了。大山里的冬天，外面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山里人忙上一年，主要为了熬过冬天。大雪，北风，还有像怪兽一样的吼声，那是半夜从山中传过来的。这些加在一起，吓唬我们山里人。

可是在师傅的小屋里，一切都不可怕。火炕总是烧得热乎乎的，躺在上面听外面的各种声音，回想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我有时觉得像在做梦一样。不知怎么我就睡着了，梦也就真的出现了。梦中有种种情景，有的让人高兴，有的让人伤心。梦中爸爸牵着妈妈的手来了，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我把手放在身后。我微笑着，猛地将背后的手举起来，手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我还做过这样一个梦：师傅变成一只大鹰，我伏在他背上飞啊飞，飞到了一片从来没见过的大水中央。

梦中差不多总是有鱼有水。

夜里风声大起来，我会不由自主地偎到师傅身边，他就会拍着我的背安慰我。我做噩梦时就紧紧地钻到他的怀里，他那儿就一直抱着我。我在梦中叫着：“爸爸，爸爸……”我的右边是干爸，左边是猫。我从梦中醒来就搂住猫，它的四爪抵住我的胸口和肚子。我亲它的额头，它舔我的胳膊。

小石屋里的冬天，晚上比白天更好。

（在水一方摘自明天出版社《寻找鱼王》一书，李小光图）



鲁迅的壁虎与猴头菇

◎许晓迪

薛林荣所著的《鲁迅的饭局》里写了一只壁虎。不是作为吃的，而是作为宠物。

1912年5月5日，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第二天便住进了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被34只臭虫赶到桌子上睡了一夜。白天，他去教育部上班，“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晚上听着福建来的邻居“大噪如野犬”，平时以抄古碑、辑古书、读佛经的方式消遣度日。夏夜，他便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

一只壁虎，被他养在小盒子里，每天喂稀饭，长得又胖又大，人来了也不逃走——这只小宠物，是他枯寂生活中的一点小小情趣。

在《鲁迅的饭局》里，鲁迅是“北漂”一族，吃不起广和居的烩海参、烩鱼翅、糟熘鱼片，只能吃些熘丸子、炒肉片之类廉价的家常菜；常常嘴里“淡出个鸟来”，动辄饮于酒馆；他喜欢稻香村的萨其马，曾站在北京的街头大吃葡萄，夜里写完两封信、吃了3个梨，还要在日记里感叹一句“甚甘”。

自1912年来到北京，

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鲁迅24年间的饮食地图和人生轨迹被作者薛林荣一一写下。一场场“饭局”背后的鲁迅，是一个微观、立体的鲁迅——他是首席气象记录师、现代图书封面设计师、重度甜食爱好者、另类宠物饲养员、植物爱好者……伫立于民国历史现场，串联起一张繁复的知识分子之网。他们通过饭局相识、相交、相离，从亲密无间到冷嘲热讽，甚至大打出手，背后涌动着错综复杂的政见、思想与人情世故，却往往被斩钉截铁般的宏大叙事轻易掩盖。

到了1936年，鲁迅的身

体日渐衰弱。吃饭由许广平送至楼上，半小时后许广平去取盘子，饭菜有时竟原封未动。6月后，更是几乎逐日接受注射，间断地发热、吐血。8月25日，鲁迅得到曹靖华寄来的“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盒，灵宝枣二升”。两天后回信道：“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羊肚菌亦做汤吃过，甚鲜。猴头菌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及农学家研究，也许有法培养。”再过11天又写信，还是津津乐道：“猴头菌已吃过一次，味确很好，但与一般蘑菇类颇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名字。”

而此时距离他病逝，只有一个半月。

这年10月，鲁迅只活了19天，却去剧院看了3部片子，还惊喜地写信向朋友推荐。去世前8天，他领着全家去法租界看房子——在他眼里，生活依然充满乐趣和希望，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这就是鲁迅，对一只壁虎、一枚猴头菇的热爱里，是一颗强韧而柔软的心。

（路凌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10期，张伯涛图）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暴饮暴食？管不住嘴可能只是表象，贫穷才是背后的元凶。穷会让人吃得更多。

电影《西虹市首富》中，杨超越的一句“燃烧我的卡路里”，吼出了多少男男女女的心声。现在的人们要么正在减肥，要么想要减肥。可一些人嘴上说着不要，却非常诚实地大吃特吃。是自制力太差？是易胖体质？心理学研究表明，管不住嘴可能只是因为你太穷，穷人比有钱人更加容易暴饮暴食。

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有钱人掌握了那么多资源，他们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应该吃得更多。穷人没有钱怎么会为所欲为地吃，管不住嘴怎么可能是因为穷呢？

为了更加直观地感知这样的现象，我们先了解一组数据：世界上的肥胖人口有2/3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在温饱问题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非洲地区，超重儿童的数量甚至超过了1000万。也就是说，在当今社

贫穷会限制你的自制力

●周欣悦

会，胖人大多数是穷人。

不仅是现实中的数据揭示了这样的现象，实验室里的研究结果也是一样。人们感觉自己比别人穷时，会吃掉更多高热量的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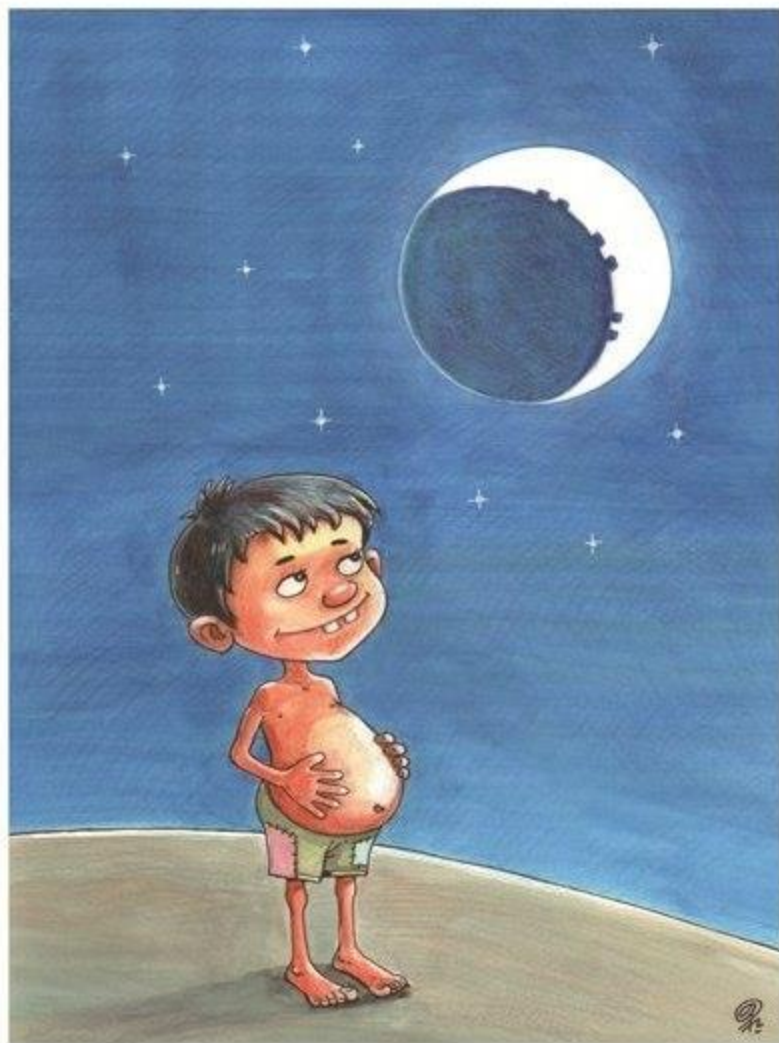
2017年，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科研人员把参与者分成两组，诱导其中一组人把自己想象成穷人，而让另外一组人把自己想象成富人。之后，研究者让参与者单独看一部电视剧，并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了薯片、巧克力豆以及葡萄干等零食。研究者告诉他们，可以随便吃这些零食。实验结束后，研究者对每个参与者吃掉的食物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当参与者把自己当成穷人时，他们平均每人吃掉了88.24卡路里的零食；而那些认为自己是有钱人的参与者，平均每人只吃掉了53.62卡路里的零食。而且，“穷人”并没有吃掉更多健康食品，而是吃掉了更多薯片和巧克力豆这种不健康食品。

为什么穷人更加管不住自己的嘴？这背后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它本就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一种规律。很多动物在冬天时很难觅食，面临着食物匮乏的问题。为了让自己在寒冬生存下来，从秋季开始，动物们就会不停地吃，在体内积攒各种营养，特别是脂肪。人们在没有钱时，就跟感觉到寒冬正在逼近是一样的，有一种对匮乏的恐惧和焦虑，此时吃更多的东西就是度过“寒冬”的重要方式。

而且穷人没钱购买各种各样想吃的东西，他们没有“车厘子自由”，因此会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摄取高热量的糖和脂肪，从而让自己获得满足。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没有钱不仅会让人们想吃更高热量的食物，还有可能让人们喜欢尺寸更大的食物。

法国巴黎高等商学院的迪布瓦和美国西北大学的鲁克尔制作了一些不同人吃不同大小食物的视频，然后把这些视频放给183名大学生观看。有一些大学生看到的是某人在吃大号的汉堡，有一些大学生看到的是这个人在吃小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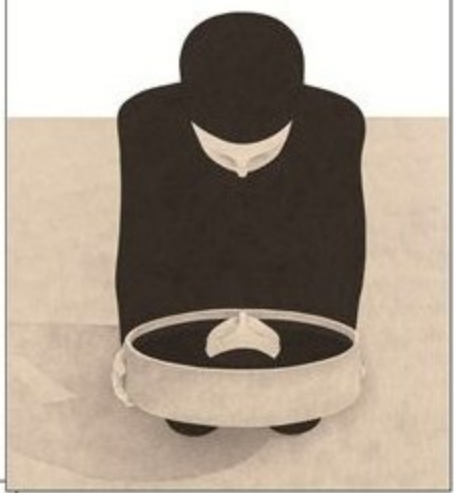


范仲淹在睢阳讲学时，秀才孙明复钦慕其名，不远千里从泰山赶来拜见。临别时，范仲淹赠给他十千钱。

第二年，孙明复再来，范仲淹又赠给他十千钱，并好奇地问：“路途遥远，你为何风尘仆仆地一再赶来？”孙秀才忧愁地说：“家有老母无法供养。”范仲淹说：“两年奔波，你又能得到多少钱呢？不如我给你在书院谋个差事，每月可得三千钱贴补家用，你可愿意？”孙明复喜出望外，连连拜谢。

贫穷累人

◎路卫兵



范仲淹给了他一本《春秋》，让他加强学习。后来范仲淹离开睢阳，孙明复就辞职回家了。

十年后，孙明复在泰山一带讲学，专门教授《春秋》，一时名声大噪。范仲淹听说后慨叹道：“贫穷真是累人啊！假如一个人每天为吃饭问题奔波，那么就算像孙明复这样的人才也会被埋没。”

（秋水长天摘自重庆大学出版社《白衣飘飘的年代》一书，（韩）金大珪图）

的汉堡。看完视频之后，学生们需要评价一下这个吃汉堡者的社会地位。结果发现，学生们通常觉得吃大号汉堡的人比吃小号汉堡的人有钱有权。既然人们会通过食物的大小来判断别人的社会地位，那么人们是否也会因为想要展示更高的社会地位而选择更大尺寸的食物呢？

在另外一项实验当中，研究者招募了142名参与者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3组当中。高权力组的参与者需要回忆一次自己对别人具有控制力的经历；低权力组的参与者恰好相反，回忆的是一次自己没有控制力的情况；控制组的参与者只需要回忆自己去杂货店的经历。在这之后，3组参与者都要在“大、中、小”3种不同杯子的奶昔中进行选择。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起高权力组和控制组，低权力组的参与者更多地选择了大杯的奶昔。

为什么穷人会更倾向于选择大的食物呢？因为在生活中，大的东西总是为有钱有权的人所有。有钱人住在豪宅里面，可以坐豪车，甚至连坟墓都会比较大。长此以往，人们会把“大”跟“有钱有权”联系在一起。同理，当穷人感到自己的匮乏时，他们容易选择体积很大的食物来弥补自己的匮乏心态。

穷人管不住嘴。如果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管不住嘴的现象就会减少吗？说到富裕国家，美国肯定当仁不让，但是美国的肥胖人口

超过了1.6亿，高居世界第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贫穷让你管不住嘴，即使你不穷，生活在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你也很容易管不住嘴。

为了更好地证明社会贫富差距与肥胖率之间的关系，纽约大学的皮克特在2005年选取多个国家作为样本。这些国家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国民总收入排在世界前50位，人口超过300万，有贫富差距的相关数据，有1990年以后的肥胖患病率及人口估计数据。最终皮克特选取了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在内的21个国家作为样本。

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男性的肥胖率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达到0.48，女性的肥胖率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高达0.62。同时在这些国家中，糖尿病死亡率也与收入差距存在0.46的相关性。说到“管不住嘴”，食物能量的摄入量与收入差距也存在0.5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贫富差距越大，人们吃得越多，越容易肥胖，也越容易患上糖尿病。

贫穷不仅限制了你的想象力，还限制了你在饮食上的自制力。另外，即使你不穷，生活在贫富差异悬殊的国家，你也会管不住自己的嘴。

（林冬冬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身边的金钱心理学》一书，毕力格图）



赢在起跑线上的孔融

●陶瓷兔子

1

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孔融的知名度很高。

就算曾侥幸逃过被“融四岁，能让梨”支配的恐惧，你也一定多多少少听说过他和陈赍的精彩对呛。

彼时，一个名叫李膺的名士在洛阳任职，孔融一家正好搬到了那里。孔融仰慕李膺的大名，登门拜访，门人却告诉他，李膺只见名士或者亲戚，闲杂人等一概不予通传。

年仅10岁的孔融灵机一动，对门人说：“我是李膺先生的亲戚，有事要跟先生面谈。”

门人不敢怠慢，赶快跑去通报，可李膺并不认识这个陌

生的小孩，他说：“你说你是我的亲戚，可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你？”

孔融不慌不忙：“我们的先祖孔子和老子有师生情谊，所以算起来，我们当然是世代通好了。”

在场的宾客无不惊奇，唯有太中大夫陈赍啧啧摇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孔融立刻反击：“想君幼时，必是了了。”

陈赍被呛得无话可说，李膺则哈哈大笑：“你现在聪明，将来一定能成大器。”

于是，孔融一战成名。

2

名声有了，仕途之路自然也就通了，但孔融一直端着架

子不肯出仕。直到32岁，他才半推半就地被司徒杨赐征辟为属官。

当时，何进因平叛“黄巾之乱”有功，被任命为大将军，孔融奉杨赐之命前往祝贺。

司徒和大将军一文一武，算得上平起平坐，孔融本就是天下名士，又代表杨赐，无论如何也有资格成为座上宾。

何进的门人却因为孔融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塞银子打点，就找借口不肯帮孔融通报。

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就算是入乡随俗塞点好处费，回头也能找杨赐公费报销，但问题是，让年少成名、心高气傲的孔融去做这种事，他根本就拉不下这个脸。

拉不下脸，就进不了门，看着何进门人一脸小人得志的样子，孔融选择了最具戏剧性的一种处理方式：他直接一个箭步上前，把杨赐的名帖夺了回来，然后扬长而去，还放出话来，说自己这个官当得没意思，还不如回家种地。

孔融不过是一个小文官，按重要性来讲可有可无，可在汉末，这种狂傲不羁的做派，偏偏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是否真名士的重要标准。

越是态度高傲，越是口下不留情，就越有一呼百应的魅力。而得罪一个名士，就相当于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于是兵权在握的何进也只能忍下想杀孔融的心思，甚至还亲自跑到孔融家道歉，请求他不要辞职。

对何进来讲，这不过是图



谋大事的人，为了拉拢人心而做出的小让步。可对孔融来讲，它的意义很不一般。

如果当年反驳陈豨赢得满堂喝彩，不过是无心插柳，那么这一次以退为进，让何进不得不让步则是小试牛刀。

孔融已经在自己内心推算出了一条“出圈”之路：管什么长幼，管什么高低，只要我愿意，全天下没有我不敢得罪的人，反正我得罪的人越厉害，就有越多的人挺我。

3

不得不说，孔融的确一度给自己找准了路。

虽然只是一个小官，孔融却动辄指摘国家大事，三公九卿，没有他不敢批评的。

猖狂如他，一度成了无数读书人的精神领袖，不仅唬得何进没了脾气，就连董卓进京之后，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

可整不死他，不代表对他完全没有办法。当时天下已经大乱，而董卓特地打听到了一个最不太平的地方——北海，于是，把孔融赶到了那里，是为北海相。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还有印象，北海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不仅一直被黄巾军惦记，而且吕布、曹操、袁绍，都把它当作囊中之物，对它虎视眈眈，想把这块地搞到手。

但不管怎么说，身为北海最高长官，不正有了放手一搏，实现人生抱负和展露政治才干的好机会吗？

雄心勃勃的孔融的确很快付诸行动，他招兵买马，开设

府学，端的是一副中兴之臣的架势。

有些人的才能在于实践，有些人的才能在于议论，遗憾的是，孔融属于后者。

当孔融被黄巾军打得大败，不得不仓皇退守于一座小县城的时候，想必他的内心是崩溃的。

自己的才能明明在官场上所向披靡，为什么上了战场却行不通呢？

左思右想之后，孔融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一定是因为我还不够酷。

4

于是，在刘备帮孔融击退黄巾军，孔融回去继续当北海相之后，他基本就只做了一件事：读书。

哪怕袁谭已经攻到了城下，哪怕城外血流成河，北海已经朝不保夕，到处都是箭矢与火光，孔融也依然能神情自若地坐在书桌前，面带微笑地翻着一卷古书。

如果在当天晚上，他没有抛妻弃子，仓皇趁夜出逃的话，那么这个在刀光剑影中静静看书的剪影，就一定能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不朽的画面。

正如他留在课本里的，那个“天才儿童”的高光时刻。

人总说成名要早，才有足够的红利可以享受。可成名过早的人，往往会因为心智与经验的欠缺，身不由己地迷失在掌声之中。

即使聪明如孔融，也无法免俗。

5

孔融丢了北海郡，折腾了一大圈，只好去他最看不起的曹操手下工作。

可他显然不明白要干就好好干的道理，他在曹操手下基本就只干一件事：想方设法给曹操添堵。

战胜一个对手有两种方式，一是在实力上碾压他，二是在道德上攻击他。

孔融显然没有跟曹操正面比拼的能力，只能拿“你是小老婆生的”“你是赘阉遗丑”“你是汉贼”这样的“黑料”四处嚷嚷。

正忙着抢地盘的曹操虽然对孔融恨得牙痒痒，但也实在腾不出手来收拾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收拾他，容易得罪天下的文人。

于是孔融又一次认为自己赢了。此后，曹操推行的每一份政令，他不分对错一律反对，就连曹操的家事，他也敢拿出来编成“八卦段子”。

我狂，我傲，我怕谁。可孔融忘了，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战场和朝堂稳定下来，曹操就一定会腾出手，拔除这颗干啥啥不行、骂人第一名的眼中钉。曹操甚至连借口都不用找，孔融的狂言就是他自己的死证。

孔融那浮夸的表演，那只存在于舌尖的机智与聪明，既无法让他成功，也无法让他成仁。

（敏 歆摘自微信公众号“兔子和七天的桃花源”，邱炯图）

2008年夏天，灯光昏暗的房间里，16岁的于广浩把一本脏兮兮的书扔到坐在沙发上的爷爷、奶奶和妈妈面前。“这本书叫《苔丝》，”他用小而清晰的声音说，“它的故事很简单，一个年轻人，被一群声称爱她的人毁了。”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们应该好好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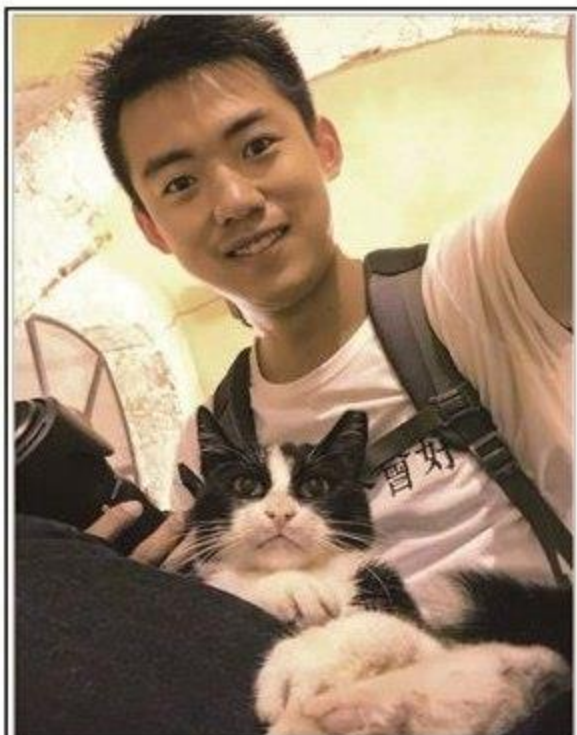
2020年，28岁的于广浩对这个场景依旧印象深刻。爷爷抓起这本书，把它扔到他脸上，吼了一句：“于广浩，你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而这位一向温和的老人之所以暴怒，是因为于广浩向家人提起了退学的想法。

“我在北京长大，但因为户口在河北，便回到河北读中学。教育环境的差异让我难以忍受，2008年，我上初三的时候就想退学了，但为什么挨到高中才退呢？因为‘革命’需要时间。”于广浩笑言。

家人的强烈反对，没有让于广浩后退半步。退学，是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的选择。

于广浩习惯于把复杂的事情量化，他在决定是否要做一件事情之前会权衡事情本身的风险与收益。“我偏科严重，成绩不好，如果我去参加高考，最多上一所三本院校，让我用5年的时间换一张含金量不高的文凭，我觉得亏。假如风险、收益满分都是100分，考大学在我眼里就是一件风险是10分、收益为20分的事情。”他认为与其接受家人给他安排好的路，不如趁着年轻，去尝试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热爱思考的天性让他更关注一些与教科书无关的内容，在剩余的高中生活里，他俨然是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与课程无关的书，奔波在学生会、文学社之间，用纸和笔记录下偶然迸发的灵感，写了两篇与



不读大学，人生会怎样

●崔东元 张杏琳

题目要求无关的0分作文……在度过这段略显疯狂和失序的时光之后，他取得高中毕业证，迈入只属于他的“大学”。

路上·大学

于广浩的“大学生活”，从离家只有几站地铁的北京大学开始。他认为：“学可以不上，书还是得读。”他想办法混进北京大学的课堂，成为一名旁听生。

他时常穿梭于教授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等课程的教室，往返于家和图书馆之间，他的身影也总是出现在学校的协会和社团中。在校园内扎根并疯狂汲取营养的时光持续了一年半。这段时间里，他逐渐真切感受到自己掌握在手中的自由，内心对无数新奇事物也产生了

愈来愈强烈的渴望。他如此形容游学时光最后半年里的自己：“比较躁动，书也读不进去。”

在发现自己无法潜心学术之后，他偶然在某个论坛上看到一篇关于骑行的帖子。凭借着超强的行动力，于广浩迅速弄来一辆车子和一些骑行装备，在假期里绕着上海、无锡等长三角城市骑了一大圈，行程逾千里。

内心越燃越旺的火焰让他不满足于简单的短距离骑行，两个月的休息调整后，他索性踏上了跨越整个中国的征程。他从南京出发，一路西行，用搭顺风车的形式，历经28天，到达拉萨，在西藏绕着国境线转了一大圈。后来，他又沿着中国南部的海岸线，绕着广东、广西等地转了8000公里。

整整两年，于广浩就这样一直行走在路上，他搭过600辆车，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他曾在北京寒冷的冬夜穿梭，在上海火车站一个人拉着拉杆箱兴奋到颤抖，在太湖大桥上追逐太阳西下最后的光芒；他曾走过天山的

牧场，穿行过察隅的森林，流连于九月的那拉提，徜徉在唐古拉的秋天，他看着秃鹫在头顶盘旋，野驴在远处嘶鸣……忆及此，于广浩说：“那时的我，只有满心的喜悦与感动。”

于广浩的长途旅行，基本上是在父亲不再给他提供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退学这件事情是他们绝对不可能认同的，他们觉得逼我回归学校的最好方法就是不再给我提供经济支持。”

可就像于广浩形容自己的那样：“我是个硬骨头，他们不给，我决不要，也决不低头。”搭顺风车本身可以省下一大笔路费，除此之外，于广浩还通过与当地居民同吃、同喝、同住节省开支。

于广浩一路上不断地与形形色色的人相遇，他在西藏认识了一位民间昆虫科学家，于广浩形容他为“真正追逐梦想的人”。这位狂热的昆虫爱好者，比于广浩大10岁，在北欧攻读医学博士学位。他本可以拿着一份不菲的薪资，从事令人羡慕的工作，过上安逸的生活。但是出于对蝴蝶近乎痴狂的热爱，在知道国内做蝴蝶研究收入颇微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放弃了其他的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入蝴蝶研究领域。

于广浩说：“我经常想起他，他面临选择时压力比我的压力大多了，他要放弃的东西不知比我多了多少倍，但他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每当迷茫的时候，于广浩总会反问自己一句：“人生这么短，我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中国西南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帮昆虫学家抓了一年蝴蝶后，2014年，于广浩结束了这段离经叛道、恣意挥洒的“大学时光”，顺利“毕业”了。

“成绩是优秀。”他说。

2014年2月16日，他在文章里正式写下：“再见，我的大学。”

工作·创业

“于广浩，你屈服啦？”

在决定要就业的那段时间，于广浩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在他眼里，工作根本不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就像我退学后依然坚持在大学里待了一年多一样，反抗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更勇敢地生活才是。”于广浩觉得，他已经获得生活给他的馈赠，下一步就是要带着这些财富，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和屈不屈服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个人经历丰富独特，即便只有高中文凭，于广浩也顺利进入一家知名互联网生鲜电商公司工作，担任生鲜买手。凭借着一些机遇

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他得到领导的赏识，从实习生做到采购经理，只花了4个月。他说：“连升4级，火箭一样的速度。22岁担任采购经理，我是整个集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采购经理。”缺乏挑战性的日常工作让于广浩颇有才华被埋没之感，也促使他一次次拷问自己的内心：“读圣贤书，行万里路，所为何事？”

不甘平淡的灵魂再一次躁动，这一次，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使于广浩对自己的个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对自己一直有很高的期许，喜欢挑

战。这是我的优势，我还年轻，应该去试试。”经过几年的积累与学习后，于广浩开始了创业。

创业之路自然是坎坷崎岖的，面临着诸多风险与不确定。在成功创办现在这家公司之前，于广浩还经历过两次创业失败。两次失败的经历没有让于广浩对创业望而却步，反而令他迅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他在脑海中快速复盘，更新，迭代。在谨慎评估后，他和伙伴一起创业，做起了农业。“好多朋友知道我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去卖红薯都觉得我疯了，我说这有什么，创业是为了成事，想成事就要看趋势、看市场，赚钱嘛，不丢人。”于广浩笑着说。



旅行途中的于广浩(右)

爱好·星空

于广浩自诩是“脚踏红薯地，仰望星空”。他有着十分接地气的职业——卖红薯，和十分不接地气的爱好——星空摄影。这颇具浪漫色彩的“月亮与六便士”的故事，还要从于广浩20岁时被银河的壮观景象震撼开始说起。

那年他在青海玉树做科考，正是5月，他借住在乡间的一所小学里。某天半夜他出门上厕所时，偶然抬了一下头，“一条横亘天际的银河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我呆立半晌”。

8年后的今天，再次忆起当夜，他仍然难以平静。亲眼所见的、壮丽璀璨的银河，成为点燃他追“星”热情的第一簇火焰。而当几年后他架起天文望远镜，第一次清晰地看到月球上面的坑坑洼洼，第一次用镜头触摸星体细微的纹理时，他甚至没忍住哭了出来。

“星空的魅力到底在哪儿？”他回忆起当时所见的景象，眼里带着沉醉。“你会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却在和无限的宇宙对话。我要把这种美和感动记录下来。”从那以后，于广浩拿出相机，开始他的追“星”之旅。

星空摄影要求光污染少，因此于广浩成了西部地区的常客。在辗转新疆、青海、西藏和四川等地的旅途中，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和作品。

“有一张拍摄雷暴的照片，是我早期的作品，我尝试了很多次才拍出那个效果。”那是于广浩第一次拍银河，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说：“当时在天山草原上，眼瞅着产生雷暴的积云飘过来，我吓得腿软，怕雷劈又不想跑。”各种念头纷纷闪过，很快就只剩下一个想法：不怕被雷劈，拍到片子就值了。

同时，对星空与宇宙的思考，也影响着他的许多作品。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幅作品是《永恒与毁灭》，里面有一只恐龙静静地站在星空下，一旁是C/2020 F3新智慧星。恐龙必然



永恒与毁灭 于广浩 摄

毁灭的命运、绝望的情绪和永恒的北斗七星形成巨大反差，这也正是他一直想表达的：生命有限，宇宙无垠。

“对于这张图，我在拍摄之前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构思，为了能更加具体地找到我要表达的场景，我专门跑了2000多公里到黑龙江伊春的恐龙公园拍摄。”拍摄的那天正巧赶上黄昏，北斗七星也很亮，场景内能同时容下彗星、恐龙和北斗七星……于是就有了这张作品。

当然，星空摄影给予于广浩带来的绝不只有愉悦，他也曾

面临很多绝望的时刻。2020年，为了拍摄日环食，于广浩第8次进藏，一路遭遇的坎坷令他苦不堪言：汽车爆胎、水箱爆炸……在架起相机之后，天空依然阴云密布，倘若不是食甚时刻恰好飘来一个乌云云洞，他必然也会像先前的几次一样失望而归。“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你去看日食，跑那么远干吗？不确定性这么大，看电视转播不好吗？就算看到了，又有什么意义？”面对这样的质疑，他不以为然，“你问我有什么意义，我在28岁那年跑一万多公里对着太阳哭，这就是意义。”

“热爱是我所有作品的底色。”这是于广浩给自己的摄影作品写下的注脚。可他从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做过注解，或许没有注解就是对人生最好的解释。退学10年，这个性格张扬的年轻人活出了自己的模样，从游学到旅行，从科考到工作，从创业到追“星”……看似横冲直撞的活法背后，是他从未变过的赤子之心，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我只是在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我最多只能告诉亲爱的你，原来理想并非遥不可及，原来去追求理想并不会死在路上。”

这个28岁的年轻人，正怀揣着对这个世界、对生活、对人生最真挚的热爱，奔赴一场场对他而言并不遥远的未知。

（虫儿飞摘自微信公众号“中二病康复手册”）



不协调

●二月河

《红楼梦》里头有一座大观园，大观园里头有一个稻香村，人人都说好，贾宝玉却不以为然。

他是从美学角度看的，认为它“假”。

假，就是不自然，不自然就不协调。

比如，满屋子豪华的西洋摆设，案上却陈设着一个粗瓷老海碗。

乾隆皇帝也干过这种事。

他在圆明园里布置了一个俗世小市，和外头一样，茶楼酒肆一应俱全，“市民”全是太监、宫女。

他一辈子作的那许多诗，别人通通记不住，这恐怕跟他不知美丑有关。

中国戏里，一些主题很沉重的剧目，偏有个二花脸、三花脸的角儿出来插科打诨，我看也是深谙这个道理。

（潘光贤摘自《辽沈晚报》2021年6月1日）

友情的微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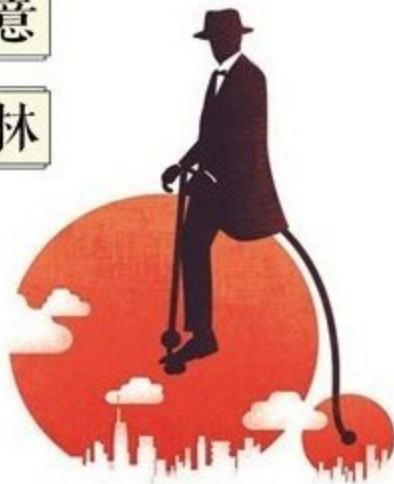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刘勇军 译

今天，日久年深的忧虑

意

林



偶尔涌上心头，我感觉像生病了一样。在我维持生命的那个餐馆的二楼餐室，我比平时要吃得少。我正要离开时，侍者注意到那瓶酒还剩一半，转身对我说：“再见，索阿雷斯先生，我希望你能感觉好点儿。”

像一阵狂风驱散了天空的阴霾，这句简短的话像一声号角抚慰着我的灵魂。我发现一些自己从未想过的东西：有了这些咖啡馆和餐馆侍者，有了理发师和街头的送货员，我享受着一种自然、自发产生的默契，我不能说我还拥有什么比这亲切的东西。

友情有它的微妙之处。



（林 杨摘自中国文联出版社《不安之书》一书，（马来西亚）邓尧逢图）

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以破解神秘的谋杀案闻名，其中一本书竟真的三次挽救了人命。

在克里斯蒂于1961年出版的小说《白马酒店》里，凶手使用的一种名叫硫酸铊的毒药，具有很强的毒性，会导致人呼吸困难、说话含糊、晕厥、脱发，最后死亡。当然，英勇机智的侦探最终抓到了凶手，而这部小说在现实社会中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

1975年，一名拉丁美洲的女读者在阅读该书时突然意识到，她的一个朋友的症状与铊中毒非常相似。她及时报了警，果真挽救了朋友的生命。原来是这个朋友的丈夫给她下了毒，企图慢慢地谋杀她。

伦敦的一名女护士在看护一个来自卡塔尔的重病女婴期间，恰好在阅读《白马

酒店》。她注意到女婴也与小说中的受害者一样掉头发，而且还从小说中知道，铊在中东地区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杀虫剂的添加成分。于是女护士确信自己找到了病因并告诉了医生，女婴因此得救。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件事。1971年，英国一个小镇有不少居民得了一种怪病，出现头昏眼花、抽筋、脱发等症状。当地一名医生在读完小说《白马酒店》后，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中了某种毒，于是向警方报警。警察经过侦查，最终抓到了臭名昭著的投毒惯犯格雷厄姆·费雷德里克·杨。

（若 子摘自《世界文化》2021年第4期）

挽救人命的小说





寒梅著花未

● 欧丽娟

在文学的字面意思之下，其实隐含了非常深刻的内涵。

比如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王维的《杂诗》：

君自故乡来，
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
寒梅著花未？

很多人对这首诗非常熟悉，也觉得最后一句理所当然。然而每当我提出一个问

题，被问到的人总会哑口无言——因为他不知道，也没有想过，为什么王维会有最后那一句提问。

为什么久别重逢的时候，王维问的是，冬天的梅花开了没有？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我们会有一个常态的心理反应，它应该比较像初唐诗人王绩所写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里的表达方式。我们会

觉得理应迫切询问家乡是否安好，父母是否健在，然后问庭院、书斋等，家乡的一切是否依然如昔。

相较之下，王维的提问就非常奇怪。可是奥妙就在这里。

首先，请注意一处小小的训诂，就是“来日绮窗前”的“来日”。这个“来日”，指的是这位从故乡来的亲友来这里的那一天。换句话说，他问的是这位亲友所能够掌握到的关于家乡的最新的消息。王维传达出他确实非常渴望知道故乡最新状况的心意。

但是他为什么要问“寒梅著花未”？花开了没有，这究竟关乎什么呢？这跟我们心里最迫切的担忧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然而它却深深触动了1000多年来许多游子的心灵。它的奥秘在哪里？

我非常幸运，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一位老师揭开了这个奥秘。

1983年，那时候我是一名高中生，这位老师是1949年到达台湾的。他曾讲过一个故事，让我终于找到理解王维这首诗的钥匙。

两岸的阻隔历经了不同阶段的变化，首先是彻底的隔绝，然后是两岸的人可以通信，之后就是允许两岸的人在第三地见面。而众所周知，关于第三地，从地理优势上来说，香港一定是首选之地。于是，他终于跟弟弟约定，他们在香港见面。

他说，心里的焦急、忐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可是



当重逢的那一天终于到来时，在终于见到弟弟的那一瞬间，内心的千言万语却无从诉说。就在那一刻，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他脱口而出的是一个自己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他也根本不想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那个问题就是，家乡现在有没有电？

阻隔会造成很多误会，他可能觉得家乡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30多年前吧。其实对这个当事人来说，他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有没有电无关紧要，这跟亲人健在与否、安好与否完全无关。

我在台下听了这个故事

后，心里百感交集。

这位老师通过他作为一名老师的敏感，以及这么难得的体验告诉了我，原来，1000多年前王维在提问“寒梅著花未”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状态下，那个特殊的状态是，王维捕捉到了久别重逢最初的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是理性停摆，问的问题微不足道，因为微不足道所以才会脱口而出，因为它在帮你争取内心自我建设的一个安全的防备。你的心里知道自己很脆弱，所以一开始其实并不会问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你不一定能够承受那样的打

击。

王维太敏锐，他比其他的诗人更敏锐地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那一瞬间。我认为这是王维这一首短短的小诗会那么吸引1000多年来的游子的原因。

我们会被触动，甚至是在一种潜意识的状态中。我们知道我们被这首诗打动，可是不知其所以然。诗人真的是人类的感官，而优秀的诗人会比我们更了解人性中最纤细、最幽微、最难以捕捉到的那一瞬间。

（晋耳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曾仪图）

开门，露白。草地上张起绵纸般的大蛛网。蛛丝上缀着细小的露珠，像璎珞，从这一枝垂挂到那一枝。我在门口闻到了甜香，原来篱笆根部的金银花不知何时开放了。

生生又生生，营营且营营。眼下这时节，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感受到来自生气勃勃的自然的威力。田里的青蛙钝声叫着“快生，快长”；麻雀、燕子忙着筑新巢，准备生产，昨天和今天一直在板窗格子里做窝，叽叽喳喳地喧闹着，衔来各式各样的杂物。苍蝇乱飞，蚊子吵闹。蔷薇、豌豆上爬满无数小虫子。地里长出繁茂的草。自然压挤着，万物的灵殿都在缩小。

邻居阿金送过南瓜

苗，他来看看生长情况，顺便告诉我，他家里本来有一架长得很好的葡萄，有一年家中的阿新摘葡萄，从架上摔下来摔伤了。从此以后，全家人都恨这棵葡萄树。结果葡萄不知何时枯死了。恨和枯，多么有意思的事。《圣经·新约》上记载，耶稣经过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时咒骂了一句，傍晚归来一看，树已经枯了。

晚上，月亮升起。本以为要下雨，谁知竟是一个水样的月夜。这阵子，月亮每天晚上都好。夜阑，蛙鸣，苇雀在叫。生活在月光里的我们，也感到像住在又深又静的水底一般。

（再回首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春时樱，秋时叶》一书，（美）安吉·皮克曼图）

恨和枯

◎〔日〕德富芦花

◎陈德文 译





容颜与生活的意义

●王宁泊

对于一个喜欢的作家，我时常会去找一找这个作家的照片，看看他长什么样。话说相由心生，透过面貌，我们对作家的个性也能管窥一二。张爱玲文笔细腻，常有出人意料的绝妙佳句，华丽冷峭，因此照片中张爱玲双手叉着腰，连头也高高昂起。菲茨杰拉德的文字在灯红酒绿背后潜藏着莫名的哀伤，正如他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幻梦的残片》一般，而非茨杰拉德的照片亦是如此，精致的穿着，笑容中有些许疲惫。萨冈的作品洋溢着年轻的热情，照片中的萨冈也仿佛一只灵动、狡黠的猫。照片为我们呈现一个作家的精神与心性。

当我们面对伍尔夫的照片时，所有的视线都会被伍尔夫的鼻子吸引。那张拍自伍尔夫20岁时的照片最令人动容，照片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伍尔夫的侧颜，苍白的背景仿佛蒙上了厚厚的雾，雾中的人好像在梦境中一般，但梦境又是锋利且冷静的。摄影师塞西尔·比顿描述：“纯洁而忧郁，深陷的双眼充满怯懦和惊恐，长着一只挺拔如鸟喙的鼻子，双唇却紧闭不开。”照片中伍尔夫不施粉黛，仿若用锉刀打磨过的大理石像。

有趣的是，据说在

拍摄伍尔夫的传记电影《时时刻刻》时，每次拍摄前，伍尔夫的饰演者妮可·基德曼都要花上3小时来安装一个假鼻子。鼻子，如同其他的道具一样，成为我们接近伍尔夫的通道。高耸的鼻梁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官，鼻子审视着脸上的其他器官，借着伍尔夫鼻尖的高度，我们审视着生活，审视我们“时时刻刻”的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叫“过度决定”，大致意思是梦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生活就是由多种多样的事件共同编织而成的，事件与事件之间常常看似毫无逻辑，却共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时时刻刻”的

事件编织着我们的生活，就像电影《时时刻刻》中相互交织的3个故事，就像电影中重重叠叠的蒙太奇画面，不知什么时候哪一个事件或哪些事就让我们我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时时刻刻”的生活就同昨天与明天一样，是毫无新意的生活。电影中交错的3个女人，3段在刚开始也是普通且平淡的生活：伍尔夫的丈夫为了缓解伍尔夫的抑郁症，搬到平静的乡村，伍尔夫与以往的每一天一样，在早晨的阳光中清醒，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布朗夫人，在丈夫生日的这一天为丈夫准备早餐，想着怎样做一个蛋糕为丈夫庆祝生日；生活在现代的克拉丽莎打算为朋友举办一场聚会，以庆祝他的小说获奖……3个人的生活都是忙碌的，短短的24小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塞满了似乎用42小时也无法完成的事。

我们也许常常会认为忙碌的生活令我们感到充实，也许会说：“你看我这一天做了多少事情啊！”我们之所以选择忙碌，选择不停歇，选择让大大小小的事情来填补我们的时间，是因为我们真的喜欢这种所谓的充实，还是因为我们害怕一旦停





下来，那强大的虚无就会迅速包裹我们、席卷我们呢？平凡的生活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但这并非我们想要的，我们像勤劳的工蜂一样往来于他人和自我之间，穿梭在家庭、社会种种不同的场合。我们之所以不知疲倦，是因为我们需要忙碌，我们害怕生活骤然停止后的孤独、虚无和无所适从。

试想，当我们手中抓着一把沙子，沙子顺着指缝缓缓下滑，落下的沙子在地上形成一个圆锥形的沙堆。沙子不断往沙堆的顶部堆积，这个沙堆也越来越高……突然，在那么一刻，圆锥形的沙堆开始崩塌。沙堆的崩塌将在何时开始，没有人真正知道。或许沙堆的崩塌不是因为某一粒沙子，每一粒沙子都在对沙堆的崩塌造成影响，它们在筑高沙堆的同时，也预示了对沙堆的破坏。

“时时刻刻”的生活如同一粒一粒的细沙，不断地堆积，迟早会迎来沙堆崩溃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伍尔夫写出《达洛维夫人》这部小说，决定放弃自己的生命，寻求解脱时；就是布朗夫人突然间发现自己多年来所扮演的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只是让她能够在丈夫的生日做一个蛋糕时；就是克拉丽莎试图为自己患艾滋病的诗人朋友举办一场聚会，朋友却拒绝并当着克拉丽莎的面从窗口一跃而下时。生活的灾难与崩溃往往不是因为某种巨大的变动，而恰恰是因为这庸常的生活，因为一件

件令人厌烦的事件的累积，于一瞬间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伍尔夫说：“如果让我在死亡和里齐蒙德之间做选择的话，我选择死亡。”如果说我们日常的庸俗生活，我们日常这些看起来几乎毫无意义又毫无希望的生活，就如同西西弗斯不断地推巨石上山，又眼睁睁地看巨石从山坡上滚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荒诞与绝望？如伍尔夫那样自杀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的背后亦是怯懦的逃避，因为她没有办法摆脱生活的阴影而自行消失，无法粉碎荒诞的生活而自我毁灭。

加缪的《西西弗神话》中有这么一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过，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选择放弃自己为之奋斗过的一切，说明人生没有什么崇高的理由来支撑，认识到了日常行为的无意义。但这能构成我们放弃生命的借口与理由吗？

西西弗斯之所以成为英雄，正是因为西西弗斯不断地重复着那毫无意义的行为：他完全清楚自己的处境，清楚自己永无尽头的悲剧，可是他仍然将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入这没有任何效果的行为，仍然选择义无反顾地热爱与前进，带着清醒的痛苦，面对那本就无意义的生活，迎上去，并且决不后退！

（妍 妍摘自《检察日报》
2021年6月5日，（英）范奈莎·贝尔图）



北极探险

◎（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于 是 译

博尔赫斯曾想起一件事，那是他在某个地方读到的：在荷兰创建海上帝国的年代，牧师们曾在丹麦的教堂里信誓旦旦地说，谁愿意参加北极探险活动，谁的灵魂就将得到救赎。然而，等来等去只有几个人自愿报名。牧师们又说，那将是一场漫长又艰辛的探险，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事实上，只有那些最勇敢的人才适合。可是，仍然没什么人挺身而出。为了挽回颜面，牧师们退而求其次，最终公开声明：实际上，任何一种旅行都能被视为朝向北极的探险，哪怕是短途的小旅行，哪怕是搭公共马车的一次外出。

时至今日，我想坐地铁也算是吧。

（心香一瓣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云游》一书）

自由“潜”行

●小包

2015年，在斐济，周芳跟着鲨鱼保育员扎进深海，一群巨大的公牛鲨围过来，有的挤着凑到镜头前抢夺C位，有的则选择远远观望，有脾气古怪的、摆架子的、耍威风的……那一刻她恍惚以为自己身处动画片中，她开始重新认识这群嗜血的生物。

她心动了，突然萌生辞去工作的念头，想从潜水爱好者变成专职水下摄影师。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个相当于“岔路口”的时刻，周芳的这一刻就在这里发生了。即便当时的她已经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穿梭于摩天大楼间的投行精英，衣着光鲜，年薪百万，周芳也从未觉得可惜。她离开城市的喧闹，潜入安静简单的水下世界，追随着鲨鱼的踪迹，重归自由。

30多岁的叛逆， 绝不仅仅凭借一腔热血

30多岁，单亲妈妈，辞职追求梦想，这一切似乎都贴着“热血”和“浪漫”的标签，但周芳的人生选择从来都和冲动无关。

聊起辞职时，周芳有条有理地列举出原因。即便在谈论梦想这样感性的话题时，也很难从周芳的语气中捕捉到情绪的变化。作为一个世俗意义上完美的成长模板，周芳从重点高中进入重点大学，之后出国进修，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

大学读完工商管理硕士，回国后又在东北财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顺利进入投行，一路绿灯直行。

不过周芳也并非永远冷静，只是她热情的一面都释放给了自然。她从小在湖南山城长大，小时候就常在老家门口的小水渠里捉螃蟹、摸鱼，去学校还要翻过一个山头，穿过别人家的稻田和菜地。她是从上大学时开始爱上水下摄影的，那些奇形怪状、远离人类世界的海底生物，摇曳的珊瑚，和童年的小鱼小虾一样总引起她无尽的好奇。

从潜水点回来，她钻研和探索的劲儿又上来了：“为什么只拍到了鱼尾巴？公牛鲨为什么白天拍不到呢？为什么鲸鱼总在逃跑？”

在斐济太平洋港的那一次潜水经历彻底激发了她辞职的想法。无论是与鲨鱼的亲密接触，还是和当地鲨鱼保育员的

交谈，都触碰到了她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当时我从保育员那儿听到很多鲨鱼在这些年的变化，因为被过度捕捞，鲨鱼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这是他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他或许只是一个渔民，但他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来这里看鲨鱼的人，我挺佩服的，这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

周芳回国后办了鲨鱼影展和分享沙龙，现场观众认真的神情让她动容：“有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感觉，我确实找到了一件非常热爱、能充分体现我个人价值的事情。”

她决定离开光鲜的生活，用影像和纪录片的方式将水下的世界呈现在更多人眼前。

你要等，等一个奇迹

从潜水摄影菜鸟到专业的水下纪录片导演，距离远不止一份辞职报告。

“我不是那种看见有困难就绕道而走的人。”发现自己潜水不够专业，她就背着氧气罐一次次练习潜水；对摄像不



周芳潜入水下拍摄鲨鱼

熟悉，她就从自己熟悉的商业模式做起，成立潜水爱好者俱乐部，做潜水服设计，同时积累水下的拍摄素材。

2015年，周芳用积累的素材创作了第一部纪录片《寻找鲸豚》，然后创作了《水下中国》和放眼全球海域的纪录片《潜行天下》。最近，她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水下中国》第二季的拍摄。

水下的世界慢得让人可以忘记时间，等待成为她的常态。几年拍摄下来，周芳发现自己变得更为平和了。“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期待刚下水马上就有一个好东西在眼前。成功需要时间积累，但所有的等待，最后一定会有回报。”

水下拍摄是不断和自己作战的过程，冬末春初，浮游生物少，水下能见度最高，是拍摄的黄金时期，对拍摄者来说却是水温最低的时期之一。穿着冰冷的潜水衣，周芳一下水就冻得浑身发抖，最多只能待半个小时，她只能靠着“笨办法”一遍遍地重来，以便尽快适应。久而久之，她在水底可以待上一个小时。这是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工作体验——面对大自然时，人不要妄想能掌控它，一切要循着自然规律来。

拍摄水下长城花了3年，她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潜到5米以下，水温骤降到六七摄氏度，她仿佛置身于冰窖，再往下，眼前一点光线也没有了，几乎快要窒息。直到长城的拱形门洞突然出现在周芳眼前，

她一抬头：“这么高！好像一个巨人，你走到它眼前了。有种长吁一口气，柳暗花明的感觉。”

但不是每次都如此幸运，有时生命甚至会受到威胁。她曾在广西的水下洞穴和死神擦



身穿潜水服的周芳

身而过——当时的她因为追逐着拍摄一只盲虾进了洞穴，扰动的泥沙突然模糊了眼前的路，一秒钟的工夫，能见度变为零。周芳找不到出去的方向了，“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感觉离死亡很近。但我只能告诉自己不要紧张，深呼吸，找出路”。所幸最后她安全回到陆地上，拍到盲虾的兴奋感盖过了恐惧的阴影，没过多久，她又入水进行下一次的拍摄。

周芳说，她曾在海里经历过十分浪漫的场景：“那是在深夜11点的海底，眼前的一片漆黑好像烟花一样突然被点亮，我们拍摄了两年，等待了一周的珊瑚产卵终于发生了。珊瑚卵喷涌而出，如绚烂的火花在黑夜中绽放。”她记得自己当时愣了好几秒，难以相信

这一份来自自然的馈赠，惊讶之余，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感动和成就感，“那一瞬间，我觉得好棒啊，被无数的新生命包围了”。

像鲨鱼一样， 强大、聪明、有智慧

拍摄过那么多水下生物，其中周芳最喜欢鲨鱼。她拍摄了8年的鲨鱼，被称为“追鲨鱼的女孩”。一说起鲨鱼，她就停不下来。而她也希望自己能像鲨鱼一样——无论是体能还是头脑，都强大、聪明、有智慧。

无论是人生抉择，还是生活中那些看似极为沉重的话题，周芳总是轻描淡写。

“女性”“单亲妈妈”“辞掉高薪工作”“水下摄影”，周芳的故事，所有的关键词似乎都指向一个反传统的励志故事。但在她的讲述里，所有对自由的追寻、人生的冒险、“赛道”的转换都是充分认识自己之后顺理成章的选择，或许这才是一个在自然中肆意生长的生命应有的状态。

周芳还记得和鲨鱼亲密接触的一刻。那是在日本千叶附近海域的鲨鱼城堡，几百头皱唇鲨来回游着，其中一只一下撞到了她的脑袋，呼吸管、面镜、相机全掉了，一瞬间她什么都看不见了，她记得自己当时特别镇定，“那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我知道自己真的不害怕鲨鱼了”。✿

（童梦摘自《时尚》2021年第11期，本刊节选）



榴槌味的丘成桐

● 邝海炎

丘成桐 27 岁便攻克世界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并一举成名，获得了国际数学界两项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在哈佛大学，丘成桐一个人就是一个数学系。”从贫寒子弟到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是什么造就了丘成桐？

丘成桐强调学文科的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早期受父亲的训练，我养成了对中国历史、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兴趣，一生受惠。他甚至影响了我在数学方面的工作。我不是说具体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去看问题。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必须了解问题的历史背景。总结过去，才能为未来提供线索。”

例证就是——丘成桐从 10 岁开始阅读《红楼梦》。但他没有想到，这部小说的结构，竟然影响了他对数学的看法。“书中情节千丝万缕，角色层出不穷，要花费时间和眼力，才能把情节和人物联系起来，形成纷沓而又浑成的整体。”丘成桐说，“数学领域有很多分支，乍一看这些分支毫无关系，但当你站得足够高再看时，就会知道它们是一棵大树的各个部分，就如《红楼梦》中贾府各人物的关系一样。”

文科训练还有助于科学家形成独特的文风。18 世纪瑞士数学家贝努利读到牛顿的论文时就说：“从爪印判断，这是一头狮子。”

物理学中有大量数学运用，那是否可以先研究数学再研究

物理呢？中国电机工程学专家陈之藩认为，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大力神安泰，他在空中战无不胜，但有一个条件，他必须不时地回归大地吸取力量。“物理本身就是这样的大力士，数学的大地就是它加油的地方。”可谓灵心妙舌。

爱因斯坦的思想有一种美学标准，他对统一场论的不懈追求是受到了优雅数学而不是实验数据的推动，因此，他的文风简洁优雅。比如他临终时正在修改的以色列独立日的演说稿，开头就是：“今天，我不是作为美国公民，也不是作为犹太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来向你们发表演讲。”

那丘成桐的文风如何呢？丘成桐如此描写数学大师陈省身：“我专程从波士顿飞赴加州拜访他，陈先生一个人坐在客厅，将刚完成的一本书放在茶几上。夕阳下，我走进客厅时，感觉自己就如向由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扮演的维托·柯里昂先生求助一样。”电影般的画面感，太传神了！

不管是对细节的捕捉，还是氛围的渲染，丘成桐都表现出出众的文学才华。有批评者说，丘成桐把有些事情搞砸，与他犀利直率的话语风格有关。那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比喻：爱因斯坦的文风像车厘子，简单优雅；丘成桐的文风则像榴槌，浓郁热烈。

（夏 荷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 年第 18 期）





细节中的细节

● 张大春

多年之前，我看过一部日本推理电视剧，它讲述了一个补习班老板谋杀情妇的案件。为了突出恶人之恶，剧中还安插了一场补习班老师集体前往办公大楼催讨积欠薪资未果的戏。炎炎烈日之下，这群被拒于门外的老师悻悻地朝大楼前的广场走去，有人嘴里嘟囔着，有人垂头叹息。接着，一个神奇的片段绽放异彩。某个微胖的中年男老师摘下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正准备擦拭额头汗水的那一刻，一只眼镜腿（可能是因为螺丝早已松脱）忽然断落。这场戏戛然而止。

它让我印象深刻而感觉复杂。我甚至不敢说还记得整出戏所讲的就是一

个补习班老板谋杀情妇的故事，而断落的眼镜腿其实只是一个和全剧丝毫无关、弃之亦无不可的细节。这个细节是导演设计的，还是那位临时演员自行安排的？或者只是出于道具管理员的无心之失？无论如何，它让一个倒霉透顶的小角色更加不幸了一点；在画面上，这个情节只占无关宏旨的



半秒钟。

老导演胡金铨跟我讲过关于著名演员石挥的一则逸闻。据说，石挥演技极佳且很能抢戏，常使许多与他同台的演员倍感压力而喷有烦言。某次演出，导演刻意在一场发生于夏天夜晚的群戏中让所有的演员都有台词，唯独石挥无一语可发。公演之际，正当演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天气如何热时，台下观众忽然听到“啪”的一声，只见石挥打到一只落在肩膀上的蚊子，当下便爆起一堂喝彩声。胡金铨导演未曾提及那出舞台剧的名称，但是想来一只并不存在的蚊子和剧作恐怕未必能扯上关系。它是细节中的细节，是石挥这个演员和他的观众之间超越剧本或剧情的神秘沟通，它既不是艺术，又绝对是艺术。✿

（孔运龙摘自天地出版社《小说稗类》一书，谢馥飞图）

痛苦的缘由大家一清二楚，可人们也想知道为什么而快乐。我有时醒来，内心祥和，那种奇特的美意我无法抓住。红霞照亮了我的小屋和身体，我爱整个宇宙，不知为什么，我欣喜异常。可不到一小时，我就感到黑暗重新包围了我。

它从哪儿来，这短暂的快乐？天堂敞开大门，隐隐约约。长夜里，无名

无缘由的快乐

● [法] 普吕多姆

◎ 胡小跃 译



的星星消失后，人的内心变得更加黑暗。是蓝天归来的古老四月，就像火灭之后未了的余光，还是岁月的灰烬中春天复苏，预示着爱情的吉兆？

这神秘的快乐转瞬即逝，来时无影，去时无踪。或许是幸福在途中迷路，弄错了人，匆匆光顾。✿

（苦乐年华摘自山东文艺出版社《孤独与沉思》一书）



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少在厨房和餐厅里看到蓝色食物？这其实是植物给人类基因留下的印记。

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因为蓝色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换句话说，这是不是来自食物的警告？毫无疑问，动物鲜有蓝色，即便是多彩的昆虫也鲜有蓝色种类。问题来了，难道说蓝色的植物本身代表着危险，我们不去啃食蓝色的花果枝叶，最终就会在基因中拒绝蓝色，就如同我们天生拒绝苦味那样吗？

警戒色并不新鲜。人们对于动物的警戒色认识颇多，胡蜂的黄黑相间条纹、海蛇身上明晃晃的黄色都是向捕食者示意它们有毒的标记。但是长久以来，很少有人关注到植物也有警戒色，毕竟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来生产养料，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动物啃食之后，可以逐渐生长复原。看看办公室窗台上那盆被反复揪叶子泡水喝却依然枝繁叶茂的薄荷，就知道植物的再生能力有多强大了。

然而，这并不代表植物就不需要防御，也不代表植物就没有与动物一样的警戒色。哀鸽在采食巴豆种子的时候，会特别避开那些着色均匀的浅灰色的种子，而专门选择那些带斑点的种子，因为浅灰色的种子毒性要强得多。通常被认为是植物警戒色的颜色包括黄色、橙色、红色、棕色、黑色

种果实中，只有1%的果实是蓝色的，而红色的果实占19%，黄色的果实占13%。蓝色的果子实在是不受人待见。其实这也难怪，在野外，波长越长的颜色具有越强的传播能力，而蓝色这种短波长的颜色很容易被忽略。这是蓝色不受待见的根本原因。

那为什么世界上还会存在蓝色的果子呢？除了基因遗传的多样性，还有很多蓝色果子的“播种机”是没有彩色视觉的，比如蓝莓的老主顾灰熊就没有彩色视觉，在它们眼里整个世界都是黑白的，蓝莓长成什么颜色也就无关紧要了。

相反，植物在爱好色彩的人类身上留下了爱吃的信号：红色和黄色。这也是大多数动物喜欢的，鸟儿爱红色，虫子爱黄色。在长时间的演化历程中，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食物，而不是去贸然选择一种完全陌生的食物。且红色和黄色恰恰是植物世界中果实最常见的颜色，我们只是凑巧形成了这种选择偏好。附带说一句，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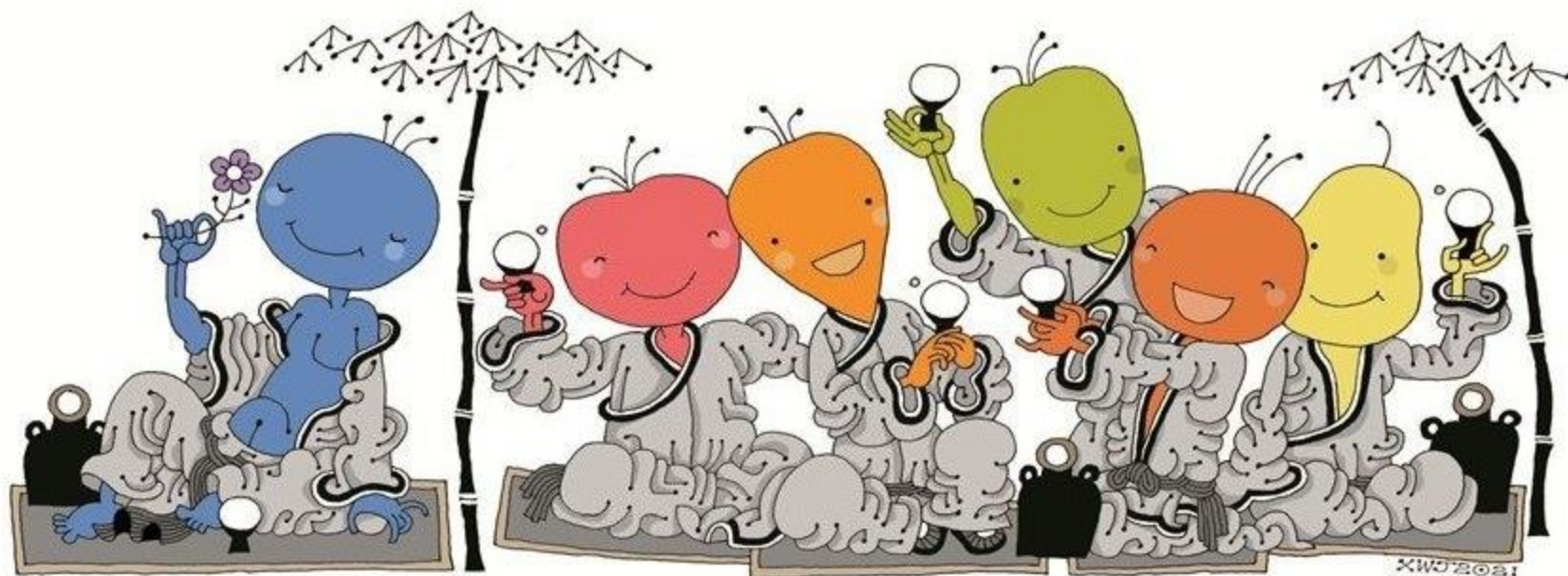
厨房为何拒绝蓝色

●史军

和白色，以及它们配搭的颜色，唯独没有蓝色。

如果蓝色压根儿就不是一种危险的颜色，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蓝色的食物呢？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植物的颜色上面。

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发起的一项调查中，整个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626





在山间，在河边，或在田畴，我觉得自己会慢慢变轻。我越来越喜欢植物，植物带给我的愉悦感，不是其他事物可以替代的。

我写过一本散文集叫《万物柔肠》。植物有柔肠，有佛心。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说，灵魂有三个等级，植物的灵魂属于低等级。我不赞同。植物通灵。植物最具人性，像空气一样。我们通常以美与丑、好与坏、善与恶，用我们的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去区分某件事物或某个人。而我们形容一种植物，从来不会用到丑、坏、恶这样的贬义词。



草木有柔肠

◎傅菲



无论什么植物，只要出现在旷野，它出现的地方就是最适合的，无论开花还是凋谢，无论生机蓬勃还是枯死腐朽，都是它至美的时候。地上没有一棵树是多余的，没有一棵草是多余的。树和草的生长从来不杂乱，雨露、风和阳光安排了它们最佳的生命姿势。它们和天上的星星没有区别。有哪一颗星星是多余的呢？亿万颗星星散落在银河里，密密麻麻，可我们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拥挤。

在山中待久了，人不会面目可憎。

（碧海蓝天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草木：古老的民谣》一书）

家更为惊奇的是，在之前的调查中，黑色果实所占的比例为40%，并且在光照条件不好的地方，动物倾向于选择吃这些黑色的果实，因为它们更容易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喝蓝色可乐只是寻求新奇刺激，却能欣然接受墨鱼汁拉面这种美味。其实这也是被植物果实训练出来的偏好。

人类也对植物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说，把橙色定义成胡萝卜色。在自然界，人家胡萝卜并不在意人类的喜好，颜色多得不得了。野生胡萝卜根的颜色，有白色、有黄色、有绿色、有紫色，这也不奇怪，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选择压力，毕竟这些埋在地下的细瘦的植物根，也不是动物的主要粮食，偶尔被牛羊抓住机会啃一啃，谁也不在意它们的长相。就好像说，人类并没有统一变成单眼皮或双眼

皮，主要还是因为单眼皮的人和双眼皮的人都能找到伴侣生育后代。这就是没有选择压力的结果。

而对胡萝卜的长相影响最大的是荷兰人。荷兰园艺学家的种植技术高超，不仅搞定了郁金香，更重要的是改变了胡萝卜，他们培育的胡萝卜又大又甜，将胡萝卜从野生植物变成了上好的蔬菜。按说，市场上的胡萝卜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然而荷兰的园艺师傅们有自己的小嗜好，他们就喜欢荷兰的幸运色——橙色。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橙色的又大又甜的胡萝卜，至于其他颜色的，只能对它们说抱歉了。于是，胡萝卜色就同胡萝卜的颜色捆绑在了一起。

要说颜色完全没意义，这也是不对的。我们今天的西瓜几乎都是绿皮、黑籽、红瓤的。但是在30年前，生活就像一袋子西瓜，你永远不知

道，下一个切开的西瓜瓜瓤会是什么颜色。红色、黄色、粉色、白色的瓜瓤，你都能碰到。不过，西瓜的颜色与甜味真的有关系，红色的瓜瓤最甜，黄色的次之，白色的最不甜。所以瓜瓤是白色的西瓜去当了西瓜籽生产者，瓜瓤是黄色的西瓜变成了调剂色彩的龙套，而充当主力的西瓜几乎都是瓜瓤是红色的西瓜。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看到17世纪的西瓜更是会吓一跳，那瘪瘪的瓜瓤居然是有空洞的，显然不如今天的西瓜瓤丰满紧实，那不是因为西瓜长残了，而是人类强迫它们越来越丰满。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育种专家。虽然持续了一个世纪的郁金香狂欢以市场崩盘收尾，但是人类追求稀有植物的历程远远没有结束。

（月生尹口摘自现代出版社《植物塑造的人类史》一书，肖文津图）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教人有点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这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比。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白兰花花朵半开，娇娇嫩嫩，象牙白色，香气文静，但有点甜俗，为上海长三堂子的“信人”所喜，因为听说白兰花要到夜间枕上才格外香。我觉得红“信人”的枕上之花，不如船娘髻边花刺激。

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

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

秋葵花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

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凤仙花茎粗肥，湖南人用以腌“臭咸菜”，此吾乡所未有。

马齿苋、狗尾巴草、益母草，都长得非常旺盛。

淡竹叶开浅蓝色小花，如小蝴蝶，很好看。叶片微似竹叶而较柔软。

“万把钩”即苍耳。因为结的小果上有许多小钩，碰到

就会挂在衣服上，得小心摘去。所以孩子们叫它“万把钩”。

我们那里有一种“巴根草”，贴地而去，见缝扎根，一棵草蔓延开来，就会长很多根，横的，竖的，一大片。而



且非常顽强，拉扯不断。很小的孩子就会唱：

巴根草，
绿茵茵，
唱个唱，
把狗听。

最讨厌的是“臭芝麻”。掏蟋蟀、捉金铃子时，常常沾一裤腿。奇臭无比，很难除净。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天下皆重“黑籽红瓤”，吾乡独以“三白”为贵：白皮、白瓤、白籽。“三白”以东墩产者最佳。

香瓜有：牛角酥，状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北京亦有，谓之“羊角蜜”；蛤蟆酥，不甚甜而脆，嚼之有黄瓜香；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种较大，皮色如蛤蟆，不甚甜，而极“面”，孩子们称之为“奶奶哼”，说奶奶一边吃，一边“哼”。

蝈蝈，在我的家乡叫作“叫蚰子”。叫蚰子有两种。一种叫“侉叫蚰子”。那真是“侉”，跟叫驴子似的，叫起来“咕咕咕咕”很吵人。喂它一点辣椒，吵得更厉害。一种叫“秋叫蚰子”，全身碧绿如玻璃翠，小巧玲珑，鸣声亦柔细。

别出声，金铃子在小玻璃盒子里爬哪！它停下来，吃两口食——鸭梨切成小骰子块。于是它叫了“丁铃铃铃”……

乘凉。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不定，非常好看。若月亮周围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大圆圈，是谓“风圈”，则近几天会刮风。“乌猪子过江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雨。

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已经很困了，才沾藤枕，已入梦乡。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

（盛 硕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一书，汪曾祺图）



小懒宜人

●草 予

一个人懒散好闲，似乎比天资愚笨更不容易得到包容。世人宁肯去包容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足，也不愿宽恕其后天的好逸恶劳。所以，勤可以补拙，笨鸟需要先飞。这自然也是没错的。即便身处困境迷途，只要不放弃，就会拥有希望。

人生需要奔跑，同样需要停歇，偶尔发发小懒，也是惬意宜人的。

即使小懒，当然也不能一味地惯着自己的懈怠心理，任其生长、蔓延。但有时不妨忙里偷闲，小别那弯满未发的弓弦，且做懒人，不问世事。

世间俗务缠身，那么，仅有的一点时间，该让自己精致。有劳也有逸，带点儿懒，煮一壶咖啡，在园里赏一地春红，或在旧货市场闲散地淘盏选皿，或者只是借着夜灯漫读几页宋词。

生活的逸趣，就是这样“懒”出来的。懒下来的驻足之处，成了驿站，也成了记事绳上的疙瘩。

生活的从容，也是“懒”出来的。

与人说话，最好也带点儿小懒，意不表尽，话不说满。冷言暖语，越河过界，就成

了横冲直撞的卒，或被曲解，或被直译，都不受控制，迷人在于此，可怕也在于此。懒一点儿，且留几分白。此时，懒是少说，是谨言，是静默。

春困、夏乏、秋盹、冬眠，单是“睡”这件事，竟也是四季分明的。春暖人倦，就是这样一种懒洋洋的春困，笼罩大地，让人昏昏欲睡，也让万物复苏，百花怒放。春天好像并没有使劲，阳光却那么恰到好处。

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想来该是历史上一群名副其实的懒人了：白日里放歌纵酒，抚琴赋诗，仰天酣醉。如此不务正业，怎么不是懒人呢？但这只是表象，他们懒的是身，心却从未懈怠。既然庙堂不是如意的乾坤，那么，这一片牵绊黎民苍生与山河天下的竹林，何尝不是令人遂心的天地呢？

太懒，不可取；
小懒，却宜人。

（舒心摘自
《时代青年·悦读》2021年第6期，厚闲图）



蛋糕甜一点，汤咸一点，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小瑕疵吧。虽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恰恰好的味道会更美好，但生活教会了每个人妥协。

——陶立夏《生活的比喻》

有时候，孤独不是因为缺少人和关怀，而是因为生活和生命、亲人和爱人都填补不了这孤独。这孤独，是作为一个必须活着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

微书摘



无奈和恐慌。

——冬子《借山而居》

如果有灵魂，不要误以为我们得到的是成品。灵魂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来成形。而活着无非就是为了这一漫长而痛苦的分娩过程。当我们为受苦造就的灵魂准备好了，死期也就到了。

——阿尔贝·加缪《加缪手记》

一个人的爱好，在生死关头总会拯救他，因为漫长的时光是无法打发的。这些爱好，可以与时间为敌。

——雪小禅《瘦金体》



早在1949年参军前，就读于国立中山大学附中（今广东实验中学）的张义生就无数次听过“大师姐”陈铁军的故事。那是一段壮烈、热血又浪漫的革命爱情。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的一户归侨商家。15岁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她立下革命救国的志愿；16岁时，为了给当地富商家冲喜，她被父母指婚，嫁给不学无术的“富二代”；到了18岁时，为挣脱家庭的桎梏、寻求心中的真理，陈铁军变卖首饰和衣物，独自奔赴革命中心广州。1924年，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并在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不久，陈铁军接到重要任务：

刑场上的婚礼

余
驰
疆

解救被国民党抓捕的周文雍。周文雍是广东工人赤卫队总指挥，也是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陈铁军以其妻子的身份探监，送去大量红辣椒炒饭，嘱咐他吃完，而且千万不能喝水。很快，周文雍全身发烫，上吐下泻，有了得传染病的迹象，国民党只能将他移至医院。随后，党组织成功将周文雍救出，周文雍、陈铁军二人继续假扮夫妻进行地下工作。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配合教导团攻占国民党广州公安局。3天后，由于实力悬殊，广州起义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转移至香港。在外，他们是恩爱夫妻；在家，他们是有共同信仰的同志。每次家中一有异动，陈铁军就会将阳台上的花搬开，以警示周文雍先不要回家。在相互扶持中，二人渐生情愫，但因为事业不能谈及儿女私情。

1928年1月，为重建广州市委组织，周文雍、陈铁军冒险北上，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遭受酷刑，始终不屈，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就义前，周文雍要求与陈铁军合影，二人在最后一刻才相互表明心迹，“周文雍将围颈之巾转绕其妻颈上，并与之握手；其妻则手持周颈部之绳，使勿缚急”。

就义时，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这场绝恋令无数共产党人动容，周恩来与邓颖超悲痛落泪。周文雍是周恩来在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时的旧部，陈铁军更是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帮助困难产而住院的邓颖超死里逃生。因此，直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总理夫妇仍常常怀念周文雍和陈铁军。1962年2月，周恩来在紫光阁接见一批剧作家，动情地讲述了“刑场上的婚礼”，号召作家将它写成剧本。也是当时，身处文工团的张义生得知总理的这番讲话后，开启了长达15年的取材、创作之路，并申请从北京调回广州。



15年中，张义生走访众多参与过广州起义的革命前辈，搜集了周文雍、陈铁军的不少书信，一遍遍打磨着作品。1977年，张义生突然收到了邓颖超的来信：“把陈铁军烈士的事写成剧本是总理的生前愿望，这回得我来帮他还愿了。”张义生将剧本寄给邓颖超，很快得到了回应。反馈意见中，邓颖超又提供了多条线索，张义生决定再度南下。

回京后，张义生又收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接见通知。在广州起义中，徐向前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是周文雍的下属。徐向前向张义生回忆起义的点点滴滴：周文雍带领的赤卫队队员穿什么、吃什么，陈铁军如何假扮卖菜妇女给队员送枪和手榴弹，起义失败后他们又如何转移……一同被接见的还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蔡元元和广布道尔基两位导演。前者曾在电影《鸡毛信》中饰演海娃，后者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蒙古族导演。3个人就此组建起了电影的编导团队。

还有一位参与了广州起义的元帅对剧本编写格外关注，那便是聂荣臻。他曾4次接见创作团队，不厌其烦地讲述老战友的故事。聂荣臻和周文雍在起义中建立了深厚友情，后又共同负责赴港革命者的安置工作。周文雍受命回广州继续革命时，聂荣臻向组织表达了强烈反对：“周文雍在广州很有名，回去很危险。”但周文雍自知广州有未竟的事业，毅然离开香港。离港前夜，聂荣臻和周文雍彻夜长谈，没想到那就是诀别。聂荣臻说：“文雍与陈铁军在刑场就义，香港报纸刊登了他们的合影，我非常难过，就把报纸剪下来揣在身上，直到红军长征时天天打仗才丢失。”

那时，张义生不知如何塑造英雄的爱情故事。聂荣臻一锤定音：“你们不要怕犯错误，胆子要大些。”

1979年夏天，带着万千期待，《刑场上的婚礼》在广州开拍。电影详细反映了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日常生活，既有革命中的激情和惊险，也不乏二人从假扮夫妻到真情流露的细节。广州起义的前一夜，他们站在窗前，谈论着对未来的向往、对革命的坚定，也谈论着各自心目中爱情的模样。这些与早年革命电影不

太一样的“柔情”，反而使观众受到了更大的触动。影片最后，刑场上的周文雍和陈铁军站在象征英雄和爱情的木棉花树下，向群众宣布结婚。陈铁军的台词催人泪下：“当我们就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在如今年轻人聚集的B站（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刑场上的婚礼》仍有上百条弹幕，当周文雍和陈铁军就义的画面出现时，有网友写下：“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40多年前，张义生问聂荣臻：“为什么总理、元帅对这个剧本如此在意？”聂荣臻说：“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青年人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我心永恒摘自微信公众号“人民文娱”，李晨图）



残酷和温暖

◎迟子建

我的小说涌动着的，是五味杂陈的生活之流。无论“残酷之后”，还是“温暖之后”，都比不上一颗越来越沧桑的心，更能感知岁月的力量。

卓别林曾说，一个人被香蕉皮滑倒并不可笑，可笑的是一个人瞬间由快乐跌入悲伤。

猝不及防的痛——历史的、现实的、集体的或者个人的，总是埋伏在生活之路上，在你毫无察觉时袭击你。

所以残酷和温暖是人生之树上的枝叶，有的接近树冠，受到更多的阳光照耀；有的在底部，感受大地的寒露更多。

（张秋伟摘自《辽沈晚报》2021年2月19日）



在阪急电车的御影站下车，绫子在春风的吹拂下，脚步沉重地走在幽静的住宅区的坡道上。明亮的路上，盛开的樱花无声散落。

绫子就快五十岁了，跟丈夫分开大约有二十年了，因交通事故失去独生子修一也快一年了。

在陡峭的坡路上停步，她回头望去，看见了大海。神户的海，在春霞之中闪亮，像一块银板。无论心情多好的时候，绫子都从未带着幸福感从这里眺望过大海。绫子家要再往上走一百来米，夹在某银行董事长的邸宅和一个德国商人的洋楼中间。这所房子是从一个投机商人手上便宜买下的，二层楼的柏木建筑，有高高的绿篱环绕，院子挺大。

绫子又迈开步。随风起舞的樱花瓣令人心烦。一个面熟的女学生从对面走过来，错身而过时，她笑着说：“您好像有客人。”

绫子紧赶慢赶，气喘吁吁，脖子、后背渗出了汗。向右一拐，绫子看见了站在家门前的山冈裕三——她的前夫。

去年在修一的葬礼上，时隔二十年，绫子见到了裕三。他在神户经营一家船舶运输公司，比绫子大三岁。

“这是怎么回事？”

裕三说着，指指贴在门柱上的纸。那是绫子出门时贴

的，上面写着：“欢迎寄宿，仅限学生，须有担保人。”

“钱方面不方便？”

裕三皱了皱眉，问绫子道。

“一个女人挺多事的，有个人同住的话，心情也轻松。”

“现在的学生古怪的也很多，反而不省心。”

进了门，绫子请裕三到面向庭园的八叠间。绫子一打开外廊的大玻璃窗，裕三就站在一旁看院子里的樱花。

修一死于院子里的樱花盛开之日。四月十日。

宽大的庭园中央，矗立着三棵巨大的樱花树，枝叶交缠。

裕三的父亲战后从投机商人手上买下这处房产时，已有这三棵樱花树。

裕三在绫子递过来的坐垫上盘腿坐下，说道：“修一周年忌日的事，您尽管放心，全部让我来搞定。”

“你”字刚要出口，裕三慌忙改成“您”。绫子坐在榻榻米上，把目光定定地投向院子里的樱花。樱花仿佛一只堆放过满的木笼子，里头的东西不断向外溢——花瓣和春光一起，不住地落在地面上。

“要是知道修一会先走，当时就不会跟你离婚。真是不可挽回的错误……”

二十多年前，裕三就是说着类似的话，向绫子求婚的。当时裕三二十五岁，在位于神

夜樱

◎林青华
◎〔日〕宫本辉译





户北野町的一家会员制餐厅里说得很起劲。那是一家外国人经营的、当时少有的高级餐厅。

“若不是参了军，早就求婚了。即使明知要死，也得先拥有你。真是不可挽回的错误，我一直是这样看的……”

绫子觉得奇怪，这些话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说到“不可挽回”，自己当时说的话确实就是“不可挽回”，绫子心想。经过长时间恋爱才结合的裕三和绫子，只经过了三年多的婚姻生活，就离婚了。把一岁的修一交给绫子、把御影这个家给了绫子的，都是家公。虽然每月会收到孩子的抚养费，但绫子在修一满三岁时，就出来工作了。伯父在六甲口开一家进口杂货店，直到去年四月修一去世，她一直在伯父的店里工作。虽也有人来介绍对象，绫子却没这心思。绫子忘不了裕三。听说裕三再婚时，绫子像傻了一样，牵着修一的手，在石屋川河边来来回回走了好几个小时。

裕三爬过榻榻米，双手捧起装饰在壁龛的青瓷壶，说道：“真令人怀念啊。”

青瓷壶是家公心爱之物，裕三与绫子离婚时，家公将它给了绫子。她眼前浮现出家公亲切的大眼睛，意料不到的话脱口而出。

“我就饶你这一回，再来我可就受不了了——那时候，要是这样说就好了……”

说到“修一也死了”，绫子突然哭了起来。裕三把青瓷

壶捧在胸前，默默看着绫子。

“我孩子气，你也是个公子哥。”

谈话暂时继续不下去了，绫子和裕三又把目光移向院子里的樱花。

“这里的樱花晚上很漂亮，对吧？”

“是啊。邻居董事长院子水里的水银灯，做照明正合适呢。”

裕三叮嘱完绝不可收留人寄宿，就回家去了。看看时钟，是两点。绫子在厨房洗洗涮涮时，门铃响了。出去一看，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站在门外。

2

“我想问一下纸上说的事——已经有人租住了吗？”年轻人说道。他身材很高，穿着蓝色工装，怎么看也不像学生。

“原想把二楼租出去，但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二楼，是朝南的房间吗？”年轻人说着指了指。他看绫子点头，满脸欢喜，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名片递上，郑重地鞠了一躬。

“就今天一个晚上，把二楼的房间租给我好吗？”

“一个晚上的话，找间旅馆、酒店就行了嘛。抱歉，我不能答应。”

年轻人满心遗憾地仰望着二楼，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那根电视天线——因为固定它的铁丝松了，所以电视图像效果不好吧？我帮您修一下。我是做电器安装的。此

外，我帮您检查一下家里所有的电器，帮您调好。住宿费我也付，就请您把二楼的房间租给我一个晚上吧。”

“你为什么就想住一个晚上呢？”绫子生气了，正颜厉色地问年轻人。

“我想在都是这种大宅子的安静小区里好好睡一个晚上试试。”

这古怪的说法让绫子笑了起来，她不由得说道：“既然如此这样，那你现在就帮我修理电视天线。微波炉的定时开关也坏了，电冰箱除霜也不灵了——你都帮我修好的话，我可以考虑。”

“干其他事我都不行，就修理电器在行。”

果不其然，年轻人摆弄了五六分钟定时开关，就轻轻松松修好了。

“这里往东面一点，有一户牙医，对吧？那位牙医在医院旁边新建了房子，那是一幢三层的豪宅，从他家的楼上看，这边院子里的樱花看得很清楚。很大、很漂亮的樱花……那房子的布线全是我做的。我从五天前就开始欣赏您院子里的樱花了。”年轻人说道。

年轻人说，冰箱的恒温器坏了，这东西一下子修不好。于是先修屋顶的天线，二人上到二楼。打算出租的朝南八叠间，一年前还是修一住的。书柜、衣橱还是原样，修一学生时代就珍爱的三支网球拍挂在墙上。

“这个房间，是您公子住过的吗？”



对年轻人的这个问题，绫子坦率地点点头，从窗户探出脸，指着石屋川的方向说：“他迷迷糊糊地出去买烟，在那个拐角被车轧了。”

“……是这样啊。”

“他死了。当场死了。”

年轻人也学着绫子那样从窗户探出脸，凝望着石屋川。他晒黑的大手很粗糙，裂痕纵横。

“大学毕业了，刚进入商社工作。”

“今晚请租给我，好吗？”年轻人小心地说。

“就一个晚上。而且不提供饭，也没有任何服务。”

年轻人说傍晚拿被褥过来，便高高兴兴地走了。他走后，绫子突然被后悔的念头笼罩，心里七上八下，内心一番挣扎之后，她想，既然说定了，就不改了，而且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温和开朗，并无恶意。

邻居太太来邀她一起去购物，绫子去了一趟车站旁的超市。邻居太太自顾自地东拉西扯，绫子随口附和着，脑子里浮现的是裕三的面容。对染指公司年轻员工的裕三，自己为何一次也不肯原谅呢？在樱花飘落的、安静的坡道上，绫子和朋友并肩走着，不住地想。

3

晚上八点刚过，年轻人来了。不止他一个——他带来一个穿着一条朴素的米黄色连衣裙的女孩子。绫子慌了。她觉得被人耍了，像要拦住二人似的让他们在玄关口坐下来。她正要说话，年轻人先开了口：

“这位是我老婆……不过我们是今天才结的婚。”

“打扰了。”姑娘害羞地鞠一躬，小声说，“婚礼还没办呢，只是给市政所提交了申请。”姑娘丝毫没有给人轻浮的感觉，但肯定算不上美貌。

年轻人随即拉起姑娘的手，径直上了二楼，留下目瞪口呆的绫子。自己家被陌生男女当情人旅馆使，这让绫子生了一肚子闷气。她想叫他们走，却没有那种追上二楼去逐客的气势。

过了十点，绫子控制住复杂的心情，洗了澡。擦拭身体时，一种不妙的预感突然掠过脑海。“殉情”一词突然冒了出来。她担心起来：这对男女是否为了某个原因，要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呢？刚过十一点时，她终于下定决心，走上二楼。心怦怦跳。她轻轻走近八叠间，想要打招呼，这时微微听见二人像躺着说话的声音。绫子在漆黑的走廊止步，侧耳细听。

“可不许睡着啊。”

“嗯。”

传出移动的动静，年轻人的声音移到了窗边。

“过来这里。”

“不……不行……害羞嘛。”

“漆黑一片，看不见啦。”

“我穿上衣服过去。”

“今天不冷，不穿也行。”

“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啦。”

女子的声音也移到了窗边。绫子明白是自己过虑了，身上的力气顿时泄掉了。

“远眺大海，盛开的樱花

环绕，住一个晚上，且费用只有五千日元——为了满足你这样的愿望，我真是绞尽脑汁啦。”

女子含混的笑声，传入绫子心中。

“美丽的夜樱。”

“真的……太美了。”

“神户的夜景看得也很清楚。”

说话声中断了，女子轻声笑着。看样子二人藏身窗边，正在欣赏院中灯光下的樱花。

“我觉得，女人想幸福，绝对要嫁给富翁。”

“我也这么想。”

“你好像在说别人呢……我们好歹也要住上这样的房子啊。”

“嗯。”

“好勉强的回答嘛。”

绫子又悄悄下了楼梯。

温暖的夜。明天也许下雨，绫子心想。她坐在外廊，久久地眺望着盛开的樱花。她从没有如此注视过。仿佛一团巨大的浅桃色棉花，由青光镶边，飘浮在空中。也仿佛一个妖艳的生命，簌簌纷纷地散落着、减少着。绫子决定，这个奇特的不眠之夜，就陪伴着樱花度过。

看不见星星和月亮，庭石和陶椅也都不见踪影。心头只有樱花不断飘落，沉醉在花雨拂面的心境中。二楼的人一定已经离开窗边，重新钻进被窝了吧。绫子就这样久久沉浸于夜樱之中。

（清水无香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幻之光》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读者》光明行动”(95)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今年年初，11岁的小晟被检查出患有弱视，双眼视力仅为0.4。小晟家住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父母离异，父亲患有肺气肿、支气管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70多岁的爷爷奶奶患有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还坚持打零工，养活一家四口。多年来，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下了巨额债务，小晟的弱视无疑让这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更加艰难。

小晟的爷爷心疼孙子，停了自己的药，省下钱带着小晟去看了眼科医生，但这些钱和高昂的治疗费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今年6月，“《读者》光明行动”医疗队在汶上县进行弱视儿童义诊筛查活动。经过现场检查确诊，并在确认小晟的相关情况后，项目组决定立即对小晟进行免费救助。截至发稿日，小晟已在济南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住院治疗。小晟非常配合医生，他说：“等

我的眼睛治好了，爷爷就能好，好吃药了……”希望懂事的小晟视力能够尽快恢复。

近年来随着我国近视率的增长，国家越来越重视儿童眼健康问题。2021年全国爱眼日前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小晟在济南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接受治疗

联合教育部发布通知，呼吁全社会“关注普遍的眼健康”，尤其关注老年人和青少年儿童群体的眼健康。“《读者》光明行动”快速响应，联动各方专家、眼科医生和爱心大使共同出发，进行一系列宣传科普、义诊筛查及医疗救助行动。

与此同时，“《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进一步加大护眼知识科普力度。6月初，项目组在北京市丰台区万达商区举办“用爱点亮瞳心”护眼公益活动，在现场设置“黑暗体验馆”。参与者由工作人员带领进入体验馆，经历一次非同寻常的“黑暗之旅”，切身感受视障人士的世界，倡导大家尊重残疾人，爱护眼睛。项目志愿者还为孩子们讲解了人类眼球的构造，并现场帮助大家测试视力。此外，“《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团队多次进行线上直播、答疑，向大众普及护眼知识。

6月，“《读者》光明行动”项目组在山东、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的中小学校进行义诊，共为133077名儿童检查了视力，发现视力不良者7530名，并为128名弱视儿童提供了免费救助。2021年下半年的行动已开启，让我们一起，守护贫困家庭弱视儿童的光明与未来！

微信扫码，
帮助更多弱视儿
童靠近光明！



银行汇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西翠路支行
户名：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账号：320756027856

邮局汇款

单位名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造甲街110号48号楼
邮政编码：100070

在线捐款

请登录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官网 www.ccafc.org.cn，进入“捐赠通道”，选择“《读者》光明行动”项目后进行捐款。

- (1) 使用微信扫码捐赠
- (2) 使用支付宝在线捐赠
- (3) 使用财付通在线捐赠
- (4) 使用网上银行在线捐赠

(捐款时请务必于附言栏内注明“《读者》光明行动”；如需捐款发票，请留下详细通信地址)



读者杂志社



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丘比特之吻
〔意〕安东尼奥·卡诺瓦 雕塑



当我想及爱情

●林婉瑜

过了很久
还是有人问我：“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一绺刚被抚摸过
随手温改变曲度的头发

是一封不敢再读、不敢删除的信
是画，画中的眼睛注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
是远处的音乐
当我走去，四周转为无声
是无法完成，被悬置的一首诗
爱情，是在别人的温度里
被你的温度温暖
是看见落叶知道季节变换
看见彩虹
知道雨

爱情是一滴仰躺时
流经耳郭
最后
消失于发际的泪
当我想及爱情
当我想到你



（柏晓梅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那些闪电指向你》一书）

LY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